

前導月刊第一卷總目錄

插圖四幅

百年後的世界

百年後的戰爭

百年後的產業

Jazz 王惠特曼與其家庭

論 著

- 國民會議的面面觀.....胡伯玄
宣傳工作之理論與實際.....方 治
中國民族生活的一個觀察.....高良佐
百年後的世界.....Birkenhead作 仲青譯

百年後的戰爭	Birkenhead 作	仲青譯
百年後的產業	Birkenhead 作	仲青譯
世界經濟恐慌		黃醒初
滿蒙經濟與日本關係		黃醒初
新財閥	克尼德作	息盧譯
中國農業經濟衰落原因之研究		陳文
世界經濟恐慌之展望		史良
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猖獗	畢夫爾作	劉培之譯
長夜漫漫的安南反法運動		印威廉
食糧問題之意義	河田嗣郎作	叔循譯
勞動者的工資問題		賴志文
二民主義的探討		葛召彤
三民主義大綱		明明
五權憲法		葛召彤
現代英國詩歌		杜宇
藝術上的客觀與主觀		杜宇
音樂與美術		杜宇
Jazz		杜宇
德國的表現主義文學		清華

小 說

記憶的祕密		提西
平常的故事		息盧
父親走的晚上		司徒照
敵		梅子

蘇州之旅.....	中河與一作	杜宇譯
奇異之花.....	中河與一作	姜孤鴻譯
蟹.....	龍膽寺雄作	姜宏譯
流浪之日.....	淺原六郎作	姜宏譯
復讎.....	江口渙作	姜宏譯

詩 歌

仲青的詩.....		仲 青
苔薇司詩抄.....		杜宇譯
當我倆分離時.....	拜輪作	哀洛譯

戲 劇

中夜曲.....		艾 牟
黑死病(電影劇).....	Hasenclever作	艾牟譯

童 話

孟子的輪迴.....	小川未明作	姜宏譯
貓頭鷹與兒童(童話劇).....	久保田萬太郎作	姜宏譯

散 文

病中雜記.....		仲 青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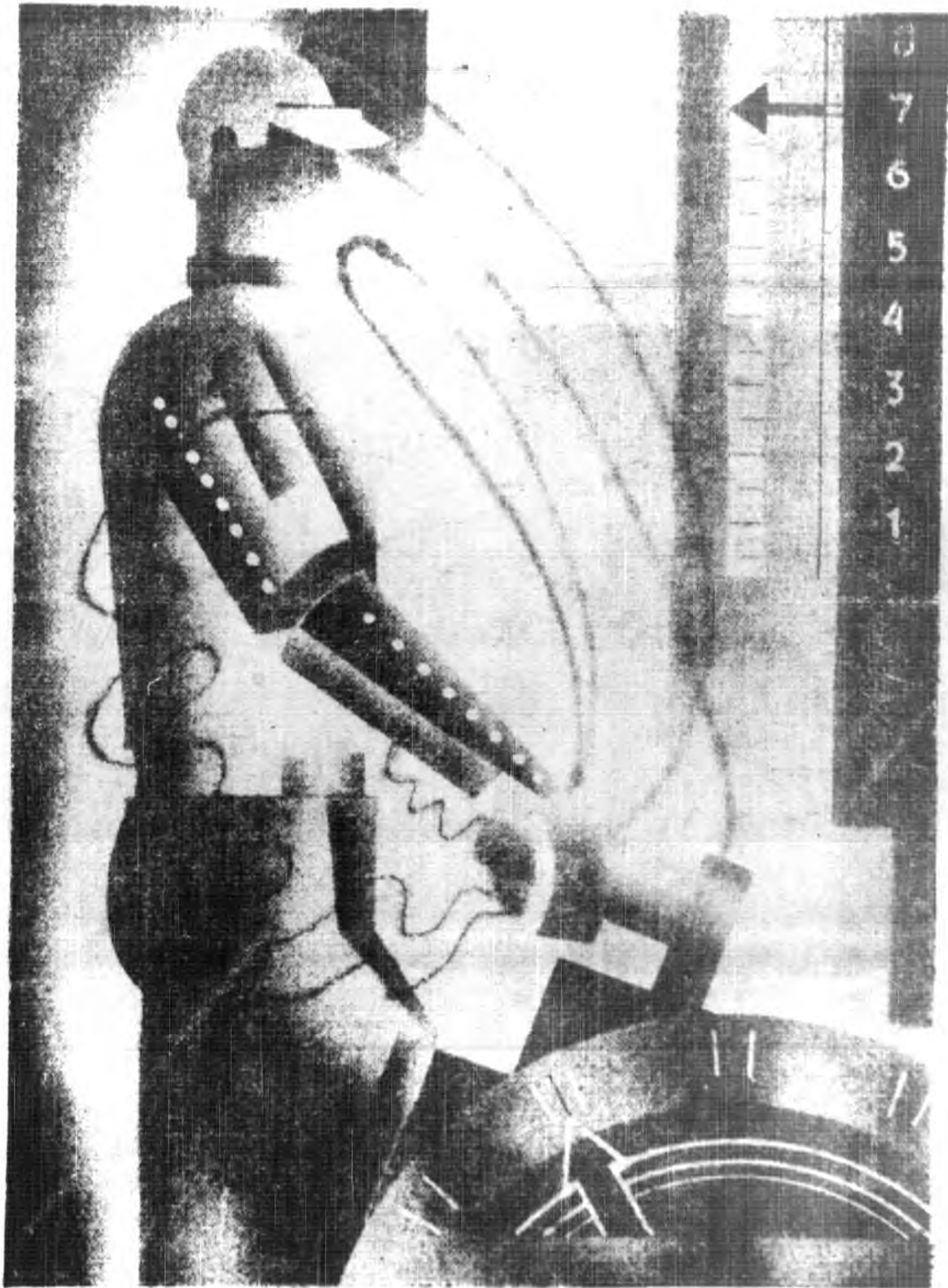
前導月刊

第五六期合刊目錄

插圖一幅

百年後的產業

- 百年後的產業 Birkenhead 作
仲 青 譯
- 長夜漫漫之安南反法運動 印維廉
- 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狼狽 畢夫爾作
劉培之譯
- 音樂與美術 杜 宇
- 流浪之日 (小說) 淺原六朗作
姜 宏 譯
- 苔薇司詩抄 杜宇譯
- 父親走的晚上 (小說) 司徒照
- 中夜曲 (戲劇) 艾 牟
- 奇異之花 (小說) 中河與一作
姜孤鴻 譯
- 當我倆分離時 (詩) 哀洛譯
- 病中雜記 (散文) 仲 青
- 這一卷 明 明



百年後之產業

百年後的產業

英國 Birkenhead 作 仲青譯

世界上決沒有產業的反革命這種事。任何東西也不能把英國四千萬的人民變形為小作農和自作農的國民的。並且，像英國島帝國的面積，也不能夠維持這樣雲霞般的農民的大羣的。飢餓仍將使人瘋狂般地歸返到工場去，而一切的「歸返田園」的實驗，也不可避免的沒有結論了。這不僅限於英國一國，就是其他如法國，德國，意大利，美國，無論那一國，除了由高度組織成立的工業，依恃輸出以創造財富外，再沒有東西能夠維持他們的人口在飢餓的水平線以上的了。對於這種事實，不知多少的經濟學家，哲學家及詩人，要加以痛歎的吧。縱然這樣，然在下一世紀把我們從工場驅到農場這種開倒車的事是決不會有的了。

在將來對於工業漸增的集中與複雜化是有約束的。我們的子孫與其將家庭和村落比較起來，無甯把工場看成文明的單位的。這種工場是什麼樣式，或以怎樣的工業方法在其屋蓋下進行工作，將其下一個推測，就是本章的目的。

在工業的路程上，橫互着兩種很嚴肅的重要性的現象：——就是石炭時代的末日與農業的逐次消滅。這兩種現象，每種都含有無上的重要性的。爲什麼呢？因爲現在一切國民的存否，皆存繫於其所採的手段之如何而定的；因此這兩個現象的結果是對應的。

石炭時代的末日，在英國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我們現存的全工業組織，全是建築在石炭基礎上的。我們的工業家，對於所謂製造工業中心的吾國的優越地位，看成自然秩序的一部份，從不加以深慮；且認爲像日出那樣當然的。然而自從一九一八年以後，陸續發生的事態，沒有一件不是反駁這種單純的尊大的。他們不知道這是賴着幸福與豐富的石炭，才創造了十九世紀英國工業的繁榮，而在許多人的心中，依然不覺醒的存積着這種尊大的心理。固然，我們英國人自從採入了蒸汽力的工業之後，還是不斷地對諸般基礎的發明大部份是負有責任的。火車，汽船，鑄鐵爐，動力織機及紡績機器等，凡爲各國所採用者，在其前皆爲我們英國所開發的。隨即，經過前後三十年的時間，吾國工業家得以在世界市場上壟斷外國的競爭者。直到一九一八年大戰勃發後，始把我國輸出的奔流閉塞住了。而且，縱費了很大的心力，也不能從敵人手裏奪回這個優勢了。

對於這個分斷了的經濟史的復誦，我們可以發見在我們過去的繁榮的底下橫着的根本原因，同時也可以得知這種繁榮是怎樣的偶然的。並且，即使一旦石炭不成爲動力的源泉而完結時，則這種繁榮將即刻恢復這種事，也顯示它是毫無什麼固有的理由了。科學家或者能把原子內部的動力解放了，或者由於潮汐以處理之；這種動力，不但金額的名子和價值是成爲過去了，而且還可以生產無限制的可用的動力的貯藏來，像這種事是可立證據的。關於動力問題的這兩個解決中之一個，在下一百年的進程中，是定能完成的。這樣，在紀元二〇三〇年的時候，石炭將成爲過去的燃料了。

英國工業的重要性，果能越過石炭時代而仍繼續着嗎？已成重要的全世界的工業中心，不將從歐洲的北西及美國東半部向他處移轉嗎？大英帝國的商業中心，不將移到坎拿大印度或澳洲嗎？

像這一類的事，都將成爲可能的。現今的工業是繫鎖在世界的炭坑口上。例如經營大規模的製鋼業的時候，不和鐵礦炭礦在一塊的地方，就不容易舉辦。當發現了石炭的場所，又因他種理由，而在工業的計劃上不克適用者，差不多是很少的。石炭時代的末日到來時，將打斷了這類地域的重要性的束縛了吧。反之，在今日完全無人居住的地方，在將來若它自身有何等所長可供利用時，則無不成爲工業的重要地的。例如喜馬拉耶山脈，就由自然賦與了豐富的瀑布，假如將其適當的裝置時，將能發出足堪供給的莫大的電力來。在二〇三〇年以內，複雜的工業生活，從高

山的峽間谿間聳立的發電所，抽出它的生命之血，在這雄大的山巔上或連接的丘陵間生長起來的事，決不是不可能的。現在喜馬拉耶山巔地方的人口，一方哩平均不及十六人；反之，在康甘司河肥沃的谷地，同樣一方哩，則住有六百五十人以上的農民。然在二十一世紀的那一天，將全與此狀態相反亦未可知。河畔及谷間的農夫，將變為山間工場的工人，而現在他們蟠集在康甘司河兩岸經營的繁忙的生活，有一天也將荒涼閒寂到極度了吧。

洛奴河的溪谷與北部意大利，在歐羅巴中是富於自然的水力的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比較的離開炭礦都很遠。這種事實，迄今妨害它們充分的工業的發展。然而，那已經利用水力的若干部分則被開發了。鐵道電氣化了，工場建設了，機械也裝置了。恐怕不到數年，洛奴溪谷——現在奪去萊因地方的地位——要成為法國最重要的工業區域也說不定。至於意大利是自有歷史以來就是統一的國民的，而在將來說不定要成為世界上最生產的製造工業國之一也未可知的。

然而，對於石炭，雖不被看成燃料採掘之後，而我也不相信英國工業的重要性即將消滅的。倘若我國的工業家能夠對時之印證有敏銳的認識，則他們對於使自已順應新時代的預備，將不會錯誤的。他們與其頑冥的依據石炭發生出來的電力，甯肯去抓着利用新的力動——不論如何種類——的機會吧。或者這種動力問題將由某英國人的幸運而被解決了也未可知呢。把潮汐施行裝置，或者原子的動力最先被解決，也將在我國實現也說不定。這樣之後，則英國將和昔日開始採用蒸汽機的時候，獲得了同樣的

先鞭，並且，對外國的競爭者所得到的快心事件，將再度的味得，那自不消說了。然而，縱在這種場合，而它的利益，也決沒有當年那樣大的了，因為在今日一切的文明人，都有工業的組織了，所以，即使最細微的科學的發見，也將不破輕視的。比這個還細微的發見，若抓着了穿過知識的斷片，即可虎視眈眈的了。

動力問題要在何處解決姑勿論，然緊要的事，就是我國的工業為自己的必要起見，在這件事的解決及應用上，決將不落人後的；假使有這樣的覺悟之後，則以吾國地理的位置，與夫全帝國的聯絡，並本所有種類之製造業的多年的經驗，將繼續的繁榮下去，我們確信可以得到保障的。其次，我們對於石炭將很早失去燃料的效用，所以對它的全價值消失與否，我們也不必去想像了。所謂「精製化學的」工業，它的原料的大部份，是從石炭的破壞的蒸溜的生產物中採來的。像這樣，石炭雖很早就不能被作成動力的供給用，然它仍將為滿足此種工業的需要而被採掘吧。這樣看來，在將來此種工業將越發含有其重要性而來的事，也不容懷疑了。

農業的衰落及最後的消滅，比較石炭時代的末日，給與世界更一層重大的問題。在今日各處，農業尚依然為人類之基本的產業。牠還使役着很多的人類，並且，許多國民的富源，也維繫於它的繁榮的。可是，如我在前面所指摘的，所謂化學與生物學，將救濟農業的破滅的。綜合食物的完成決將侵入二十一世紀之中，而且，它的前途也不會很遼遠。倘使最初的綜合的食物工場出現時，則在自然中生長的食物價格也將暴落了。農業的命運將被

貼上封條而終結了。綜合的食物將比它自然的先輩更廉價，更甘美，式樣更多而有趣，並且，也將更其衛生的吧。結果它們把農業的生產物驅逐出市場，而使世界上的農夫也爲之破滅了。在二〇三〇年的綜合的麵包砂糖及野菜代用品，說不定要比今日的水更其價廉呢。

綜合的食物對自然食物的勝利的最初結果，一種新產業創建成功了。食物工場把農場的地位奪去，於是在當年農業國的一部分，將很快地準備綜合食物的工業組織，傾其全力以防禦緊迫於他們前途的破滅吧。縱使他們努力地經營，而其成功恐仍令人懷疑。在現在須要多量食物的輸入如英國一樣的國家，在其自身境界內，爲其居民的必要起見，當然要將一切的營養品綜合成功了吧。反之，那企圖輸出綜合的食料的農業國，想使它的商品在任何地的市場上出現的事是萬辦不到了。這個事實，也是在將來應提示出來的最初的重大預想之一。丹麥，紐西蘭，阿廷祿及坎拿大——所舉者祇限比較重要的農業地域——等國，也不得不宣告破產突然成爲貧窮了。這種事實，不能不使世界的財政家爲之混亂，使製造業者爲之狼狽了。當然，上列諸國及其他與之同類的國家，在綜合的食物殺害農業之先，說不定有能迅速地發見了其他新的不限於農業的富源，也未可知呢。像這種富源的發見，要成爲今後這類國家的政治家經濟學者及科學家的最真摯的注意的領域所佔領的東西吧。

綜合的食物工業，其生產品製造所使用的主要原料，厥爲纖維素。這種物質是普遍地分布於植物界中。樹木，小草，及葉子

，悉由纖維素之構造而成立者。因此，纖維素的全部的積量，是必要由原素的物體而成立；那末，在任何處使之綜合的事，當然遲早或為不可能的吧。但較此更確實的事，就是在這數世紀之間，綜合的食物工場，仍不能不依賴於自然的纖維素的。並且，因為植物在溫暖溼潤的氣候裏容易繁茂，所以這種自然的纖維素宜於生長於熱帶地方是不用懷疑了。同時，科學也要將任何的草木，以最短的時間生產最多的纖維素發見了吧。並且，為選擇植物的種類，將猛烈地在熱帶國的到處栽培的。其結果，從來農業的地方衰落了，同時，新的繁榮以阿姆生河岸做中心，熱帶的南美，南阿非利加康哥河岸及阿薩母皮爾瑪，和東印度諸島等地將都被發見出來了。

然而，在將來農業沒落的命運，既是被決定的重要的產業之一，但這決不是其唯一的，此外還有附隨而來者。不消說，農業工學要與其寄生地農業的運命共同沒落了。但橡皮及棉花栽培的沒落，也要成為一重大事件吧。假使在有相當的設備的化學實驗室中，從伊梭普林 (Isoprene) 中調合製造出橡皮，在今日即已試驗成功了。唯此種工程在今日各處都是很不經濟的。而且不知何故，綜合的橡皮比之自然的生產品的價格約高出五十倍。但是，這種狀態決不是永續的，我們相信不出數年，綜合的橡皮（因為從最初就是純粹的，所以也不要費什麼精製的手續，此為其所長）無論在其製造上或價格上，將突然地把天然橡皮驅逐出市場，且又可儘量的生產的。世界上橡皮的需要也因此澎漲起來了。隨之，汽車與電氣工業，在將來的需要上，也將此種澎漲的永續顯

明地指示出來了。最先把商品的綜合橡皮出賣的國家，就是爲自己創造了最有益的新產業吧。

木棉工業若比較橡皮是多少複雜的事情：然在根本上，要合橡皮的場合同樣陷入絕望了。人造絲在今日已經奪取了木棉工業的地位，成爲一個重大的脅威了。並且，人造絲是毫無遜色的充分的具有木棉所有的機能。由這種物質製造出來的東西，對於視覺和觸覺都有一層愉快，故頗爲婦女界所愛好；而且，又與棉製品有同樣久的耐性的。這種和木棉同樣價廉的人造絲，確實要把木棉工業破壞了。

人造絲勝利的結果，在地球上將到處感到了吧。一切棉花栽培國——美國，埃及，印度及羅鐵雪——也將衰滅了。而同時，所謂蘭開錫與馬薩秋沙這二大紡績地，對於這種新的需要，若不用他們的手段和意匠去順應以預防厄災，則不能不破滅而完結了。在今日蘭開錫和美國，各方對於木棉正在熟思緩慮地去研究應付人造絲的挑戰的方法，爲此目的，並釀成熱烈的科學的研究且又確定了財源。對於棉絲的染色及所有種類的工程，也有許多的議論與規約。然而這種活動，其結果仍將全歸於泡影，這是我可預下斷言的。在今日人造絲已經顯示出它是終局的勝利者了。木棉成爲廢物了。

全世界的從事木棉業者，從栽培者以至織工，都不應該忽略過這種事實，應快起來試着向有能率的人造絲工業的方向轉換，並必要以他們的動力作先導了。

抑有進者，在今日各種工業中，有的雖尚未達到最大限度的

膨漲與繁榮，而其結果的沒落，已看出是萬難避免的了。汽車工業就是其一例。在今日全世界的汽車市場上，單祇美國達到了飽和點的附近；但在下二十年間，歐洲各國也將大半達要此點的。但等其證實了之後，則汽車製造業者將以充滿希望的目光轉向世界上兩個最大的潛勢的市場——中國及印度吧。然而與汽車工業的膨漲並行的，飛機的發展也隨着進步了。廉價的，輕快的，且又便利的家庭用的飛機的出現，將阻止了汽車製造業者的繁榮，並漸次地將其破壞了。在二〇三〇年時的汽車，它的絕頂的聲名，恐怕已成過去了。再或者在一世紀後，汽車也不過專為到街頭購買物什，遊山，或為小孩遊戲之用吧。在事實上，汽車或將沒落到和今日腳踏車所占的水準一樣也未可知呢。

以上，我專就在將來何種產業能存在，何種產業要消滅，下了這樣的考察。現在停止了它，我再更進一步把將來工業家所感困難的諸種問題，做一個簡單的推測。在將來的工業家所感到的主要東西，從現今所缺乏的考察起來，沒有東西能及各種金屬的世界的窮乏吧。在今日僅足應用為目前需要的，錫的不足的呼聲已經很高了。這種金屬的價格，在過去數年間，就不規前地飛漲的。並且，縱以人為的調節，還是常常停在一定高的水準線以上的。從這裏我們可看出這種貧乏不足純粹不是人為的。馬來半島與澳洲是世界上主要的錫的產地。苟使留意地考察所有的鑛脈，細心穿鑿調查起來，則定能發見所埋藏的鑛脈，已經開發到極度了。不拘其消耗的活動如何，然供是常過於求的。倘使近中不發見廣大的新錫的鑛藏，則在二〇三〇年的世界，必將狂熱地探求

錫鑛了。且錫之爲物，在非鐵的金屬中，恐亦爲效用最廣者。因此，在那時錫之價格將不能預測了。

在錫的飢荒中，銅的世界的貧乏也要相伴而來了。銅是無論如何較之其他的金屬比較的超絕，又善於傳導電氣。電氣工業製造無數的各種物品，是專限於用銅的。銅的主要供給，是從西班牙及美國輸入的，而這種產地也決不是取之不盡的。並且，因爲在下一世紀的電氣是工業與家庭雙方共同使用，在所有計測之上要行增加，所以，銅的缺乏的危險，終于是不能避免的。現在比較性急的電氣學者，已經直接的對此問題着手研究它的貴重金屬的代用品了。多半在能忍耐的研究者，或能發見出一種合金來解除這種困難亦未可知的。但在今日看起來，離這個問題的解決尙差很遠呢。

像這類最良的鐵鑛的源泉，已經顯示出涸竭的徵候了。假令鐵是世界上最平凡分布最普遍的金屬，然而易於採掘和溶解的原鑛，是決沒有像人們所想像那樣豐害的。西班牙，北部瑞典及北美的幾個地域，是供給最高級的鐵的原鑛的地方。然在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四分之一尙未經過完畢的期間，不獨此等地方，即其他許多的地域，也將採掘殆盡了吧。於是，製鐵及製鋼工業，到那時，即使低級的原鑛也有採掘的必要了。像此等低級原鑛的供給，它的分布是既豐富且廣汎的；縱使工業的發展怎樣地緊密激急的增加，在數千年之間，也決不會宣告不足的。然而倘使製鐵及製鋼工業之原料採用此等原鑛的時候，則在採鑛冶金學上將有許多的問題開始等着解決了。利用這種低級原鑛，且又以廉價的

鐵供給於世界，為發見這種方法，更第二次需要一個貝賽瑪（註一）或西門司（註二）其人。

次於銅鐵的，也為將來最重要的金屬的將是鋁。某工學者相信鋁將從有用金屬的第一位把鐵蹴倒的。在今日的鋁，若和昔日吉爾勃（註三）以之鑄造他的「比塔蒂利馬戲團的愛羅斯」的時候比起來，已經便宜多了。雖然這樣，然價值仍舊是很高的。這個愛羅斯開始裝飾於夏普貝利噴水池的時候，鋁尚是一種高價的貴重品。然在今日則用鋁做梭斯鍋和飛機及汽車的車體也是極平常的了。倘使工業的實質的恩惠由此獲得之後，則這種金屬，不得不更進一層的低廉了。從粘土中抽引鋁，是現在尚未解決的問題。凡是粘土，其主要成分之一的硅酸，即含有鋁的。倘能夠從這種化合物中抽引出金屬性的鋁來（使成為廉價的金屬），能把這廉價的方法研究成功的技術家，將一躍而成為千萬的富豪吧。

然而，當這一切的問題完全解決時——即由石炭時期的末日和農業沒落所惹起來的危機抵抗過去的時候，那末，將來的產業當成為怎樣構造的東西呢？

那時候，世界產業的首都將位置於何處？並且，它們將成為怎樣形式的都市？

將來的產業和今日的比較起來，要成為極端地方分權的，這是我可下預言的。在今日所謂「黑色的都市」南部蘭開錫和紐苦錫的醜化，像這樣大都會麇集的地方將要絕跡了吧。鐵道列車由於電氣的牽制以運搬貨物，對於生產的費用絲毫不見增加，動力成為廉價了。終於，像今日那樣必須把工場設立於離原料與市場的

附近以圖便利的事，也將毫無必要了。孤立的工場一個一個的建立在周圍叢密的村落和小都會農村的全面，遼曠的散布着。在農業被捨棄後，荒蕪與荊棘由於芟除完全平板化了。我們的田園，像現在那樣典型的在英國各處雖極參差，但亦饒有風趣；所謂田野與生籬互相亂雜，眺望着頗呈異樣之感吧。在將來田園多半僅由森林地，庭園及住宅及工場點綴而成的，雖然難免隔離，然看起來祇是無限廣大而深鬱的公園罷了。

我們正不必擔心我們子孫的審美的感受性，要為這種散在的工場光景而混亂了的。因為，在下一百年內，工場建築重要的一派，將起而研究怎樣使工場和風景及工業的機能，使之既愉快而又統一調和的吧。現在美國及德國最有聲名的建築家們，對於工場設計皆與以認真的注意。就是在我們英國，對於建築部門，也不像從來那樣無理的被遺忘了。恐不到二〇三〇年間，建築家將恰如法國峨特式建築的寺院或如帕拉蒂（註四）的均整的田園別墅一樣，以美為其目的，把這種適應的工業建築的樣式發達起來了吧。

對於工業建設注意的曙光，在工業生活的進化上——僅其程度有多少之分——也不過形成了無意識的運動的一部份罷了。自從產業革命啓端以來，不論其已經過一世紀有半的歲月，然今日我們尚依然在工業時代與工業時代前期的條件的雜然混亂下忍耐着。能夠把資本與勞動，工場與管理機及生產渾然地調和起來，這樣的一個真正的工業哲學，將不能不俟諸今後的建設了。惟因缺此哲學，故我們才陷入不斷地紛爭誤解與不經濟之中。這個哲

學的發展，是古往今來人類由知識所完成的最重要的進步之一。在我想來，這種哲學的完成，除今後多年間無意識地被達成之外，是沒有他法了。

農業能得到今日的安全，是經過很長久的歲月的結果；農夫與家畜及土壤的關係，也是從幾世幾代的試鍊與錯誤中漸漸地浮出來的東西。然而我們若將這個與複雜的產業比起來，實可說是極其單純的了。使農業的社會進化了的原始的農業家，在知識或自己意識上，確實不能算一個卓絕者了。恐怕在將來二代或三代中，比較當年把田園的存在，規定了將來的典型的這類先驅者，更迅速地完成了產業的實行的哲學吧。

這種產業的基礎問題，將在如何樣式下被解決吧。這種解決是什麼也包括的，就是對於全體田園也可以同時適用的。地方的都市計劃，建築，工場意匠，交通，人口，製造的多樣性，社會的服務——諸如此類，也不過是將來的產業一個全體的考慮的許多因子的若干而已。其結果，我們今日的田園和醜化，及許多產業上的「不適合」，將無永久存續的可能了。由於機能的意匠的知識，或無環境的考慮所建設的工場，也免去了工人為工作而往返於數哩的長道中的煩勞；為應臨時收容的要求，而經營掘立小屋的街路，也為無定見的產業的膨脹而掘毀了。畸形化了的田園——因為這種東西全是高價的浪費且近視的，故在將來也要消去它的姿影了。

大部分的產業雖行使所謂分權制，但在此原則中，也不無若干的例外。動力問題將怎樣的解決呢，電氣的製造將越發集中化

了吧。若是把潮汐裝置成功之後，則在布利斯東水道(註五)，瓦西(註六)，福芝海口(註七)，梭羅維海口的四個發電所，能夠供給英國本國全部的電力而尚有餘的。並且，對於全國民衆所依賴的熱，光及力，也將專限於這四個發電所。倘使分子內在的力被開發利用之後，則也能生出同一的狀態的。爲機械及人員的經濟，僅僅建設小數的大規模的動力工場，在那裏多量的電氣即可由分子內在力的作因中製造出來了。

對於這種設施，有一個明白的障礙，是不能不下痛論的：就是某一政治的集團，若把這種小數的動力工場的支配權掌握着的時候，縱使是一時的，則他們對全國民的產業也將恣意的強索；這是頗堪憂慮的事。像這種佔領工場的一團，若想驅逐他們，炸彈是毫無爲用的。因爲倘使一個工場被破壞了，則十餘州的生活與產業也將被攪亂的。在政府方面苟使遇着抱有禍心，或挾有敵意者，對於保護這種地點惟一的方策，就是一切的門戶都不準其跨過。同時，可把它的管理的職務，委託給像傳統的「兵工隊」之類無利害關係的市民及吏員的新團體去維持之。又在戰爭時，因爲敵人的砲火及空中爆擊，若想保護發電所使不發生上面的場合，那也恐怕是一件困難的事。

這種發電所既有利用之可能，則可發生低廉且無限量的動力，又可減少很多生產費，這種事也很明白了。又因爲動力將爲一切的產業平等服務，所以，對製造家原料的費用也將同樣減少的；結果，製造出來的物品（即機械，鐵器類，工具類等）的價格，不拘對從事製造的勞動者支給多額的工資，也將顯著地降低了

。財富，在將來要比現在更容易蓄積吧。並且，在一定時期內蓄積起來之後，則高的工資與低的物價的恆久的狀態也被確立了。

因為富的蓄積程度的增加，是不知其底止，故在社會上也將由此把勞動時間次第短縮了。美國汽車製造家福特對其使用人在今日已經有決行一週五日的勞動和最低支給一磅工資的狀態了。他更進一步確信在工業上施行四日勞動週制度是辦得到的。那末，三日勞動週的到來也在預言中了。在今日動力問題仍在石炭及石油時代的狀態下停滯時，福特已經預期其實現了；那末，當低廉的動力出現時，則更將促進助長週間勞動的短縮了。在二〇三〇年的時候，工場勞動者的平均「週間」，將為十六點或者恰好二十四點鐘吧。

由這個事實看來，很有把產業在人生所占的地位縮小的意味。現在的人類，完全是機械的奴隸，但到了一週間勞動十六小時的境遇的時候，則人類將開始成為機械的主人了。像這種週間勞動實現了之後，人類的智慧能使一切人類自身及其附屬者也為之愉快，生計也因之解決了；一方，也有長期間的閑暇可從事各種享樂的事兒了。倘使這事成功之後，則無論什麼人，在工場裏祇要經過一日或者二日的勞動，但其報酬也把他從財政的憂慮中釋放了。想起了在五六日中為他所帶來的種種事件時，將沒有再吝嗇分割他一週間一二日的時間的人吧。並且，在他這一週一日的勞動中，由於特別困難的工作而辛苦了的事情也極為稀少了。在二百年後，監督着巨大的機械的操作，將是極其容易且又極其悠閑的工作呢。

這個產業的樂土看起來無論怎樣的愉快，或其實現怎樣有可能，但同時，它也有其特殊的缺點的。產業既成爲那樣交錯的，相互連繫的，科學的東西，因此除了在技術上經過充分訓練的管理者，此外任何人也不易通過其所有的門徑而摸索得其方向的。產業的科學與通常的生活相距離，恰如今日的數學一樣的。實業家將把偉大不可思議的技術的符號，像高等代數學一樣的發展成功了吧。於是，產業家將超出了通常人的視野的彼方及其統制之外了。

倘使產業家對其同胞想啓以含有敵意或害意的行動之端時，則將採用什麼方法去阻止他呢？他的工作的枝葉分歧是很複雜的，除非參與其祕密的人，到底不能了解其原因與結果的。還有，倘若這種產業指導者的機密被發覺了，在任何國家裏，對這種人的行爲，將施以怎樣形式的處罰呢？若以刑罰威嚇他，則他或將以或程度的正當，回答說他是爲國家而這樣做的；或者說這種事與他的同胞市民的存在無關，祇是爲他的業務上的興味而做的。若是以法律危害他，則他直接的在物質生活的機構上，不啻把重大的車輪之一從聯運裝置拋却了，由此他可以任意的施以報復；所以他對法律將報之以冷笑吧。而他的企圖還是可以圓滑地發揮其機能的，不然，全部產業即將停止了。因爲在那時一切的產業，各自都是一個樞軸產業的。

像這種不祥的事件，對於產業的管理當事者和普通市民之間的利害，決不會各相背馳的；所以，如果沒有重要的理由，也決不會發生的。然而，萬一遇着這樣暴戾的製造家，以一國民的生命

做略奪的時候，因此對這種萬一的場合加以熟慮，也不是無用的了。在世界上產業的生活緊密化的方向，及產業同志間的協同作為的方向，確實給與了像上所述的孤立的反逆的成功的可能性的。

然而，倘使戰爭循環不已，阻害文明諸國的進步，富源也為之蕩滌殆盡，則這一切的推測也將歸於徒然了。因為產業的發展，祇有在和平的期間方有可能。戰爭是祇能將產業的目的倒壞污辱，將其若干部門絞殺，並且，還能使其他的部門也成為病的，膨脹成水腫的規模的。戰爭是無論在經濟上，分配上，市場上，價格上，都是不值一顧的。

所以，關於富的生產的國際化這種事，是產業先殺死戰爭呢？還是戰爭先殺死產業呢？現在還是不得而知的。

——譯自百年後的世界，第三章完全書未完——

(留)

(註一) Bessemer, Sir Henry, 英國技師，一八一三年一月生，一八九八年三月沒。為溶解的鑄鐵中吹進空氣製造成鍛鐵的發明者。

(註二) Siemens Wilhelm, 德國技師，一八二三年四月生，一八八〇年十一月沒。蓄熱爐之發明者，鐵鋼工業的開拓者，並創造抵抗高熱計。

(註三) Gilbert Alfred, 一八五四年生於倫敦的雕刻家，維多利亞女皇紀念像之作者。

(註四) Palladio, Andrea, 意大利古典主義的建築家，一五〇

八年生，一五八〇年沒於威尼市。生平建築宮殿，別莊，教會頗多，皆馳名於世。

(註五) Channel of Bristol—Bristol, 英國英格蘭南西之重要商業都市。

(註六) The Wash,——英格蘭東部平坦沙地多的海灣。

(註七) Forth ——爲發至蘇格蘭高地，流入同名之海口，又可行舟掉之河。

(註八) Solway Firth ——英格蘭與蘇格蘭間的危險的海口，長六十四基羅米達，產魚頗豐。

長夜漫漫的安南反法運動

印 維 廉

背影——演進——將來

【一】

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相標榜；「自由」「平等」「博愛」好像是法蘭西民族譽滿全球的美德。

其實，我們假使仔細的留心一下，拿法國的殖民政策來略加研究，馬上，會在你眼前，露出「殘忍」「兇惡」「豺獠」的真面目。所謂「自由」也者，「平等」也者，是「天之驕子」的白種人的特有權；一切的黃，黑，紅，種有色人種——不，歐洲人所稱為劣等民族，那裏敢存這非分的妄想？就是上帝所賜予人類的「博愛」，也

是「博愛」法蘭西民族，「博愛」白種民族；劣等民族是永遠，永遠「博」不到「愛」的。謂汝不信，請看和我「車同軌，書同文，行同」的安南民族，在法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慘狀：

經濟侵略 帝國主義經營殖民地的主要目的，在謀經濟倫的掠奪，故先從經濟侵略說起。

法國自奪取安南以來，迄今已半世紀了，在這漫漫的長期中，安南人的精血幾乎剝削殆盡了。尤其是歐洲大戰以後，法國民窮財盡，於是更厲行其「挖他人心頭肉，醫自己眼前瘡」的手段，以挽救財政的危機。所以法帝國主義對於安南經濟侵略的組織，比較任何帝國主義嚴密而高明。

安南經濟局，這他們的總參謀部；安南農工商業委員會，則為最高的執行機關，無異於軍隊裏的軍事委員會。安南的經濟局則以專門研究安南的富源及其開發方法為任務，大戰甫結束（一九一八）時，即開始籌備，到一九二二年才在巴黎正式成立。內部組織分：行政，工程，商業，科學，圖書，報告，攝影，宣傳，出版，售書十股；又附設旅行指導，無線電報兩股，各股主任不但皆有專門學識，而且是有多年經驗，並明瞭安南實際情況的。安南農工商業委員會，於一九〇三年成立，由法國資本家自動組織，經政府承認的，他是代表着法帝國主義在安南的全部資本，操縱着二千萬被壓迫民族生死權的大團結。他們的意見，就是法國輿論一切的泉源；他們的決議案，就是安南一切政令的底本。在這裏面，有委員一百三十人，內部組織分農商，財政關稅，工業礦務，立法訟事，海陸運輸，宣傳出版等六科。

法帝國主義對於安南農人的剝削如何？就土地而言，安南全部的土地，都被法國官廳奪去，租讓於資本家或地主了；平原與森林皆奪去了，礦山也是他的囊中之物。不但如此，其賦稅之苛誅，實非言語所能形容；結婚有稅，喪葬有稅，宴會有稅，畜類也有稅……這樣，一切的農人們，除了甘做農奴到老死外，祇得帶着妻子兒女，亡命到工廠來，做一個工銀勞動者。

可是法人對於工人的剝削是怎樣？說來更令人痛心，「以最小費用，得最大生產，」本是一切殖民政策的金科玉律，實行此法之道維何？要不外剝削勞工之一法，一切的農人們，失掉了他們的土地之後，除掉餓死者而外，祇有到煤礦，綿廠，樹膠種植場去工作，每天以十二三個勞動的時間，僅僅免於餓死，妻子兒女，更是談不上；沒奈何，只好把六七歲的幼童，就送到工廠裏去；女工在分娩前後，也無所為津貼或給假；等到年紀老了，做不動了，便好像拋煤渣一般的拋出廠門，聽其餓死，假使你精強力壯之時，就沒有自由離開工廠那末便宜的事了。東京受紅河水災時，田廬為墟，工人要想逃命，廠方不准，惟有聽其淹死而已。政府每年從安南民族身上搜刮來的租稅，有七萬萬元（安南幣）之鉅，可是對於連年不斷的水災，不曾有絲毫防範，但是對於在安南的法國人，却防禦得特別週詳，後面就一個令人無限傷心的消息；（見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國際通訊）

「東京境內為潦水浸倒，政府為保護河內法人免於潮溼起見，竟下令鑿斷對岸沙陵（Zalem）的隄岸，以疏通積潦。事前並不通告土人，這樣二萬的安南土人，就都被大水帶

到太平洋的最底層去了！」

最暗無天日的，是法政府強迫土人到荒島裏去做墾荒開礦的工作，如新黑比例得島(Nouvelle Hetride)及新加多尼島(Nouvelle Zélandie)等。這些地方，在熱帶之下，素以不適於人類生存著名，故土人甯願在鄉村捱苦，不願前去送死。可是法政府那放得過他們，於是下令用強迫征兵的方法按村勒索，押解上船，守以機關槍，運送海外。其慘酷之情況，比從前非洲捕販黑奴，有過之無不及。土人已到此處，便失掉一切自由。據官方報告，百人之中，生還者最多不過五六人而已，婦女們除終日操作外，兼作法人洩慾器，如此情景，更痛於昔日之奴隸。處於二十世紀而仍有此種現象，真咄咄怪事呵！

至於捐稅之重，法國學者魏毅篤痛曾這樣發過良心的呼聲：

「法蘭西這羣鱷魚，佔奪了肥沃的土地，還要抽殘瘠土地的苛稅——比封建時代更利害百倍的苛稅！」

政治侵略 其次，說到政治侵略：安南革命運動，一直掙扎到現在，還令人不勝「長夜漫漫何時旦」之感，其最大原因，還是法人政治與文化侵略的成功。法人爲防止安南民族統一起見，厲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把安南劃分爲東京交趾兩個領地，及越南老邁東埔塞三個保護地，土人不得自由交通，若要往來，必須有充分的理由，並具印「指模」的身稅紙，向官廳領取護照，才能到鄰近去，平常各鄉村的人民，非得官廳許可，不能在國內作五十里的旅行，有三個人的聚談，便認爲集合，馬上就得受警察的干涉，捉將官裏去，無怪乎革命志士，雖燃着滿腔熱心，也是

孤掌難鳴。

安南行政組織，是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一切負責人員，都由法人包辦，雖在中央政府之下，有所謂議會，但是安南的人民代表，說來真是古今未有的笑話，以安南之大，民衆之多，在下議院裏，只有一個議員；而且這個議員的產生法，是由人法國籍的安南人選舉的，被選舉之人，一定是要法國人；這個法國議員，就是代表全安南的利益，其然乎？其不然乎？

至於司法方面的壓迫，日人滿川龜太郎言之纂詳。僅就法律一方面而言，「法帝國主義在安南之有法律，是一九一七年的事。可是這法律僅施於東京之一部，(北圻)，其餘大部分依照以前的蠻法行使，然而所謂法律之內容又怎樣呢？刑律第二條云：「重刑分爲死罪，無期苦役，流罪，有期苦役，禁錮，徒役，追放七種」；第七條云：「凡被處苦役之男子應受最苦之刑役」。這是專爲逮捕於言論上從事於革命運動，若使依照法律不應該處以死刑，而又必欲殺之以爲快者，乃適用此條。越南志士之以苦役刑而死者，不知有幾千萬人，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七條云：「刑務所設法國武官一名以管理之，又設警察一名監視囚犯」，安南人原來就沒有監視權。第九十條：「囚人若在刑務所內死亡時，馬上報告有關係的主任官，」不須說明其致死之原因。第四十條云：「凡犯重罪或輕罪，而犯人己死亡不得處罰時，就要履行損害還及賠償；換言之，被害者得要求該犯人之承繼者之賠償」，這個法律，是在越南的法國資本家欲騙取越南人民金錢的時候所利用的工具。然而法國人逼脅安南人，因而致死的時候，則用第二百十三條

之規定：「凡濫用權力，以殘暴壓制之手段而致人自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之拘禁，課二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之罰金」，法國人殺了人，在規定法律方面。祇要六個月的拘禁，和廿元的罰金就可以補償犯罪了。

對於所謂內亂陰謀罪的處刑，最為苛酷，第六十三條云：「凡設機關其目的在顛覆政府者……」，第六十五條云：「凡以起內亂為目的，而藏匿外來間諜於家內者處之流刑」，第六十七條云：「二人以上若商議其行為以行陰謀者，處以放逐之刑。」第六十九條云：「關於內亂陰謀之重罪，更沒收其財產之全部」。以上的條文，每條都是預先為虎狼設以陷阱，使越南人民無不陷入其中。所謂「凡設機關」及「企圖陰謀」等曖昧不定的名詞，極容易構成誣陷。雖無若何可據的憑證，亦直接構成犯罪，特別是「若兩人商議即認為陰謀」，幾乎沒有評論的方法。

以上不過是條文而已，安南民衆所受的痛苦，則更有甚於此。這些事實，隨時隨地都可找到。例如一九三〇年八月間，法國報紙所載關於法國人在安南的司法消息；在同一時間同一法庭之內，一個安南人因為招貼傳單而判處徒刑三年，一法國人因打殺一個安南人，結果祇判兩個星期的徒刑，且可以隨時釋放。這種新聞，竟這樣堂皇的在法國報紙上登載，世上有心人見此，當作何感想？至於維持公安的警察，更使人民恨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因為他的權力極大，可以隨時到土人家中搜查，或任意逮捕他所認為有嫌疑者，既無須拘捕證，又沒有法的手續，土人既被逮去之後，便用令人慘不忍聞的刑具來刑審，刑具中最著者為：

1) 將逮捕之人，不給飲食，二三日後再灌鹽水；(2) 將被捕之人，首足倒懸，或以醬油灌進鼻中，或以以辣椒置其目中，或以已溶的鉛放在肚臍之上；(3) 將被捕之人，埋在一坑中，上半身露在地上，肆意毒打！不論什麼人，經這一番刑審，沒有不含淚招認的。

談到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權，安南人更是做夢也想不到。不論什麼報紙，祇要替安南人說一句良心話，馬上就遭查禁。安南革命鉅子梁文干逝世時，安南人開了一個追悼大會，就被虎狼般的警察打傷幾百人，並且還有十二個人判處徒刑。

這一條一條的罪惡，數不勝數，我也無暇去列舉牠，現在再說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 法國人時常誇口說他們在安南教育辦得好，現在我來分析一下他們的教育好到怎樣一個地步。

在我國早已拋到坟墓裏去的科舉，法國人偏偏要在安南玩一套。土人在六歲起就要學習入股文，詩賦，詞章之類。這些文人，雖然能「樂天知命」，可是熬不住痛苦時，也要興「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之感，有時竟也會搗起亂來。法人這才恍然大悟，認為學中國文字者必然不忠於法國，乃下令一律封閉中文學校，強迫土人學習法文，使之與法國人行成一片。可是法人的理想，總是歸于失敗，最近數年歷次大革命，都是這些精通法文的分子領導的。以下就是這個文化政策失敗的證據：

「你為什麼革命？」當安南革命領袖安太河(譯音)氏被捕時，法官這樣問他。

「我所以對法國宣戰，是因為我曾讀過法國的歷史；我所以對法國宣戰，是因為我要使我全體民衆，脫離外人的統治束縛，能夠得像法國共和政體一樣的自由平等。」安氏回答。

安氏上斷頭台時，還神色雍容的高唱着：

「爲國家死，

是最高尙；

並且是最值得歆羨的命運！」

這正是法國大詩家露俄氏的自由詩啊！無怪法國的大人先生們在力竭聲嘶的叫着：「法蘭西之路，就是反法蘭西之路。」于是一方面減少法文學校，一方面更嚴禁留法學生。

其實，法文學校，不等他減少，已是夠可憐了。全部安南，僅有一所大學，學生三百餘人（一九二五年調查），這大學是最怪不過的，內部僅沒獸醫農商等科；文工等科一概沒有，中學雖有兩個，一共祇有一百〇五個安南子弟在那裏讀書。所謂高等中等教育，盡於此矣。小學雖然多些，可是拿來和官立的鴉片酒精勸銷局的數量比較之下，還不滿一百五十分之一咧。（見一九二八年四月份越南魂）這些小學校裏，既無體操，也無唱歌，教科書裏是充滿讚揚法國功德的紀事。

「校長所受賄賂，每人在十元以上；女學生之爲教員情婦者，每校多至十數人；甚至法國教員之中，脅迫學童爲男色的，也有廿人！」這是安南革命先進潘是漢所痛心深嘆的話。

法國人時常在人面前誇口的文化政策，就是如此。

在這種慘毒的壓迫與榨取之下，安南民族，無疑的，一天一天向死路走去！此外，有一線光明的希望的就是反抗。

【二】

安南自亡國之後，反法運動，至多五年，必有一次。

法國自一八八四佔東京後，方自以為可以高枕無憂，那知尚未過一年，在海防便有革命運動的爆發，繼之則為長毛之變。在那時候，有戴唐(譯音)者，以一綠林豪傑，與法兵相持歷十年之久，法國諸名將——負有盛名的霞飛，也被他打敗了。戴唐死後，「學八股文」的文人繼之而起：文人革命失敗之後，安南因受了中國革命的影響，其運動方法更趨于科學化具體化。如一九一七年梁玉狷的「秦院起義」；一九二三年范鳴泰(?)在廣州的爆擊安南總督；一九二四年南定五千工人的罷工；都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九二五年，西貢兵工廠工人，因為拒絕法國兵艦來華，干涉中國革命，而發生的大罷工。這件事實，充分的表現着被壓迫民族大聯合的意識。

革命的組織 至于安南的革命組織，則發軔于一九二六年。是年春天，安南革命先進潘佩珠先生在巴黎組織安南民族獨立黨。潘氏的革命精神與人格，堪為全安南民衆的表率，他親手把革命的種子，傳播到每一個安南革命青年的心的最深處。潘氏將革命的組織創立之後，即回國指揮起義，不幸遭外人暗算，賈志而終。「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懷！」潘氏雖死，可是他的偉大的事業，却一天一天的發揚光大。一九二七年，阮世傳君在巴黎改組安南民族獨立黨，並有嚴密詳盡的黨章。其章程由龍

大均先生譯成中文如左：

第一章 創立及黨址

第一條 本黨由東京，安南，交趾支那的安南人民創立之，定名為「安南民族獨立黨」(Parti Annamite de L'indépendance°)

第二條 黨址暫設于巴黎第六區，窩知拉街四號(4Rue de Vaugirard Paris 6e°)

第二章 目的及手段

第三條 本于法蘭西及文明各國所崇尚的原理，本于「反抗壓迫」及「民族自決」的權能，並同時謀民族的真正合作。安南民族獨立黨的目的為：

實現安南民族的獨立仍與法蘭西親善，並加進國際聯盟。

其手段為：

(一)團結有組織能力的安南人，進而組織羣衆。

(二)凡不囿于政治的成見，宗教的信仰，社會的地位，而承認本黨宗旨之合法的法蘭西人及一切表同情的人們，本黨均結合之。

第三章 進黨

第四條 本黨黨員分為四種：(一)行動黨員，(二)同情黨員，(三)名譽黨員，(四)惠助黨員。

第五條 凡加進本黨行動黨員，必須：(一)遵守本黨總章及中央與分部委員會的一切決案，(二)經所有分部委員

會的准可，(三)屬安南人，(四)繳進黨費法幣十五佛郎或越幣一圓，以後每月繳黨費五佛郎或越幣三角

第六條 行動黨員而不在中央及分部委員會任職者能在其他任何擁護本黨進行的組織中工作。

第七條 凡不囿于國籍與成見，每年對本黨繳行動黨員費之三分之一者(法幣二十佛郎或越幣一圓八角)，經分部委員會之認可，得為本黨同情黨員。

第八條 凡捐助本黨法幣五百佛郎或越幣五十圓以上者得為本黨惠助黨員。

第九條 不論任何國籍與意見，凡對於本黨曾建重大的勞績，經中央委員會認可，得為本黨名譽黨員。

第十條 惠助黨員，名譽黨員，同情黨員能出席于分部會議及代表大會，有發言權。

第十一條 集合的進黨，(即以團體為單位入黨者)須得中央委員會的認可。

第十二條 凡解職及除名均須由分部通過，經中央委員會審定。在解職及除名之後，已交黨費概屬於黨。

第四章 組織

第十三條 本黨由全國代表大會所選出之中央委員會指導之。中央委員會設秘書處及各項委員會，並決定內部的規程。

第十四條 凡任中央委員，須具備下列條件：(一)為行動黨員(二)已屆成年(三)在越南國內外，不隸屬於任何政黨

(四)不與母國及殖民地政府發生職務關係，不在母國及殖民地所選出的議會任職。

第十五條 凡安南人所在的地方得設立分部。

第十六條 分部之設立須先經中央委員會之核准。

第十七條 分部的內部組織由該分部內部規程決定之。惟該分部與中央之關係，則由黨的內部規程決定之。

第五章 分部大會及全國代表大會

第十八條 全國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第十九條 分部大會每半年舉行一次。

第六章 總章的修改

第二十條 本總章得由全國代表大會修正之。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立。

這章程的宗旨，雖然還有「與法蘭西親善」等條文的規定，但，我們一望而知，這是一種手段，我們可以從黨人的革命行動中看出的。

革命的主張 革命的主張，在黨章裏既然不能顯明的規定，那麼，我們只好從領袖的言論及黨的宣傳品中窺見一斑。阮世傳曾明白的宣言：

「我們不是「分離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不是國家主義者，我們僅是渴求解放的奴隸，我們僅是企圖組織獨立國家的二千萬被壓迫民族。我們的黨是要實現安南民族的「獨立」，「民治」與「和平」。

表示得最透徹的，莫過于一九二九年令澤民對我國廣州各報

界的談話：（見廣州各報）

『我越南革命黨組織，係以中國為模範，循序一切，故行委員制。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實為救全世界弱小民族之良則；三民主義，不特為弱小民族所需要：即強盛之民族，亦當借鏡，世界方能平等。我越南革命黨人，已奉中山先生為導師，如越南革命成功，即奉行三民主義。越南革命，自潘佩珠同志始，初時亡命日本，至今三十餘年矣！現在同志有二千餘人，自我黨潘佩珠同志亡命日本後，在外努力宣傳革命，斯時越南民衆，皆深知革命之好處，認識自救之途徑：故風起雲湧，紛紛加入。由是帝國主義者，大起恐慌。潘同志回越南指揮起義，不幸死于外人之手；其後繼續遇難者甚多。旋屢起屢仆，現又在諒山等處，聲勢異常浩大，人民亦出而應戰。我黨財政，本來甚困，純賴各同志回越籌措策劃，人民憤發，皆具大無畏之精神，拚命以與帝國主義相戰。希望于最短期間，還我自由。昔年在各國晤各同志，皆謂中國文明進步甚速，今來此見種種設施，無不令人歎服；且有英明果敢之蔣主席，及總理各信徒，努力黨國，相信中國將來，必能成為文明政治之邦，不讓歐美。歐戰前被各強國征服之各弱小國家，自歐戰後，已陸續復興，得獨立于世者甚多，獨我東方，依然受制於人，可恥孰甚！是以兄弟誓犧牲身命，以雪洗此恥，現在急切，要擇適宜之方法，為設立世界各弱小民族聯合互救會。聯合弱小民族，作決裂必死之一戰，以打倒帝國主義；非下此決心，則弱小民族，必日見消

滅，尤爲我黃族危！希望中國援助共同奮鬥！萬國所無之苛酷人頭稅，法國施于越南；年中無款繳納，被押死者不知凡幾。即中國人受苛酷人頭稅被押者，亦不少，種種剝削名目，及拷打凌辱，無所不用其極。」

革命的行動

以上是安南革命的方向。現在，我們再研究他們怎樣向這方向上走去。

「我們命運的改善，只有以熱血爲代價。……因爲此外更無別種辦法……。」

這是安南代表在北京參加世界殖民地民族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時的演說。

組織建全了，方向確定了，阮氏便帶着他那精神與熱血，在法國重重監視下，回到祖國去奮鬥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九日夜間，在安南總督駐劄的河內，安拜，許峨等地，忽然發生空前的大革命。這次壯烈的革命運動，因爲處在法帝國主義嚴重的檢查之下，外間很難明瞭經過的真相與國民黨（即獨立黨）的計劃。但是這次革命，其價值不獨證明安南革命已達白熱化，同時也是被壓迫民族在一九三〇年中最光榮慘痛的一件事，其價值不亞于我國黃花崗之役。我們——處在被壓迫民族地位的我們，對於兄弟之邦的安南的這次大革命，似有深切注意之必要：

這次大革命，是以安南國民黨爲主體，領導安南兵士發難的。革命的原因，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上海申報有下列之記述：

「蓋此次事變，雖起於倉卒，然其醞釀，則非一日。自一年以來，安南民族獨立運動，已逐漸活躍。一九二九年一年中，安南政治犯之被拘捕者，時有所聞。先是，安南民族運動者，有越南國民黨（即獨立黨）之組織，自去年春間，即秘密活動，參加者大多為青年學生及工人，當時其領袖阮某（不知是否阮世傳，待查。）被政府捕獲，處以三年之監禁。同時黨人被捕者，則有一百五十人。一九二九年五六月，法當局曾搜檢越南各書鋪及報紙編輯機關一次，越南師範學校學生，因罷課風潮，亦被捕去學生多人。七月三日越南刑法委員會，判決安南人二十五名以十五年十年五年之苦役，其中被監禁者，有婦女數名。八月五日有安南黨人全家被捕下獄。九月一日黨人阮房炎（？）自刎於獄中，雖經政府嚴厲取締，而越南國民黨，仍積極活動。最後乃有本年二月十日之流血慘變……（下略）

至於經過情形，根據法國官廳報告，則謂安拜（註：安拜距河內二十八方浬）首先發難，河內及三角洲繼起響應。安拜在紅河之上，有法兵一大隊駐于此處。二月九日夜間，安南士兵及國民黨人，突攻法軍軍械處，奪取槍械後，向法國軍猛撲而來。法軍深夜被襲，惶惶失措，大半被戮，營部為黨人佔領。更乘勝進攻砲台，不得勢，既而，天明，法軍愈來愈衆，而黨人之勢漸孤，遂慘敗而散！此役黨人死二十餘人，被俘二十五人，法軍死軍官五人，傷二人。同時紅河也有黨人襲擊法軍之事發生。自此消息傳出後，河內黨人即于十日晚間響應。無數黨人，乘自行車

，沿途擲放炸彈，法國官廳房屋，均被襲擊，一時炸聲四起，全城震撼。惟炸彈大都用洋石炭所製，炸力極小，成效殊鮮。欄達黨人于十六日佔領欄達城，又爲法軍撲滅。二十日安南總督到安拜巡閱戰跡，亦被黨人炸擊，惜未炸死。同時諒山，山西，南定等地，都有片斷的暴動。

此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據日人滿川龜太郎所述：

『安南革命黨員，依其預定計劃，在二月十日夜十時潛入河內，撲法國官署，並約定各地同志同時大舉。忽從夢中驚醒的法國官憲，立即設下非常線，但却無補於事。架於河內紅河上落無麥爾大鐵橋的守備兵，也同時爲革命軍所殺。祇因革命軍自動車被法軍捕獲，諜報及文書均被沒收，致使各方面同志的聯繫，都爲切斷，以致事敗垂成，良深浩歎！……』

自此以後，法政府大索黨人，革命機關，破獲甚多。國民黨領袖阮太學等，也被捕去。就是毫無關係的人民，也被他捕去一千餘人。三月二十八日，安南刑事委員會，宣佈安拜革命被捕去的人們的罪狀，計判決處死刑者三十九人，終身苦役者三十三人，二十年苦役者九人。究竟何人已死，何人猶存，至今尙無確實消息。這次慘敗，將安南熱血青年，付諸一炬；而轟轟烈烈的安：國民黨，也從此一蹶難振！可是安南的革命運動，却愈揭愈厲。黨人宣佈死刑消息傳出後，不過十餘日（四月十日）河北發覺八十餘處埋藏炸彈的所在；同時官憲大索民家的時候，更發現好幾十家藏匿手槍，霰彈，彈藥，機關槍一類的東西。

在此種毒辣的高壓下，安南的局勢：表面雖稍平靜，而內部民族運動的醞釀，却因此而愈擴展。四五兩月之間，河內各地革命爆發者，又數十處，革命黨人之捕獲者，又數十百人。五月三十日巴黎晨報驚慌失色的叫道：

「安南革命運動已浸潤于各地，如「不合作」「不納稅」之宣傳，幾如野火燒原不可撲滅！」

又九月十九日巴黎電訊：

「最近安南亂事，乃一重大暴動，並非普通民衆示威可比；人民已成立有組織的團體，企圖攻取各大城鎮。」

又十一月十日巴黎電訊：

「越南人民已公然反抗政府，維恩及黑辛兩省當道，方用飛機向反叛村落拋擲炸彈，佐以機關槍之掃射，曾有叛黨數大隊，攻擊公署數所，均被擊退，損失甚重。」

從上列幾個電訊，我們可以看出，黨人的革命運動，決不是一個毫無組織無計劃的暴動。祇因未能運用靈敏，遂遭慘敗耳。黨人慘遭失敗，但是法國人民却駭得如驚弓之鳥，很多很多的人，拋棄了他所掠奪來的房屋田園，一溜煙的逃往他們祖國去了。

【三】

安南歷次的革命運動都是失敗了，都是很光榮的失敗了。一幕一幕的悲劇演過去，一堆一堆的人頭滾過來，犧牲的量數不為不多，可是曾取到什麼代價呢？

本來，以安南獨立黨少數黨人（獨立黨僅有黨員三千人）。以這樣簡單的方法和手段，要推翻世界上第一等的帝國主義，究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法國人的統治政策與防禦手段又是高人一等呢？雖然在好幾年之前，歐美人便在那裏高曬「東方民族前途，已有一線曙光；」雖然最近德人（H. Kohn）在他所著的東方民族史（A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st）裏，盛稱東方民族運動，為近代世界政治潮流中最可注意的現象。但是東方民族的前途，——如朝鮮，台灣，安南，印度，東印度等。那裏有什麼曙光呢？僅就安南一地而論，那些革命志士所苦心孤詣奮鬥犧牲的報酬，難道就是「屠殺」「拘禁」「苦役」和牢監裏增加一大批冤枉的老百姓嗎？

我並不怪東方民族革命之不當，我乃是嘆東方民族革命方法之幼稚，——尤其是安南。我們曉得，帝國主意對付被壓迫民族的策略，是多麼的高明而毒辣，以少數黨人的力量反抗以逸待勞的法軍，一定是失敗無疑的，何況帝國主義相互間，對於被壓迫民族的行動，又是一致的呢？反觀被壓迫民族本身，安南革命的黨派，據法政府報告，有下列五大黨：

1. 革命黨——目的在推覆安南法政府，組織君主或民主政體。
2. 安南國民黨——即阮太學所領導的，現又分兩派。
3.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4. 東洋共產黨
5. 安南共產黨——受第三國際指揮與津貼。

這五大黨的主張各有不同，行動也分道揚鑣。例如這次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革命失敗後，他覺不獨不與援助，乃反唇相譏，冷

諷熱嘲！這樣懷着幾千萬不同的心腸的革命組織，那裏有成功的希望呢？

再次，革命志士雖在那裏犧牲奮鬥，而一般民衆仍在醉生夢死之中。如一九三〇年安南大革命時，黨人偶有不慎，自炸傷其手，倒臥路旁，土人不惟不感嘆，反大加訕笑；更有許多人哀求法人保護；更有所謂著名文人在報紙上大罵革命志士之搗亂。——天下決沒有離開民衆基礎而革命能夠成功的。

何況，法國人的統治安南，除掉本身直接虐待外，並且御一批封建勢力，如大地主等來作他們的工具。在都市裏則用洋奴買辦爲爪牙；在鄉村裏，就借重這批有悠久歷史的大地主們了。大地主對於一般貧農佃農的壓迫，與法帝國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排斥革命思想的力量，較法人尤其厲害。這種封建勢力不除，革命思潮是永遠不會普遍到民間的。法人逮捕革命領袖如探囊取物者，不能不說是這殘餘封建勢力爲虎作帳的功勞啊！

所以，獨立黨首領阮世傳說：『安南革命成功，至少還須四十年。』這句話的消極意思，就是說到那時候，這班人都死光了，才能達到成功的目的！

我們根據過去失敗的痕跡，認爲安南今後的革命運動，祇少要向下列的幾個方向走去，才能將已經埋沒半世紀的安南民族靈魂，使之重見天日。

1. 各黨各派應澈底覺悟，以民族生存爲重，偏見爲輕，切實聯合，集中力量，共圖在安南法政之推覆。
2. 組織應格外嚴密，絕對不容許投機灰色分子滲雜其間。

3. 要打倒法蘭西帝國主義，必先剷除封建勢力。
4. 應該下全付精神，喚起民衆，使明瞭革命即自救之法，起而贊助之。
5. 最要緊的，是謀被壓迫民族國際間的聯絡。安南本國實力有限，一定要切實的照着一九二九澤民所談話的方針做去。同時我們中國更應負起這個極重大的責任來。

三十，四，一九三〇，南京

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狼狽

美國畢夫爾著 劉培之譯

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探討已經一般地和抽象地走得很遠了。現在我要進入其他的一端而採納他底最具體的形態。我要採納帝國主義底一個特殊的事實，藉以觀察他底發展，骨幹，和式樣。這最完善的例證，最現露的模型自然要算中國了。各種原素在各個帝國主義的事務中都可以在中國找到，各種勢力在各個地方作用着也是在作用着中國，各樣白種列強的勢力對弱小民族侵略的結果，一切非白種的國家底慘狀都可以在中國及列強對中國底關係中體貼出來。在這裏整個的圓圖完全被描繪了出來，從盲目的，半偶然地，差不多無自覺的開始直到現在的最高階段，加以中國底必然地需要，外國底無損失地盡量地供給，外國在中國的居

民完全在軍隊和可以直接驅到他們底駐防地的海軍遠征隊底勢力的充實中，以至這戰爭底暗影更加威脅。中國，更進一層說，不只是帝國主義鬥角中最大的賭賽物，而且是他極嚴肅的試驗品。他將來關係中國如何，最後也就是關係着全亞細亞底命運。倘若亞細亞失去了，則整個的帝國主義的鬥角也就完結，同時也就是另一時期開始的起點。

在國家的結和和文化底繼續一點上，中國要算今日最古的也是極大的國家。他有記載的歷史的時期有二千五百年，據古傳和半證實的核算則超過二千五百年。當我們底祖先還在把自己塗成藍色和紫色的時候，中國人早已是一個開化的民族了，這是他們時常喜歡使我們追憶的。也許你要說那是沒有人種學和歷史學的根據而不甚可靠，但在較量上所指示的也不能相差許多。在任何的比率上，當中國已經有了有組織的社會，完善的政府制度，宗教，哲學，交易，藝術，機械的發明，及精細的社會的交際，這個時候，歐洲的確大半還是野蠻及半野蠻民族所盤据的荒土。在韋廉戰勝者插足到英國以前，中國已是一個世界的國家。

中國與外國的發生關係遠在歐洲的軍備擊破他底門戶以前。普通以為那時他是完全是隱遮的隔離的，這件事，是錯誤的。中國絲的被羅馬上流人物的穿著，中國商人的深入亞細亞而與埃及交換貨物，以及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的帶着他們底商品到廣東，這都是耶穌時期以後不久的事。波斯教的難民，奈斯特里的基督徒(Nestorian Christian)的逃離宗教的虐待，以及回教的改教者，他們都來到了中國。這個時候，正是歐洲底黑暗時期。他們都很

受歡迎。在十三世紀時有威尼斯人馬哥波羅(Marco Polo)同他父親和他叔父來到中國，他們在容貌和習慣上，在文字和態度和思想上都是外國的，白種的和異樣的，但他們也沒有招請就去了。他們不只是沒被待以昂格魯撒遜的款式，『看這裏阿利，那邊走着一個外國人，讓我們贈他一塊磚頭，』而且馬哥波羅還被接入了政府，在他離中國以前他曾充任元朝極重要的交易中心的官員。他回到威尼斯就以中國最高的財富和文化，他底政府底效能和秩序，他底城市底壯麗，及他底人民底普遍的優秀，諸種報告以震刺他本國的人民。

將近十六世紀末葉耶穌教徒第一次到那裏宣傳耶教。他們都得到了允許，在那裏居留和傳教。甚且，他們都被朝廷給與了特殊的保護和深切的敬重，因為他們帶來了許多的科學的學問。他們建築的天文台到現在還存在北京東城。在這些教徒以後又來了幾種其他派別的教徒。妥密議克派和聖芳齊一宗派，他們即刻露出了在歐洲極濃厚的氣味而陷入了對於神學的解釋的爭論。如何把文字為上帝譯成中文是一個爭端；是否允許中國的改教者繼續他們對祖先的跪拜是另一個。他們底論爭便開始帶上了政治的色彩，最後把他們陷入了互相猜忌的情境而結果在某種程度中便受了制止，但在大體上他們仍然是在完全承認的狀態下被准許繼續他們底宗教事業。的確，他們比密士洗比(Mississippi)和阿爾干賽斯(Arkansas)在一九二七年還要多，同時自然也比歐洲那時的多。我們必須記住，在十七世紀，世界上教徒能確切地得到安全而不至被另一教徒用上帝底意旨挖出五臟的地方只有無信心的韃

鞞人和異教徒的中國人所繁殖和管轄的領域。此事我在這裏不必詳述，像天主教裁判所及聖巴爾撒勒姆底晚上的背誦宗教的禮法是沒有用處的。

當時也許是從個人底靈魂的評價的事物上燃起了歐洲改變異教徒——特別是中國——的熱心，這樣的一種背義。甚至現在一般教士們普通還用來貶毀中國人，說他們不含有接近宗教的靈魂的姿態，不對他們感到深奧的意味。那是實在的。他們的確不。他們真地從沒考察過宗教是這樣相互殘殺或者甚至是使相互的生命更加悲慘的一種可怕的真像。他們最顯著的一種性格，的確，常常是宗教的忍耐力。佛教徒，道教徒，謨漢謨德教徒，猶太人，天主教徒，監督會之教徒，浸禮教派之人，合理教徒及懷疑派，都不管各人底宗教信念而相並着在睦誼之下居住。對於各個個人都已經放棄了他對宇宙的關係和適應他底癖性——自己私人底事務——的決定和表現的權力。中國人，特甚地，是完全同化了猶太人的惟一的種族。猶太人到河南底殖民現在都被吞併了。結果，中國人已經逃開了可怕的宗教底悲慘而免去了現代在上帝意旨下底血的沐浴。

無論如何，教士決不是歐洲惟一的密使。找到了東方孔道的探險家後面又跟來了許多的商人和圖私利者，他們第一次下榻在印度接着又把他們底路程繞遍了整個的亞細亞岸。他們給與他們底種族和文化一種曖昧的表象。他們的確就像瘟疫一般。這一切的實證就担出了法郎士愛克非爾(Francis Xarier)底判斷。他底描寫葡萄牙在印度沿岸的殖民的文字被亨利印得曼(Henry M. Hynd

man) 引用在『醒了的亞細亞』中。聖法郎士在一五四二年到了印度，不久又起身去中國——他真正的目的地——可惜在望見陸地的時候便死了。

『有一種能力』，他寫，『我可以稱他爲無可敵抗，他把人們都很輕率地投入了地獄，在那裏一時得不到有利的誘騙和劫掠的機會他們底貪婪的嗜慾一嘗到的時候便要尖利起來，而將有一種完全向下暴流的模樣和惡劣的習慣淹沒了他們，把他們掃去。劫掠是公開的，和極普遍的，他也傷害不了一個人底人格，同時也不算一種錯誤……蓄財和劫掠斥充了一切的空間和時間，人們用以掠劫的設計，用以欺騙的虛偽，何可勝數？我到底沒減少對於這種新反映的驚愕，在一切普通的形態，他在貪婪這個字上總是連結上一個罪惡的動字，『劫掠』。

這問題因爲是遇在過去，所以聖法郎士能夠離開他底故土去用拿撒勒的教言征服世人，但倘若這是應該放在二十世紀的教士底努力上的問題，則很小有進求的餘地。這是毫無疑意的。無論怎樣最要記住的，即對於法郎士是很明顯的事情，對於親嘗其慘的亞細亞人也是很明顯的，而他們對於歐洲的約束所感到的一切甚至比他還要深切，歐洲人底聲價在他們面前已經很爲了然。

白種人第一次成羣來到中國的是葡萄牙人，他們在一五一六——一七年到了廣東。他們都很好地被接收了，但隨後即刻又來了一些他們的愛國者，他們依恃着在東方的權威便開始實行劫掠，所以他們就被中國朝廷的命令，逐了出境。但他們都竭力地經營，竟在海岸上安下了幾個通商的殖民地，很顯著的就在澳門——

離廣東不遠的一個島子。澳門直到現在還是葡萄牙的屬領。他的主要的實業是鴉片的巢穴，公開的賭博場，和娼妓館等。葡萄牙人以後又來了荷蘭人。他們也被拒絕了在那裏居留，但他們也掙扎着安下了一個小通商的場所在台灣，雖然在嚴刻的制止之下。我們還要附帶地說明，就是葡萄牙人當時對他人的阻防和中國人是同樣程度的。已經獲得了菲律賓的西班牙也同樣的想要在中國得到一候穩固的地位，但他們在菲律賓專橫的惡劇，殊別是他們在那裏對中國商人的虐待和排斥，已經先行在他們的前面。他們被排斥了，而葡萄牙的陰謀，又增加了中國人的反抗。對於外國人的犬在馬槽裏的政策，在中國乃說古昔的苗裔，他的產生，起初是在有兩個不同國家的外國人，在這一國家或靠近這一國家的時候。倘若中國人採取一種政策挑弄着某個外國勢力對抗其他的一個——如蘇俄現在被用着去對抗大不利顛——他們就只應用這種昭彰的暗號。

俄羅斯是第一個和中國訂立正式關係成功的西方強國。一六九八年兩國訂立了劃分滿洲里和西伯利亞的界限的條約，其次一個是在一七二七年訂立的，內容是准許有限數的俄羅斯商人每三年可以到北京通商一次，及有限數的俄羅斯教士可以到中國傳教。但俄羅斯是中國的鄰人，而且，此外，他自己對於亞洲的屬性和對於歐洲是有同樣程度的。俄羅斯進取的方策常時很狡猾和很聰明，所以最容易得到極大的成功。

無論怎樣，這一切的行爲也不過只是開端。他和西方的真實的契約的時代，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目擊的最高的階段，乃是開始

在十八世紀，當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設立以與印度貿易的——在中國的貿易上已經有了相當的勢力的時候。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底背景即是英國，而英國這時已經成了海上底羈王而進入了世界之政治的及商業的帝王的路程。不列顛通商的船舶都是跟着戰鬪的人員，以後他們又派來了國家底代表要求和中國開放正式的和有條理的外交及商業的關係。因為通商是不能拒絕的，所以乾隆便以皇帝的諭旨割出廣東作為外人通商底門戶地，這種通商決不是外國人和中國人直接進行的。而只是和幾個少數的商號的，即普通所指的中間人，也就是中國人所稱的發行家。外國船舶只許開入廣東下面的華坡，由此再用小船輸送他們底貨物到廣東外面外人領有的貨棧。十幾個中國商人，有了特別的准許才能把他們解至商號。他們只有權力這樣作，他們只有權力把貨物賣給外國人，有時甚至僅只是人生日用的商品，也不能隨便。這時中國的門戶依然是緊閉的，所割出的只是一個穴道，外國人就穿過了這穴道向內窺視而伸出手去乞求恩施。

中國能賜給許多但是不賜，那是最使他們不甘心的。這簡直是對大不列顛的一種不幸的處理和經濟的阻塞，一點也沒有所謂讓服。他們對於解除苦悶的方法壓迫得非常地緊切。最後，嚴厲的外交公使團從倫敦差出了，麥加特尼爵(Lord Macartney)領導的，目的是在要求担保不列顛人民在中國商業上底完全的權力這樣的一個條約，這公使團是於一七九二年到的，而且受了萬分周密的款待；但是沒訂條約。十一年以後愛姆哈爾斯特爵(Lord Amherst)，前駐印代辦，又與另一公使團被派了出來，但又是毫

無效果。屢次的努力都遭了同樣的失敗，每次都有新的屈辱累積在那裏。在一切的中國的新聞上對於這幾個公使團都有一種同樣的藐視的顧視的性質，這使不列顛的代表極為憤怒，在文字上在行爲上中國人的態度對於切心懇求的野蠻人處處都是一個文雅的。

中國人是決計要維持他們的隔離的生活。他們不需要和西方發生外交的，政治的及經濟的關係。他們一點也不需要外國人。他們這種動機是很複雜的，傲慢，孤獨及種族觀念底成分，和謹慎懼怕及猜忌比較是同樣大的。雖然這些都好像是抽象的難題一樣，但却沒有一種動機是愚妄的。無疑地，任何人把自己看得太高乃是愚笨的行爲，雖然都這樣作，同時我覺得也沒有人能夠把別人看出，他在對他人的行爲上，在道德方面在哲學方面都好像是高尚的，甚至他真是高尚。而中國人或者就是這樣，或者比起普通人來至少也有相當的理由使我們如此相信。事實是永遠在昭彰的，喬治第三(George III)倘若和乾隆比較起來，也不過只是一個平常人和俗民。中國皇帝底皇權所承負的廣大的面積和衆多的人民，在歐洲任何國也找不出來。而他底國土已經有了皇帝，這些崛起的闖入者那時在歷史上是沒掛名呢。即使按照我們現在所特別素愛的標準，即使在『近代改進』及所謂進化中，中國直到現在所說的這一世紀的末葉是比歐洲進化得多。從威尼斯來的馬哥波羅不是因爲他在中國游歷的城市的莊麗而起了敬畏麼？莎士比亞(Shakespeare)，愛迪孫(Addison)和約翰孫博士(Dr. Johnson)時的倫敦，比起北京和杭州來，簡直就成了污濁的，可煩的，不安全

的和管理拙劣的地方——正是『落後』英國的歷史家和中國爭論這交涉的時期也許會激起中國底傲慢，但這是有相當的理由的。此外，消極的觀念及只於孤獨的希望上表現他自己底觀念，最不好也不過只是自身底缺點；但所危險的只是在發生了衝突而一方面向他施行欺騙的時候。中國，雖然傲慢，但並未危害他人，也沒會企圖把異種人完全放在自己的理想之下，更沒爲自己底利益在必要時而施用武力。

中國其他的土地對於隔離上也都同過是如此。白種人在亞洲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不尊重他的社會的秩序，即使有必須要遵守的事情他們也不能絲毫約束他們的性情，只是爲所欲爲，這時東方嘗試歐洲戰爭的時機便到了。歐洲的國家完全是任着他們的僻性，把他們的戰爭帶到了他們所到的一切的地方，用他們的地位和權勢像鬪棋一般地穿遍了全亞細亞洲，遇必要時就把歐洲的大戰場開展到歐人相遇的地方，但這些並不是預先固定在歐洲的皇系，國家和宗教等的戰爭裏面，所以安就藏在封鎖一切的邊界面。而在這好戰的歐人拚命地伸展的時期，中國人也只有意味着閉關自居。

現在的世界已經是整個的互相關連的了，世界的更大的利益的要求決不允許有一部分從任何部分中隔離起來，同時人類的幸福乃是因爲人類的無阻地活動，和商品及思想的無阻的輸送，纔能得到美滿的供給。不過各個民族仍然是有權力對他自己決定他本身自由願意的問題。如美國現在要求和試行的排斥外人登岸的權力，及設立高大的關稅以約束外國在他境內的通商者的權力即是。無論在何種比率上，大約在一七五〇和一八五〇年之間，這

問題對中國決不是一個哲學的觀念。我們必須要深切地明瞭當時外人所輸入的是什麼，及被中國的閉關政策所排斥的是什麼。外國人，在不列顛的領導之下，要求通商的權力，但他們所要輸入的乃是鴉片，他們所作的全然不是商業而只是鴉片的經營。或者，外國人喜歡通商乃是一種天性，但這天性已經轉向鴉片上去了。

誰都知道和中國這個字時常連結在一塊的就是查蒲粟日 (Chop souy) 和鴉片。二者都不是中國原有的東西。查蒲粟日是桑佛蘭西斯哥(舊金山)的土產，鴉片是白人表面上當着藥材輸入的，白人給與了世界上廉價的印刷，電氣，鐵路和蒙藥。他也給與了鴉片的流毒，在歐洲人未到東方以前鴉片是沒被東方知道的時候，從狹隘的證明上——也許會有多小補益的——他第一次出現被作為吸料的乃是爪哇的荷蘭居民。在中國是沒有吸的，或者，倘若有，也沒有現在美國的多，他第一次被帶入中國的是葡萄牙人，但在一七〇〇年以前只是很少的數量。直至一七二九年每年輸入的還沒有超過二〇〇箱。就般在這年，中國政府認識了這種弊端之危險，遂用皇帝的敕令，禁止鴉片。但東印度公司那時在印度已經完全握住了全國的大權，罌粟——製造鴉片的原料——在印度種植是很相宜的。東印度公司這時必然地要需求一個銷售的市場。而中國則為世界上最繁殖的國家，所以東印度公司雖無表面上道德地維持了他的面目，停止東印度公司向中國運輸鴉片，但他仍然是繼續着製造鴉片而用別的船舶向中國運輸——以獲利益，這真是美妙的法子。的確，鴉片的經營乃是當時不列顛一種極有利益的事業——現在仍然還是，雖然比較輕了一點。

中國政府對於這種罪惡的制止之努力是毫無效果的。一個鬆懈的，不集中的政府同一個弱小有吏治，在一個廣大的國土裏永遠是阻止不住消費的，也即是說永遠阻止不住外國的供給，廣東因通商的開放，和私運的猖狂，結果輸入這國的鴉片是出了迅速增加的數目。到一八〇〇年每年的輸入已經增至四・〇〇〇箱，一七九七年時皇帝曾有第二次完全禁止鴉片輸入的敕令，但中國政府太無力了。敕令是敵不過後面背有海軍的商船，因為供給的增加，消費也就從之而增，結果，人民的習慣也就變成根深蒂固。他們為要得到廉價的產物，所以中國人自己也開始種植起來。這只有使他們的習慣更加普遍，外國的進口日見增加，本國的出產日見昌旺，而毒害便把這整個的民族向死路上斷送了。倘若中國政府和中國的優秀分子對外國人警告，辯駁和斥責的時候，外國人只是以要求中國各地通商為特權來答覆，這僅是意味着更多的鴉片。

在這種空氣中，閉關問題的辯爭更形尖銳。不列顛越進攻，中國人也就越固持，輕微的爭鬪屢次興起，最後中國政府終於派出了差使先到廣東交涉。這就是有名的林則徐，他是一個堅決和熱心的排外者，這是很容易可以看出的，再加上他的本性的好戰，所以結果便和他們爭辯起來。經過了幾年，毫無效果的爭辯，他便採取了直接的行動。他把廣東所存的鴉片完全充公而焚燒。戰爭開始了，這即是普通一切人所稱的鴉片戰爭。

當然是英國戰勝了，於一八四二年簽訂了南京條約，這條約結束了中國閉關的生活，置下了中國與泰西列強間此後欺騙關係的

根基，而正式地把亞細亞全部地拉入了歐洲的掌握中，條約的規定，特別的是割香港與英人，香港那時是南岸外面的一個瘠瘠的地方，而現在成爲世界一大商都；開廣東，廈門，福州甯波和上海五口與外國通商，旁邊且都附有外國居民的土地；並賠償戰費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元和賠償焚燒的鴉片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他們在條約的措辭上也都有嚴密的組合，而最終的目的則在獲取外強決定中國關稅的權力，及外國居民的治外法權，在第二種條件之下，外國人在中國居住有不遵守中國的法律和稅則的特權，而只依照他們本國的法律。他們只能被訴訟於他們自己的法庭，他們無論犯了什麼罪也只能在他們自己的法庭裏受審，甚至被害者爲中國人。南京條約成立後不幾年的工夫又與其他強國締結了許多同樣的條約，美國是緊跟大不列顛的第一個。這些條約給與了其他的列強，都和不列顛有同樣的權力。他們更進一步地握別了最惠國的條款，因之，此後一切的權力或特權倘若中國給與某一國便自動地也就給與了其他一切的強國，總之，這是極可注目的一個凱旋，他給與了歷史的極莊嚴的一章，同時又揭開了同等莊嚴的第二章。

雖然有了所謂和平條約，但和平却是沒有的。隨後這幾年在廣東發生的爭鬥更加衆多和慘酷。外國人自從訂立了詭騙的和約，沒有不恨他們的，他們的面前都布滿了毫不妥協地反抗他們的志願的仇敵。這樣，自然就不免要有攻擊外人的事情發生，果然就有。況且，因被欺騙而怒憤已達極端的中國政府也正在沒法避免這條約的履行。中國人時常在思索毀滅他們對條約的遵從。

如一個熱烈的外交者人員一次大聲疾呼，『你不要關係的人民，那簡直是徒勞無功的蠢事』。但他們和西方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是在被強迫之下簽訂的，這在他們自己的眼中中國人是沒有道德的罪過的。但從各方面觀察，則道德是不能担保你一切權力和作你們的公正的裁判者的。

事情再不能維持下去了，於是在一八五六年藉着廣東省捉了一隻小船的導火線便爆發了，這小船是中國人管理的但懸的不列顛旗，因為是在香港租賃的。他們把旗子扯下，把這幾個人都監禁在地上，因為這些人都是營私和偷運者。在這裏雙方都有理由和錯誤，在通常的際遇中這種事情是可以用公定的外交來解決；但是因為背後的深仇的對抗已經達到了極端，所以好像有固定的標準一樣而非向一個極端的絕果走去不可。於是又開始戰爭。這時法蘭西也和不列顛結合在一起。他們也有一個藉口。教士，這東西，雖然活的時候乃是他們政府的障害物，但倘若於適當的時間被殺，便是極珍貴的寶物了。一個教士活的時候不及死後有用處，這乃是落後的國家所堅確相信的法則，但現在也應用於所謂文明國家中了。

自然又是英法聯軍戰勝。廣東被俘護，聯軍的軍艦一直開入了離北京八十英里的天津，在那裏又簽訂了一個條約。外強獲得了在北京設置外交代表的權力；揚子江及許多的港口都被開為商埠；九龍——為大陸上伸出之一長條土地，和香港遙遙相對——讓與了大不列顛，同時治外法權的形態也於以確定。這次有兩條規定，更為深切和炫耀。即是鴉片的輸入為法律所准允。和教士

被准許在中國任何地方居留，宣傳福音和給與他們的改教者以特殊的保護。鴉片的巢窠，基督的福音及和平之君（指耶穌）——他們都必須被握在一起而放在鎗礮的強迫之下。

存於中國人腦網中的一切疑團，如白人的優越，白人的文明以及白人的熱心宣傳宗教的觀念，這時都即刻解決了。當中國政府避免承認這條約的時候，英法的遠征隊便一直攻入了北京而把京城圍住。皇帝早已逃走，但留的官員在後面接洽承認條約。條約終於承認了，但聯軍遠征隊的首領覺得他們應該給與中國一個教訓才對。於是他們就派遣軍隊到了圓明園——世界最莊麗的建築之一和古代各種藝術貯藏的寶庫——他們輕輕地，泰然地把他們都劫入了囊中而且把他燒毀。這教訓受過了。倘若知道歷史的中國人聽到專門家，外交家和教育家們說中國的文明必須在西方的維護之下重新建設，這樣的事，他們若發出一點諷諷的冷笑，這冷笑就必在這教訓的認識中解釋。

中國人這時萬分地恐慌對於他們，却是很明顯的他們決敵不過歐洲人。對於歐洲人加緊剝削是有利益的，這件事，也是很明顯的，所以他們一切的人們都爭先恐後地來開始剝削。此後目光都注射在官吏頭腦歷史家的論辯上，即是歐洲亦有在開放中於國際交通之下才能找到利益。俄羅斯人主張的最早。他們首先獲得了一個條約，擴展他們的統治權到橫過愛穆河（Amur R.）以北的領土而包有現在的海參崴。一個不列顛外交官被殺，也必須要賠款和開放商埠，外交官的收入差不多和教士一樣。法蘭西於一八六四年已經領有了交趾支那，在一八七四年又鉤引安南國王——

中國的藩屬——承認爲法蘭西的保護國。中國抗議。當時曾有耽擱的磋商，以後被法國差出的軍隊擊散。他們因和中國軍隊衝突而又開始戰爭。結果於一八八五年把安南和東京完全承認爲法國的保護國才算完事，這樣整個的印度支那都成爲法蘭西的了。同時當中國正在和法蘭西交戰時，大不列顛又公然地佔領了緬甸——也是中國的藩屬——而據爲永久居留地。他就這樣很順利地作了，在一八九四年中國已經完全失去了干涉權，只能眼看着緬甸被併入了印度帝國。

這時，很警巧地又闖進了中國鄰近的一個小國——日本。日本因美國海軍提督督率的海軍分艦隊於一八五三年的騷擾，已經把他關閉的門戶開放給西方二百餘年。日本很快地把住了時代的旗號。他一注意到軍隊的勢力是生存的護符，便馬上把自己置身於維新的事業和軍隊擴展的努力。一部分是爲這種理由，而大半則爲列強在中國的騷擾，日本也隨着遭了歐洲的爭奪，對海口的破擊和治外法權的實施等，不過比中國較少一點罷了。但將近這一世紀的末葉，日本就開始覺悟到他的力量，而要把他自己從一切的束約和壓迫中脫離出來。這樣，他首先必須用惟一的證據來表現他的勢力和列強的平衡以使歐西稱服。同時因爲進化的，努力的，和軍隊的擴展的盛勢，使他也開始作起了煌輝的美夢。日本決要向世界證明他和任何白種國家都有同樣的能力，他也能隨便蹴踢中國。他活動的第一步就是對朝鮮的爭奪——朝鮮在曆史上本是中國的屬地。經過了幾次的交涉，日本便隨着定例走入了戰爭。

日本也得勝了，而這時就顯出了他把握時代的旗號的浮淺。他強迫中國交大宗的賠款，承認朝鮮的獨立（將朝鮮引入日本掌握中的一種婉辭）和讓與台灣島及遼東半島，滿洲里的南端。遼東半島的佔有可以把北京也拉入日本的掌握，而且還排斥了俄羅斯在太平洋的暖流之一切希望。歐洲列強也沒有敢冒這樣大的危險，一次竟敢奪取這樣多的東西。所以歐洲就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會後俄羅斯依恃着德國和法國的支助，提出了一個公務的陳議誠告日本政府。他並沒涉及戰勝者設立的狡猾的和平條約，在遼東和平的名義上和他們相互的友誼的保證上，日本被固請着退還了遼東半島。同時，俄羅斯又以熱心的友誼和誠懇的誠告者的資格把軍隊開入了西伯利亞。日本接受了誠告，退還了遼東半島，吞下了他的怒氣，而暗暗地劃下了一個來日對抗的戰號。

一年以後，於一八九六年，主張正義應得的勞酬宣佈出來了。俄羅斯得了建築鐵路經過北滿直達外西伯利亞鐵路的允許。他自然也就有了開拓鐵路兩旁的鑛產和派遣軍隊在沿綫保護的權力。這就是說，北滿已經成了俄羅斯的了。這時在歐洲又有了緊急的會議，但對這巨大的怪物無端地誠告却是不能輕易提出。

終於沒有誠告，但第二年很湊巧和很榮幸地有兩個德國教士在上海被刺，這時德國正在渴想一個良好的海軍根據地。按照普通的例子，又是很多的賠款。德國人被允許了在膠州灣租借九十九年，他在那裏竭力從事建築他的海軍根據地，修築青島市和建築穿過山東中心的鐵路，此外更不遺餘力地開拓內地的鑛產。於是便干犯了權力均衡的神聖原則。這原則的本質在國際的關係上

是這樣：沒有一個國家能期望私自比其他任何國家多貪得一毫的東西，同時倘若某個國家獲得了某種東西，其他的國家如果要求同等也就必須攫取同樣的多少。所以俄羅斯就要求而獲得了在遼東半島——即前所說的同一半島——二十五年的租借和建築橫過南滿直至海岸的鐵路的准許，這樣整個的滿洲里都成了俄國的領土。大不列顛獲得了九龍長期的租借；更租借了威海衛為海軍根據地，借期與俄國之在旅順和大連相同。法蘭西獲得了南岸之廣州灣為海軍根據地。依次地增加，他們都在中國獲得了一部份領土為他們的勢力的獨佔物，還句話說，就是在這些面積內只有他們自己有惟一的權柄建築鐵路和更進而開拓天然之財源。俄羅斯握去了長城以北的地方，德意志握去了山東附近的領土，大不列顛握去了揚子江流域，法蘭西則握去了西南諸省。

勢力均衡的原則這時更進了一層而應用的範圍更加擴大，徵收中國關稅的事業多年就是不列顛人包辦的，起初是在一八五〇年的內亂時期偶然的事實，繼而又雙方合辦。現在中國已經正式承認中國關稅必須在不列顛的管理之下才能進行這件事了，因為賠償中國的郵政也被迫着讓與法國管理。

同時對於經濟的侵路也更加急激地進展，特別是鐵路，他們的財政所到的地方都有鎗砲和外交作他們的先鋒和後盾。俄羅斯剛獲得了滿洲里鐵路的租借，比利時和法蘭西使用高壓的手段奪取去了京漢綫的建築權。不列顛看他們這簡直就是劫掠，所以首先提出抗議繼而又要求賠償。終於，發出了最後通牒和開進了兵艦以後，他們也獲得了二,〇〇〇里鐵路——包含從天津到南京和

上海綫——的建築權。經外交的爭議這條路綫必須和德國分有。法蘭西和德意志都不遺餘力地在他們各人的領界內進行他們自己的鐵路計劃。同時當各帝國主義在竭可能的力量向中國計劃實行剝削的時候，他們一方面又同樣地盡力計劃防止其他各帝國主義的獲得任何的東西。

這時，不過六十年的工夫，中國的門戶已經被擊得粉碎，被開為商埠的已有四十二個港口，讓與的或租借的地方共失去八處，而全國三分之二已經劃入了各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這重要的港口中有十四個已經是外國居民的租界和殖民地。在事實上已經成了外國的城市。街市和樓台上到處都是歐洲人。行政權完全握在外人的手裏，所謂中國政府的能力的獨立也不過是建築外國人的利益上。外國的利益要求中國人犧牲，中國人就得犧牲，在治外法權之下，外國人能夠為所欲為，甚至有關於中國人也在所不顧。中國人是毫無靠依的。他們不敢派中國警察到外國租界，即使這界綫是在大街當中，他們也不能在自已的國土裏逮捕一個逃入外國租界的中國犯人，而外國人在租界裏，雖然購買中國原料製他們的貨幣再賣給中國人也都不納稅給中國。但中國人住在外國租界的，如夫役，公務傭人或為外人買辦貨物者，却都必須納稅給租界，而中國政府則連發言都不敢發。結果，中國一切重要的軍港，中國差不多一切重要的商業中心地，都成了外國堅固的城塞——外國人管理，外國人享受！

此外，中國入口的稅率也不是中國人決定而是列強決定的。在一八四二年的條約已經規定中國在一切的海口須要安置劃一的

稅率。這個，以後就被釋為中國未得列強的同意不能變更他的稅率的事情了。一切的進口貨和出口貨一概都按照百分之五抽稅，同時於一八五八年又擬定了一個價格表為計算稅率的標準。他們規定這價格表為每十年按照流行的價格修正一次。但自一八五八年却從未修正一次。中國沒有列強的承認不能另製新表，這在最惠國的特約之下當然是一致公認的事情。因為每一國家都想把他的出產品用最低的稅率運入，所以他們也必須尊重其他國家的特權。所以列強雖然有時多半有一點修正這價格的表示，但往往也能被不肯妨他人的思想壓下。因此，結果，中國便不是在得百分之五的稅率的收入，而還要較少，因為價格是在固定地增長，而稅率則依然為按照一八五八年的價格核算。在這裏可以附帶的提出：這價格表從擬定後從未修正一次直到一九〇二年，又直到一九一八年。

此時，中國人倘若要提出抗議，那簡直就像自尋死路一樣，外國人的刀永遠是磨得鋒快的在等著，義和團運動，最初的動機是在反清以後又變為反洋，彌漫了中國之北部。外人都遭了打擊，很多的教士和其他的人們都遭了刺殺，歐洲在北京的辦公處也被包圍了，以及許多的歐洲人都被慘慘地刺殺或逼死在那裏。這真是一個慘酷的報仇，而且這些遭難者平常都是無辜之人；但無論如何，這個報仇是必然要發生的，這是人所公認的。倘若不發生我們簡直就無法解釋。

中國之報仇的生命太短了。有名的國際遠征隊的勢力，軍隊是由一切強國(美國也在內)組成的，在一九〇〇年到了大沽口，

陷了天津更由陸地一直進了北京，釋放了一切被監禁的公使。這事看來簡直就像一段中古的故事一樣。義和團只是一種烏合的和極貧困的軍備的羣衆，和聯合遠征隊的鎗砲的軍勢直是不能相比。他們很迅速地到了北京，但主犯一被捉起來便全體瓦解；他們極爲可憐，戰爭的方式也不過稍微超過中古時代一點而已。他們都無意識地盲目地隨意屠殺，強姦，焚燒和劫掠。殺一個外國人只少也有一百個無辜的中國居民被殺和同數的他們的妻子和女兒被強姦，無數的中國人都遭慘酷屠殺和劫掠。同時，白種人在戰爭中的情形則更爲狼狽，外國軍隊陷落北京以後，他們簡直就如瘋狂了一般地劫掠，因爲北京自亞細亞人在安下以來還沒有人知道。他們不只是喝酒的兵丁而且還有國家的官員，外交隊的男女，商人及其妻子，教士及其妻子，都闖遍了這世界最美麗的京城之市街，狂了一般地進出於宮殿，寺廟，官廳，商鋪以及私人的住宅，他們尖着聲音，紅着面孔，紛紛地把他們的布袋都塞滿了堅玉和黃金和象牙和寶石。他們在窄小的胡同裏，幾個人遇在一塊的時候，都拿出他們所劫掠的寶物互相比較；既而又分散於其他蓄財之所，倘若他們又找到了更值錢的東西他們就把已經搜集的拋在街上。而中國人則俯伏在家中，把他們的財貨都藏了起來以防避這不期然的劫掠。……當時在不列顛公使館的牆上刻有一個標語，「切勿忘記」……但是誰切勿忘記？

第二年中國又必須簽訂賠償損失的條約了。除了處分高級官員，在京都大街上作謝罪的表示，以及外交團的道歉，這一類的表示外，中國又被強迫交付了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賠款

，這一宗的款數真超過義和團直接作出的損失。(美國最後又退還了一部分；不列顛也照樣地作了。)此外，中國還必須允許列強在北京及北京沿海一帶的門戶設置駐防。這又是一次有名的凱旋。

這次結束義和團起義的條約，美國對中國的自動的條款也是值得注意的。美國在當時只是扮的一個相反的角色。他的記錄完全是潔白的。他並不要求擴展他的領土和勢力範圍，而且還拒絕了接收賠款，當給他的時候。他也不參加破擊城堡的事情，但當海口被擊開時，美國人便很快地和他人一樣地齊步闖入而要求同樣的權力。美國雖然沒參加盜劫但地却承認這盜劫的財貨——他簡直時時是在弄着虛假的，偽善的和法利賽人的態度。我們把自己放在無關的地位上，但當污陋的工作完成時却又堅決地爭議，要求和一切主幹者得同等的財物；我們感謝上帝，我們這不和他入一樣的人，我們這不合其他政府一樣政府！擊破廣東門戶者是我們美國麼？不是的。但在廣東時我們沒和英國人德國人或日本人享有同樣的一切的特權麼？但在一九〇〇年，中國正在好像要被瓜分的時候美國跨入了而經國務卿約翰孫核 (Gohn Hay)，與歐洲的勸解保全中國的存在同時又擬定門戶開放的政策即是一切國家在中國的機會均等的原則。門戶開放在這裏不能詳加解釋，他裏面是含有很多種的原因的。至於中國的逃出了瓜分是否是因為美國的努力，或是因為歐洲相互的猜忌而不能不用戰爭就可以分成也是很難斷定的。但中國總算逃出了瓜分。

無論怎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却未有些微的減色。他們只是進入了另一種方式即更高級的經濟的侵入——銀行，鐵路，

礦務公司，投資委員會，實業團，分布於全國的商務，商業的發展和貨源的開拓，完全都握在外人的手中；同時又借款，借款，借款，一次壓一次，而且這些借款都只少也帶有某種侵略中國的條件的抵押，結果就在前面築起了一個高大的障壁，簡直無論那一國倘若陷入了中國這種經濟的情形也是担負不起的，因此中國的財富上便預先布出了一個致命的契約。至於外面地無形的征服的戰綫也布滿了這含有人類四分之一的國家，這種戰綫伸展的勢力的強硬，更非任何鎗礮和駐防所可比及。

這都是一種進步的方式的侵略，但各國因相互排斥其他的統治權而起的勾鬥也更加洶湧，北京城中充滿了陰謀，賂賄和謀亂的勾結，每一國的後面都背有一個軍閥作背景，以期藉以實現他們的陰謀，每國都在竭力地阻止一切有利於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的事宜，中國自身一切能夠得到有利的發展的事情，他們也都一概不遺餘力地壓迫和阻止。英國反對德國，德國反對俄國，俄國和德國反對英國，英國和日本又反對俄國，而在一九〇四年的收穫則有日俄的戰爭。俄羅斯的勇猛地侵入了南滿洲里和中國北部，而且更開始向朝鮮進展，這都能給與日本一種致命的打擊，日本這時是非挑戰不可的，否則只有坐以待斃。最後他終於走到了戰爭，而且大快世人地獲取了勝利。他這次的戰勝對於中國將來的更將進一層的糾紛我們也是預料得到的，但這裏不必多講，我們能夠目擊俄羅斯被從遠東逐出，而日本又攫取了南滿繼而又獲得了朝鮮，以至在遠東變成了統治的勢力和世界的強國，這樣的事情，也就很夠足的了。不過我們要問，不管俄國或是日本，這樣

不顧生命和財產地戰爭，已經獲得的，或將來能獲得的，或者確實有把握能夠獲得的，是否能價值戰爭之損失的半數？

最近多事的十年：中國因推翻了滿清和奠下了共和的根基，而不承認過去的一切；世界大戰，當歐洲和美國都在從事為自己的生存鬥爭的時候，日本乘機向中國提出慘酷的要求——但未成功——而企圖把中國完全斷送於他的藩屬之下。而今日這幾年的結果則不只是作用了中國，而且布遍了整個的世界：中國國民的勇猛地覺醒，及在中國的主權上要從外國的壓迫和侵略之中解放出來；及同時而起的則為對腐敗政府的整個的破壞和對舊社會制度的全盤的顛覆，而堅決地企圖於最短期間在百般的壓迫之下改變了他的文明的基礎。

就在這時，正值我們放棄一切特權是極端困難而且是含有極大的危險的時候，他們却要求我們放棄。但這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時的，而是環境造成的論理。中國的歷史的基底百年前就已經被西方滲透了。西方的思想西方的態度的矛盾，鐵路和工廠以及與工業主義相伴的一切的產物，和百餘年來外國的壓迫和征服中國政府的侮辱，這都是必然的和必然的事件，反此則現在的社會將不能成立。同時刺激青年認識舊制度的不能把中國救出而對它加以反抗，這樣的相同的推動力，已經觸起了他們國家主義的思想和獨立的運動。他們已經進入了這樣的一種場合，就是百年來中國與外國間的關係，一切內在的健全的表徵，內在的生機，在中國民族必要採取排外主義才能達到；但却不知這排外主義差不多即是內在的康健的病徵。

不過在拋棄舊制度和奠立新制度的過程中，長時期的混亂也是必然的事實。中國現在正是在這種混亂的狀態中；這時正當我們急需我們的權力和特權來保護我們所投的資本的時候，他們都進行向我們要求取消一切的權力和特權。這合論理麼？那麼應該等着直到新制度已經完全達到和社會的安靜已經完全出現的時候再行交還麼？但在一方面，總合而論，人類永遠是不會合論理的，一種事並不是孤立的，而只是聯繫存在的環境中的一個。在第二方面，當中國人很和平地，謙遜地，和站在講理的場合，要求我們漸次地和逐進地放棄我們在中國主權上的惡作的一部分的時候，但他們所得到的答覆都是無情的鉄面，藐視的態度和婉曲的言辭。幾年前這我們應該放棄的很小的要求都拒絕了。但現在他們不要這很小的答覆了。他們要求整個的放棄，而且要求的極端堅強和猛進。從一九二六年後，他們沒苛刻地奪去了我們很多條約上的權力，把我們逐出了國內，而致使我們派遣軍隊去保護我們的生命和財產麼？他們幾年前要求的這小小的一點我們現在慨然地給與他們，但他們不接受了，因為他們明瞭了我們的給與是因為他們反抗我們的恫嚇。他們證實了他們自己，他們相信他們自己的確是有克服一切壓迫的堅固的力量。爲什麼不堅持到底，要求最後的勝利？

但對於我們，完全放棄則必要受極大的損失；完全拒絕則將要有武力的浪費，而這種浪費將遠過所得的代值。

但這裏，這帝國主義的結果，我們必須採摘一個。而那裏就有帝國主義在各地的歷史。 一九三一，五，十二。

音樂與美術

杜 宇

作為人間之宇宙觀念者，實為時間與空間二形式。是故吾人之一切思維，及一切表現形式，亦不外為此二大範疇所詮。今就思惟之樣式觀之，一切主觀的人生觀是附於時間之實在上，而一切客觀的人生觀，又是附於空間之實在上的。如所謂唯心論與唯物論，觀念論與經驗論，目的觀與機械論等，凡為人間思想之兩大對立的依據之所，結果皆在此處作其基準的。

然而，我們若就表現此種對立研究起來，音樂是屬於時間的，美術是屬於空間的。實際，音樂與美術就是一切藝術之母，亦即所有表現的範疇之兩極也。換言之，即是屬於主觀主義的一切藝術文學，則以音樂的表現為典型；而屬於客觀主義的，則以美術

的表現爲典型；故以音樂與美術兩者比較鑑賞，自能對文藝一般得到通徹的認識了。

音樂與美術，有怎樣顯著的對照呢？大概在一切的表現中，像這兩個對照的顯著把藝術的南極與北極典型地規範起來的是再也沒有了。我們先來講音樂。那悲多芬的交響樂，蕭燾的鄉愁樂，修伯特的可憐的歌謠，聖薩因的雄壯的軍隊進行曲，以怎樣情熱強烈的魅力，煽動諸君的感情呢？音樂在人心裏投以酒精，是像在烈風中點起火把一樣的東西。縱不是法國大革命當時的狂兒，然聽見馬賽曲的歌聲，而不狂熱地向街頭突進的是沒有吧？音樂的魔力是酩酊、是陶醉、是感傷。牠能將人的心導入感激的高所，像熱風一般地狂亂起來。或溺於情緒而流淚，或哀切已極而嗚咽。借尼采的比喻說：音樂即是德奧薩斯(Dionysos)，即是那希臘的狂暴的、好破壞的、熱風的、酩酊的、陶醉的、嗜酒的德奧薩斯神。

與音樂相對的美術，又是怎樣地靜觀的，落着的，睜着深沈的智慧的瞳子的藝術呵！諸君在聽完了音樂會的演奏之後，即刻再到美術展覽會去，在那種靜寂的柔和的落漠的光線與氣分之中，來往鑑賞時，對於音樂與美術，在藝術的根本立場上是正反對的兩極的事，定能知道了吧。即以會場的空氣說，在音樂演奏的時候是熱的，聽衆多感激如狂的。但在美術展覽會中，却是靜寂無聲的，人們都是在意味深沈的發光着那鑑賞的智慧的瞳子的。在彼處是「熱狂」的，在此處是「靜觀」的了。一方是燃燒着「情熱」，一方是澄明着「智慧」。

實際美術的本質，就是深入到對象的本質，把物如的實相把握着的直覺的認識主義的極致。這就是以智慧的瞳子銳敏的澄照到客觀的觀照裏面去了。故在繪畫的鑒賞，常如靜寂的秋空，澄切直感和不爲物動的靜觀心，與夫叡智的眼光。這在鑒賞者的心裏，有一種冷徹的，冰冷的水的美的感覺。因這個關係，音樂正是「火的美」，美術正是「水的美」。一方因其燃燒而美，一方因其澄照而美。這不僅限於繪畫，當然，一切的造形美術也是如此。例如建築的美，就是取其那幾何學的，數理式的均整與調和的；在大地之上有一種靜寂的，冰冷的澄照的觸覺。這是理智的靜觀美，而不是熱風的感情美。就是尼采所比喻的，美術即是智慧的女神阿波羅 (Applo) 所表徵的端麗靜觀的藝術。

由美術與音樂所代表的，這種顯著的兩極的對照，在其他一切的藝術上也普遍地把主觀的與客觀的相對照的。即一切主觀的藝術自類屬於音樂的特色，而一切客觀的藝術，在本質上即屬於美術的範疇的。若將牠在文學上研究起來，詩與音樂同樣是情熱的，高調着熱風的主觀的；反之，小說大概都是客觀的，和美術同樣是知的，冷靜地描寫人生的實相的。即是，詩者，「文學中之音樂」也，小說者，「文學中之美術」也。

然而言語的意味，因常附在關係上作比較的，故倘在關係上錯誤了，則言語的指定者也要錯誤的。例如函館是在日本之北，台北是在日本之南。然從北海道的地圖言之，函館是在其南，從台灣的地圖看台北又在其北了。故以詩與小說深入其內部統觀之，在那樣也有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在各自的部門內對立着，和音樂

型與美術型的分野的。先拿小說來看，稱作浪漫派與人道派等名稱者，概皆為主觀主義的文學；屬於自然派與寫實派等名稱者，又多為客觀主義的文學。因此前者的特色，是溺於愛憫的情緒中，或高揚道義觀與正義觀的意志的主張，一切都像音樂般的燃燒的。反之，客觀派的小說，則以知的冷靜的態度描寫社會現在的真象的。

在詩歌上，也有與這同樣的二派對照：例如在西洋詩中敘情詩與敘事詩的關係，如一般所說的，敘情詩是屬於主觀的詩，敘事詩是屬於客觀的詩。但是，把敘事詩說是客觀的這話的意味，並不一定因為牠是敘寫歷史和傳記而這樣說，却因為其中另有其他本質的深的意味的緣故。然而這個問題且留在後面再說，現在還是進行面前的議事。就日本的詩歌看起來，和歌和俳句的關係，就是把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作對照的。無論從詩的內容上看，或從音律上看，和歌的特色是音樂的；反之，俳句却是顯著的靜觀的，和美術的客觀主義共通的。若再就各個的詩派說，屬於歐洲的浪漫派與象徵派的詩風，概是高調着情緒的音樂感的，而屬於古典派與高踏派的詩風，則又重視美術的靜觀與形式美的。

這樣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在一切的藝術的部門內，各自顯示着顯著的對立。其實即就美術與音樂兩種典型的藝術上看來，在其自身的部門內，也有其左右兩黨的對立的。先就美術研究起來，一方有哥剛，萬果許，蒙琪，及詩人畫家白萊克等人，代表典型的主觀派的。他們這些畫家們，並不就對象以描寫物的實相，實是以主觀的幻想與氣分，用熱情的態度塗在畫布上，如詩人

一般的詠嘆與絕叫的。故他們這種態度，與其說他們是因畫而繪畫，無甯說是因畫而奏音樂的。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有像米加爾恩 賽羅，齊安，羅丹，賽薩奴等人，純粹以觀照的態度，確實地擋住了裏物的真相的那樣美術家中的美術主義者。

在音樂也同樣有主觀主義的標題樂與客觀主義的形式樂作對立的。所謂標題音樂，在近代與一般的音樂一樣，以「夢」與「戀」做樂曲的標題，在其情緒氣分上作為表情的音樂，其態度是絕對的主觀的。然而形式音樂的態度，却注重樂曲的構成與組織，其主要是由於依據對位法的 fuga 和 canon 的樂式，而構想成如造型美術一般的莊重的美：是極理智的靜觀的態度。即是形式音樂可稱為「音樂中的美術」，而與這個相對的內容主義的標題樂，正可謂之為「音樂中的音樂」了。

二十年四月。

本文為譯自荻原朔太郎氏所著之詩之原理內容論第二章，特此聲明。

新亞細亞月刊

——專門研究邊疆問題與東方民族問題之唯一刊物——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插圖十三幅

- 國際形勢下之中國的邊疆開發……戴季陶
 近年來蒙藏改革之設施與計劃……陸為霞
 人禍天災下之山東……張振之
 人民與東北移民……張振之
 滿洲之富源……梁敏時
 東三省之農業狀況……方保漢
 大連旅順之考察……曾問吾
 二十世紀的阿刺伯……趙簡子
- 新土耳其近况……蕭貽待
 波斯之今昔……斯頌熙
 南洋巨擘之東印度……印維廉
 中國邊境各民族之對華歷史與
 受治帝國主義的經過……華企雲
 亞洲園地三篇……
 青海漫遊記(續)……楊希堯
 南華紀遊……林競

附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 插圖
 開發西北的重要與其下手
 蒙新青藏經濟開發之初步
 新青海省之鳥瞰
 新疆之三大問題
 開發西北河套之計劃
- 蒙古種族是那裏來的
 外蒙古之今日
 移民墾殖與民族生存
 亞細亞民族復興運動之前途
 新加坡築港與太平洋
 西婆羅洲之現狀
- 英國統治印度的組織及其趨勢
 二十世紀的阿拉伯(續完)
 亞洲園地(六篇)
 青海漫遊記
 南華紀遊

發行部：上海白克路懷德里
 編輯部：南京成賢街四十九號
 定價：每月一元二角，半年六元，全年十二元
 零售：每份五分
 郵票作實洋計算
 歡迎直接定閱

流浪之日

淺原六朗作 姜宏譯

有一個少女向蘋果園走來。

在綠色的空氣裏，那潔白的面龐，看去是花兒般的美麗。

她沿着滿灑了碎影的林下的幽徑珊珊地走來，一見她腰間束着的紅色的毛絲綾帶子，使人不由的聯想到法蘭西的風景。

雲雀飛在空中宛如一顆黑點，不斷的唱着嘹亮的歌子。海中輪船上響來的笛音，穿過山野間的白楊，在漂渺的餘韻裏留下了淡淡的旅愁。

點綴在遠景裏的少女，轉眼間，那白色的素足踏着青青的草兒沿着小徑急急的走到近前來了。

我吹了一個口哨，宛如Rarp。

她聽了我的口哨，便停住她那急急忙忙走動着的步兒。

她一見我在草地上吸着煙時，立刻露出水銀一般的珠圓的微笑，但不久即低垂了眼臉，緊閉了嘴唇。

我想：她怎麼不像往日那樣跳跳躍躍如伶俐的小狗兒似的歡欣呢？我覺得寂寞。但是過了片刻，我便由這少女的表情上，看出她一定有別的緣故而憂悒的了。

「里姑兒，怎的了？爲什麼生氣？」

少女堅決的搖搖頭，低垂了眼臉。

「阿！里姑兒有什麼不愜心的事呢？難道媽媽不讓吃零食嗎？……」

我以那像周圍的景緻似的鮮明的微笑，說了這句話，但她並沒有露出什麼愠愠之色的樣子。

「怎的了，里姑兒，不坐下玩玩嗎？」

「不玩！」

她好不容易才以那莊重的臉色答了這句話。在我無甯覺得她這種莊重的臉色有點可笑的，因爲這種莊重的臉色完全失去了少女本來的天真，給予人家一種可笑的印像。

我在草地上陡然大笑了。

「里姑兒的臉色好莊重哪，看了里姑兒莊重的臉色宛如聖瑪利亞悲戚時一般的寂寞呢！」

她手中擎着一個包袱，在我的笑聲中，她一面包裹着包袱，而面部的表情，更加一層莊嚴了。

「我很着急呢！」

「上哪兒去？」

「請醫生去！」

「請醫去？」

「是的，家母的病很沉重了，所以我很着急，我是由此經過……！」

我像被太陽一直晒到傍晚的青草似的，萎然垂下頭了。

「里姑兒請寬恕！阿叔剛纔不知道令堂欠安哩！」

我是剛出學校的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在這不過十四歲的少女面前，不禁覺得有無限的悲意了。

「我很焦急呢！」

在少女的漆黑的瞳子裏，盈滿了眼淚。

「里姑兒，我送你去吧！」

「不必，我自己能去。」

真不像從前見面時的少女了。她是在一心掛念着母親的病吧？所以拒絕了我。不一會，她便穿過菓園遠遠的走得看不見了。

★ ★ ★ ★

青年時代的浪漫，其中含了放浪之日的歎息。那時候的我，在北海道的小樽和札幌可以說是在很涼爽的夏天裏渡過了。

在札幌，我很願意在這帶着原始的底情調的郊外的平原上散步。小樽的港口，有一種植民地似的流浪的陰影，街上劃成的曲線和札幌的直線對照起來，這海港的陰影，更加上了一層濃厚的色彩。

在這小樽的街之端的小客店裏，我將這無目的光陰，一直聯

續着過了一個多月。

我之認識里姑兒的母親，也就是這時候的事。

「里姑兒常常呢着我講關於東京的事情給她聽。」

「東京很美麗嗎？」

「呵！美麗的！但是里姑兒這邊的小樽也不壞哩！」

「不！小樽是不行的地方啊！所以爸爸就死在這裏哩！爸爸是在這鎮上的齷齪的酒場裏爛醉着死去的！」

里姑兒對於父親死去的情形很詳細很清楚地記得，她這樣講給我聽了。她憎惡這小樽之街市。

當初還不知道爸爸已經死去的那天晚上，里姑兒爲尋找爸爸，在街上各處跑着，跑遍了每條街，總尋不見爸爸的影蹤，里姑兒以爲爸爸一定又是吃醉了酒睡在那一個酒場裏了，於是便由這酒場跑着找到那酒場，但終沒有尋找到。像爸爸一樣吃醉了酒的骯髒的漢子們，常常向着到酒場裏來找父親的里姑兒噴着含有臭味的酒氣：

「你的爸爸嗎？不在此地呀！」

這樣大聲呼喊着，這時候，里姑兒並不覺得難過。只是一心想把醉了的爸爸早早地找回家去。她一心的移動着小小的脚步，從港街的這條小巷走到那條小巷。

最後，找到的爸爸是躺在一家齷齪的酒場的牆角下，身體已經冰僵了。里姑兒還不知爸爸已經死去，以爲仍像往日一樣吃醉了酒如一堆爛布似的睡着，不料走近前去呼喊爸爸，不見爸爸答應，又伸手試了試爸爸的身體，這瞬間，她本能的知道爸爸已經

了死。於是冰樣的寒冷與恐怖一同從她的手上電流一般的傳遍了她的全身。

里姑兒嚶啾的哭起來了。在酒場裏的人，聽了這火一般的哭聲，這才知道里姑兒的爸爸已經死了。

這件事情，里姑兒和我翻覆的說過數次以後，才嘆了一口不像少女的嘆息。

我一想到這不過十四歲的少女，竟經驗了這樣的一段悲慘的人生的時候，立刻引起了我痛楚一般的感情。

「但是里姑兒……」

我靠着她的肩兒，坐在公園裏的椅子上眺望着海說：

「但是里姑兒，里姑兒是很聰敏的姑娘，所以快樂，幸福都像聖誕節的菓子似的飾在里姑兒的將來上呀！」

我這時候的感情，如彼士敏斯凝錮住了一般，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她。

少女凝神的看起海來了，於是接着說：

「在我，並不希望什麼幸福之類的事了，我只盼望能夠和母親在一塊兒過活，我就很滿足了。」

北海道的盛夏，宛如帶了春天一般的鮮明和爽朗一起在海面上發亮，有着二枝桅杆的白色輪船，衝着波浪駛出小樽的海港去了。

「當初我們也是乘了船來的呀，那時候，家父還很健康，並且也不吃酒。」

「那麼你爸爸怎麼才開始吃起酒來的呢？」

「不知道呢！不過聽母親說，爸爸因為一生有許多多難言的悲痛，所以這才吃起酒來的。」

「現在你母親還操作一切的事情麼？」

「嗯！像洗衣，縫紉一類的事情，並且養着雞。在晚上便講種種的故事給我聽。」

就這樣，我因了里姑兒的介紹便和她母親認識了，我這才知道這少女很像相母親。她的母親是具有一種嫺雅的美和寄居於零落之巷的人所不能想像的賢淑。

好像並沒有遭逢着父親在酒場爛醉而死去那樣的可憐的境遇似的，母女二人住在那兩間很舒適的屋子裏，窗上掛着潔白的窗簾和庭前種着些波斯菊之類的花草，以此完全可以表現出母親愛美的情趣來了。

所以在不追談死去的父親的時候，里姑兒在母親面前撒嬌，在我面前撒嬌，像一隻跳跳躍躍的小兔兒似的快樂的過活。

★ ★ ★ ★

在蘋果樹下吸着烟的我，思索了那少女近乎嚴肅的真摯的面龐，在那真摯的面龐上，我很了解這一心在掛念着母親的少女的心了。

我一跑回客店去，立刻拏了那不大充實的錢包，接着跑到街上去買了牛乳，菓子和一束鮮花。

我站在少女的家門前，一心待着少女歸來。

不大一會，她胸前抱着藥瓶，鼻端上沁着汗珠從外面回來了

「里姑兒回來得好快呀！」

少女仍露着一種和剛纔在蘋果園下見面時一樣的正莊的面情，抬頭看見我了。

「阿叔也打算來看看你母親的病哩，但……」

「歡迎的。」

她這樣說着便低了頭，走進屋子去了，竟把我冷冷地拋在門外。只要一看她這種恍惚的舉動，就很可以知道她掛念母親的心了。我立在雞埕前，一直等到她出來叫我。

不久，她才伏在窗上用低聲招呼我。

走到近前去，她把嘴靠近我的耳上細聲說：

「阿叔！媽媽不呼吸了呢！一點也……」

「你的母親？」

「並且我呼喊也不見回答！」

這時那少女的緊張的眼神，一直到現在，我仍不能忘掉，他的眼睛連閃一閃的餘裕都沒有，那淚兒就如線穿一般的滾下來了。他的眼睛刺痛了我的心懷。

「不要難過，阿叔就進去看看。」

雖說輕緩的拉開了門，但我的心却很焦急的進了屋子。在她母親的瘦削臉兒上徘徊着一層黑影，眼睛緊閉，那枯黃乾癟的皮膚和拋開來的細弱的手臂，這種印像不禁使人聯想到死。

我把耳朵挨近病人的嘴唇，覺得只有一絲細微的呼吸，這種呼吸似乎是因為病而低微的，却又像是因睡眠沉靜之故而低微的。

「阿叔！我母親的病不要緊嗎？」

她極力想從我口中得到一個確切的答覆，所以用力的問了。

「不要緊，母親現在正在睡着哩！」

「給母親吃藥吧？」

「現在正睡着哩，等醒來的時候再給母親吃吧！」

她時常不安的看着母親的睡容。

「暫到外間去吧！在這兒談話會驚醒母親的。」

少女立刻溫順的點了頭和我一同走到外間。

「從幾時病起的，你的母親？」

「已經一個星期了。」

「是到公園去散步的那天嗎？」

「就在那不久以後……」

「醫生來診察時，說了什麼呢？」

她露出了一種異樣，將臉兒轉到旁邊，似乎不願回答我問的話。

「並沒有說什麼？」

在這轉在旁邊的少女的臉兒上，彷彿竭力抑制着一種不能控制的感情，於是她終於陡然地撲在我的胸前將臉兒伏在我的膝上，不出聲的被激情顫動着全身的，哭泣起來了。

我在起初，還不明白她的感情爲什麼突然起了這種變化。她激烈地顫動着她的肩和背。抑制着聲音在哭泣。

「里姑兒不要哭了！你不和阿叔說通，阿叔不明白哩！」

她暫時仰起了臉兒來，仍露着剛才那種緊張的神情。

「怎麼了，里姑兒爲什麼哭呢？」

聽了我這樣問的話，她的眼中重又流下淚來，但她却並不去揩它。

「醫生再不給母親診察了。」

這樣小聲說。

我陡然吃了一嚇，後悔自己太不善於觀察了。

「但是，里姑兒你不是去取藥來嗎？」

這是母親寫在紙上叫我去取的，這還是當父親在世時，醫生給母親診察時開出來的藥方。現在就照這藥方去取的藥。」

與其說是少女的眼睛，無甯說這是我的眼睛潤溼了。我把手放在臉上遮掩了淚水，一面眺望着庭院，抑制了我這幾乎哭了出來的感情。

★ ★ ★ ★

從那以後，我每天到她家裏去訪問了。這少女只有依靠了我一個人，母親的病像快要熄滅了的火炎似的漸漸衰微下去，漸漸更加瘦弱了。

不久，我接到了父親叫我回東京的電報，我便不能不和北海道告別了，和北海道告別雖然不是什麼可悲的事，但，拋棄了這病着的母親和少女而回去是不能夠的啊！

我打算至少以父親匯來的旅費去請醫生給她母親醫病，但當我拿了匯票取錢回來走到她家的時候，她的母親已經不需要醫生了，她的母親像斷了線一般地絕氣。

那時候的情形，我不忍再去細細的描寫了。

惟有那時候的她，那種勝人的堅強的心情，我是永遠忘不了

的。

她把屋子打掃得清清潔潔的，讓母親躺在裏面，折了院子裏的鮮花供在枕前。對於隣人的弔慰也遇到的答了人家。

臨葬的那天，全仗了住在根室的親戚家的人們來幫助，這才葬了去。

當我將回東京的前一天，我和她帶了幾種母親生前喜歡的鮮花去供在墳上。

少女和了手，久久地垂了頭。在她浴着將近秋天的白色的陽光的側面的臉上，有一種超過美麗的莊嚴。

在歸途上，兩人不知不覺走進公園去，一面眺望着白楊灑着影兒的小樽的街路，一面靜靜地傾聽着海中汽船上的笛音。

我想收藏起我的傷心來，但這怎能夠收藏得住呢？我一直到現在仍未告訴她我明天就要回東京去的消息。

但是，在我這怎能夠說出這樣殘忍的話來呢？因為這少女早已把她全部的運命全部都托寄於我了。

就是我自己對於這少女也不能不承認不是拏着一種戀的情感去愛她的。

黃昏時分，不知什麼時候我們在這公園的椅子上緊緊地擁抱起來了。

✱ ✱ ✱ ✱

這時在流浪之日的我的回憶之一頁。

從那以後，一直到現在已經經過十年了，對於第二天即行別去了的那少女的記憶，在我不僅是單單的一種記憶，並且是每逢

一想起來就覺得一種刺痛心胸的悲涼和懷念襲上心頭的記憶。

現在我常常想：如果再有機會到北海道去，一定到小樽去獻一束鮮花於那少女的母親之墓前。

(完) 五月七日

新 東 方

週 年 紀 念 特 刊 目 錄

時事插畫
時事述評

甘歐協定

印度國民會議第四十五次大會

日本新內閣之前途的黯淡

緬甸革命應注意的幾點

巴勒斯丁的土地問題和英國政策

漫 畫

本刊週年之回顧與前瞻

最近太平洋國際角逐之情勢

中國革命與教育

中國革命與滿蒙問題

中國革命之經濟的解釋

中國經濟問題與物價消長之近況

金貴金賤對於中國經濟建設的影響

經濟帝國主義與東方

東方產業及其勞働之特質

國際帝國主義經濟的危機與東方殖民地革

命的高漲

東方之新婦女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一九三〇年朝鮮運動之概況

台番暴動的眞因

南非洲勞働狀況

明清以來西人東來之路徑及其迥遷的次第

通 訊

組織東方民族國際問題之討論

答成聖昌

關於改良本刊的幾點

答俊人

反帝國主義運動週

書 評

滿洲外交史述略

東北亞洲搜訪記

日本帝國主義與東三省

東方問題研究會章程

一九三〇年東方大事記

最近與本刊交換刊物之一覽

本刊第一卷全目錄

編後

苔薇司詩抄

杜宇譯

閑日月

這叫做什麼人生充滿了勞心，
沒有半點時間可去佇足眺瞻。

沒有時間去立在茂葉的樹蔭，
長久地凝視着那牛與羊之羣。

沒有時間每當我們經過森林，
去看草中覓果的松鼠的隱身。

沒有時間在杲日朗朗的晝間，
看耀滿星星的溪流恰如夜天。

沒有時間看美人秋波的一轉，
死釘她那雙舞足看怎樣迴旋。

沒有時間待看她微笑的俏眼，
及待聽她口中的豐富的語言。

似此可憐的人生充滿了勞心，
沒有半點時間可去佇足眺瞻。

標本

這是一個良好的標本，
得自一個小蛺蝶；
在粗糙堅硬的岩石上，
能夠安樂的休息；
沒有個朋友只孤獨地
在這堅硬的岩石。

我的寢床也堅硬如石。

我也無任何牽慮：

我將去製造我的快樂。

像一個小小蛺蝶；

那快樂的心能使一塊

石頭變成一朵花。

死的遊戲

死與我只能玩一次勝負——

假使我是孤獨的生活着；

關於愛者的被殺與被奪，

再不會有那類事打擊我。

今天他奪走我鄰人的妻，

遺留下一個小小的嬰兒

躺在他父親的懷中哀啼；

像午夜的風十分的猛烈。

每時都聽到嬰兒的啼泣——

告訴我媽媽到那裏去了！

死不能同我玩那類遊戲，

假使我是生活着孤獨的。

月

月的美擾撼了我的心臟與魂靈，
哦明月啊你是那般溫柔與澈澄；
你的美使我像一個憨態的兒童，
大聲地呼喊着想佔有你的光明：
那兒童把兩臂高高地伸向蒼空，
想把你緊抱在他的溫暖的柔胸。

今夜縱使鳥兒鳴囀於各處枝頭，
以你銀色的光輝透過牠的咽喉；
讓我只這樣地深深地對你沈默，
這無言的沈默勝於鳥兒的美歌：
一個迄聲力俱失地你的禮讚者，
是比一個善叫的夜鷹偉大得多。

兩羣

白羊啊現在你意欲何往，
你想遊步於那青青山岡，
和那山上的白之羣合併，
去分享他們的傲慢驕矜？

羣羊啊你將停步於何方：
但當你到了那邊的山峯，

你將發見那山岡的白羣，
是幾片白雲在空中飄蕩！

羊

有一次我在巴特姆兒城，
一個人過來向我開了聲：
「請來我有一千八百頭羊，
想趁禮拜二的潮汐航行。」

假若是你願意與我同行，
我將酬報你五十個先令，
領帶着這一千八百頭羊，
從巴特姆兒到格芝哥城。」

他即刻付給我五十先令，
和千八百頭羊上了航程；
我們很快地離開了港口，
我們不久就入了深海中。

在我們出海的第一夜中，
羣羊的心神倒還算寧靜；
第二夜牠們就揚聲哀鳴——
風中嗅不出牧場的草香。

那可憐羊到處嗅找綠場，
鳴聲嗷嗷使我不能入夢：
就是酬給我五千個先令，
我也不再與羊二次航行。

前年冬，我閒居於觀象山一小樓中，長居無事，除到山上踏着落葉散步外，輒蟄伏於斗室中吟哦詩篇以自遣。由於當時心情的激變，不知怎地忽然愛其田園詩人來了。於本國詩人中則獨愛淵明，於英詩人中則愛曼斯斐兒(Masefield)和苔薇司(W.Davies)。前者是被他海洋的讚歌所誘惑，後者是歡喜他的純真自然。我那時覺着他們三人才是第一等的詩人。他們三人的詩有一種共同性的：就是不談深遠的哲理，不帶冥想的氣味。他們都是自然的平民的詩人。就中苔薇司的詩是尤其平民的。這幾首詩就是那時候翻譯的。因為當時不知怎的愛上所謂「方塊詩」，所以就以「方塊詩」體譯成了。就中有幾處為強使字數湊齊，故不無牽強詰屈之處；然自信尚忠於原詩，此為堪可告慰者。關於作者的較詳細的介紹，讀者可參看拙作「現代英國詩歌」一文（載於本刊一卷一期），茲不多贅。苔氏詩才洋溢，詩集不下十數卷，就中以一九一六年及一九二三年出版之自選詩集為最佳，此為氏親自選集者。氏詩之精華，悉包括於此兩卷中，上所譯者，即由此選集中譯出。

二十年六月譯者追記於青島。

父親走的晚上

司徒照

六月七日晚第X次車，在XX站上，上車的人羣中，青年季子爲父親買了車票，父親自己攜了他的古舊的黃烟色的提包。他們隨了別人出了站室，上了停着的三等客車。

年老的父親因多年刻苦而枯瘦的臉上，分明帶着感傷的神色。

父親找了車位子坐下了。季子立着只把眼睛看了揭開的窗子外頭去。

還有若干人在上車，季子掏出懷裏的一只表看了，還差二十分開車。

灰白色的若干燈火下的XX站，彷彿含了神祕的哀愁羅。

一些雜亂的東西的影子，在他的腦裏閃動着，然而是一瞬間他就把這些影子避除去。

但眼睛始終望着窗子外的季子，忽然聽了父親的微聲的嘆息。

在另有人走來要坐到父親對面時，季子才轉過頭來。

「父親此時就走了，而在未帶一點歡喜的心情而走的父親面前——」季子看了父親的面上，思索了一下，終於找不出一句要說的話。

月台上的銅鈴打了。

「我回去了罷，車就開呢。」

「下去罷，睡過一覺，明晨就到X站。你……」父親似顫聲的說。

再望一下父親的臉，便與父親別了，下車來了。

站在月台上，聽汽笛鳴過，車已向前行動。季子出了XX站，在馬車嘴啣而過的路上回頭走着。

青年季子行在路上，祇將父親在火車上的情色想像着。——
「啊！可憐的父親。」

季子行在他居住的一條靜寂的街上了。又已到自己的門口。

按了電鈴，裏邊小林姑娘出來問了一聲，她就把門開了。

暗黑中，握了小林姑娘的手。

「同母親買東西回來，聽大姊說你上車站送你父親走去了，爲什麼你父親只來了兩日就走呢？」小林問着他。

黑影裏，季子笑了。他與小林同上了樓梯。

「今晚上功課預備過了嗎？」

小林姑娘常在晚上坐在季子的面前，預備着她的功課。淡藍的燈光下，她的蘋果樣帶紅潤的臉兒，很覺可愛的啊。有時使季子醉了一樣的看着她。曾有時她在他對面念着書，或演算題。他呢，並無事可做，就隨便拿起一塊炭筆，描着她的姿勢。他微笑着說：「再來一個別的姿勢罷。」

「明天的兩個算題你給解解罷。」小林下樓去，一時拿了她的初級數學上來，找出她所難的兩道題。

「大姊沒給你解嗎？請她給你解了罷。」季子因為自己今晚上腦子似乎昏亂。

小林看了他，不知為什麼今晚說出不給她解題，她心裏立時有點不高興了。

「噫，怎的，要我解嗎，我——」季子把她的書拿了看。

小林於是告訴他；

「大姊，同母親生了氣哩。」她大姊是常與她母親生氣的，所以季子並不去問她為什麼又生氣了的原因。但因為小林姑娘說到母親，季子便一面又想到了自己母親的面孔，一面為小林把一道題解下去。

六年前在家裏時，母親的面上就滿是皺紋，這幾年中，怕是皺紋更深刻了罷。

算題解完，小林猜疑的神情說：

「你如何今晚好像憂鬱着呢，不是嗎？」

季子理了她的額前的髮說：

「好好的，沒有什麼。」

她拿了她的書，和解出來的算題，對他說：

「那你安安的睡覺罷。」

他向她說了一聲「晚安」，她笑了一笑，就下樓去了。

父親是前天從家裏來的，季子一見到父親的面，就很難過。自己並未問父親如何，父親却先問季子的身體是不是很不健康。父親溫和的問語，使季子不能回答了。多時以後，他才問了父親爲何出來。而父親，祇在他老的面，露出暗然的笑容，搖了搖頭，說：「祇不過出來看看你。」這使他聽了如何難過呢？後來父親又告訴他，他的大哥，一個性情完全與他相反的大哥，三月前在XX犯了某種嚴重的罪名，禁在XX的牢裏了。父親說着眼裏流出淚來。

「那時爲何不寫信告知我呢？」季子聽了大哥的事，望了父親的臉問。

父親沒有答什麼。

.....

當家境已很是困難，而少年的季子，得百分的勉強去進入中學時期，青年的大哥，一個受過初等師範教育的大哥，已在外邊好幾年了，那時大哥，就很有一種似乎是「英雄氣概」罷，他到外邊，本是去學識某種可求錢的事，但大哥就很不依別人的意見，他要幹一些據說有危險性的而不能使父親明白那行爲的事。因此家裏對大哥是早就取了任其自己的一種無望的心。而不用說，從那時父親是把多少爲父親的所常有的希望全加在季子身上了。

「我們那裏的景象還過得下去嗎？」季子偶然想起來似的問父親。

「哦！景象嗎？」父親也並未答他。

其實季子總然離開了故鄉幾年光景，但他如何不知那正在某種淫威下的故鄉的農村的破產的事實呢。

他在故鄉的中學時代，就不知為何對那故鄉抱着萬分的惡感。所以他離開故鄉後，從沒有再想到過他的故鄉。

父親這兩日中，心裏是如何呢？而他今天一定要回去，這時他已在回去的途中的火車上了，這時火車行在黑黝黝的長途裏，車上的父親從窗口望着黑暗的不可捉摸的原野，心裏是如何呢？

.....

小林姑娘下樓後，季子的心被某種暗藍色的感情佔着了。

馬蹄鐘滴達，滴達的動着寂寞的低弱的單調音響。

是十一點四十分時候。

季子有憂鬱嗎？

.....

燈已撐熄，躺在牀上，但總不能入睡。

「今夜是失眠啊。」他悶燥的身體反覆着。

想起昨夜與父親睡的時候，父親反側幾次，終於對也多時並未睡的在籐椅上的季子，說出似乎又不願說的話來。

「季子！」先低叫了一聲。

「唔！」

「我想你……是你母親的意思想爲你結了婚罷。她盼着你回家，你自己的意思是如何？母親上了年紀的人呀。」

聽了父親突然的話，藤椅上的季子默着了。

他即刻在想，這怕是父親所以來的意思罷。

「母親未寫信給我，就已給我訂了婚嗎？」他忽然想起來的，從藤椅上爬起來問。

「還沒有的，不過母親的心意在鳳子，若你……」

「鳳子？」

「姑母也同意，鳳子自己怕也願意的，祇你……」

季子不能即答出來，他默了一會才說：

「母親爲什麼老想着我結婚這樁事呢？我並不想要家裏在這事上操心哩。」

他似感到點難堪的，又倒下了；

「她們以爲你與鳳子自小就很相愛的啊。」

父親又說了一句。

季子不答什麼，父親也就再沒說什麼。

.....

「啊，今夜又是失眠。」活動了一下，拳頭打在本牀的邊緣上。

忽然他欠起身子，把布窗帘掀開，微弱的月光悄悄透進來，照着他半邊灰白的臉上，他坐起來了。

「吃藥水嗎？」想到前幾夜失眠，預備的一瓶安眠藥水，放在牀底下，伏身下去摸着一隻扁的小瓶子。

將尙剩有小半瓶的藥水，搖動了幾下。

.....

藥水未吃，瓶子的軟木突兒也沒揭開，他却把瓶子放在枕頭底下去。

慢慢回手，又把窗帘閉上，月光仍被送出去。

「鳳子！」再躺下去的季子此時想起了鳳子。

鳳子是姑母的養女，她自八歲死去了母親，給他父親交給了季子的姑母養育。季子在中學時，鳳子也在小學念完了書，但她並未能再上中學念書。

十七歲的鳳子與完了中學後的季子，真的是曾有愛情發生過。不過祇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因為到外頭來上大學，就與鳳子離開，在學校裏讀着書的季子，是時常想到鳳子，但祇能上得一年大學的季子，在一年後就不得以而另換了一種情境。從此過起放浪生活的他，因為種種原因，是早把鳳子忘了。直到昨晚上，父親提起了她，他才又想起從前的鳳子了。

「鳳子還未嫁人呢。」

煩燥着的季子又在牀上反轉了一次。

一個細雨濛濛的夜，鳳子是白天才從姑母家裏來，母親是早睡着了。此時鳳子被叫到自己屋內。

在燈火下，鳳子紅潤的兩頰，微羞的眼光，更顯得美了。

「你要說什麼？」鳳子微笑着說。

「說什麼嗎？沒有什麼的。難道你這時就要睡嗎？」

忘記了鳳子又說什麼。

「我當說嗎？你今晚太好看了。」故意說出來。

鳳子低了頭。

「我要你給我一個……呵，你。」

樣子立時變做很正。

「什麼？」

爲了她的裝正的問，也說不出什麼了。

「怪我嗎？」

又低下頭去。

「我在想一些美的夢，你猜 夢是 於那一類的？」

停了一忽兒，又微笑了。

「你想的在你心裏，別人又看不見，如何會知道，有什麼可猜的。」

「非猜一下不可。」

忘記 說 了什麼。

「猜一下罷。」

「想到外頭的雨愈下愈大罷？」但是說了又笑出來。

「雨下大在屋內會不知道嗎，又沒睡着。」

「那我不知道你。」

握住了柔膩的手。

「幾天以後，我預備要走了呢。」

似乎給她意外。

「到那裏去？」

「不一定，一走就不再回來了。」

似乎又給她一驚愕。

「那麼，到底是到那裏去？」

「不一定，或許……」

溫柔的投在懷裏了。

「給我一個罷。」

鳳子似溼潤的眼抬起來看了一眼，唇——

.....

「啊，鳳子。」不知覺的幾乎叫出這名子來。但立刻清醒一點，覺得又煩燥了。

「睡不着了。」索性搓擦了幾下眼皮，伸長了下兩臂，使更清醒些。

起來撐開了電燈，無意的看了一下鐘針，是三點十分。

索性不再睡，拖了鞋子，到桌邊坐起來。

隨手在桌上拿過一本近代美術史，翻開皮面，在第一張空白的紙上，隨筆寫下去。

父親走了的晚上，我失眠了。

雜亂的思想，使我煩燥。

(父親爲甚來這一趟呢?)

鳳子，是父親昨夜提起她來。

又橫斜無秩序的更隨便的寫着——

(空虛，矛盾，)

(失眠症。)

啊，大哥坐牢，我疑惑他死了呢。

失眠的夜，大哥坐在黑暗污穢的監牢裏。(臭蟲吮血。)

另翻開下一頁，季子寫着——

小林今晚上教我給她解算題。小林，可愛的小林……

.....

.....

十分疲乏的季子在這夜已將過去的時候，竟恍惚的睡着了。
但精神的不寧，夢是隨其而來。

陰雨密佈的天，自己似失去了感情的抑制力，走入了深密的森林，不知走了多遠，腿上十分疲倦，無力的似要睡在樹下，而又倒不下身去。

似要張開無力的喉嚨來呼喊，但緊張了大的口，不知如何能喊不出聲音來。

「我有力量，力量啊。」自己心裏是如此痛苦的想着。

眼前很模糊，又似很清楚，腿部乏倦。

飛奔而來一個什物，彷彿是一隻猛獸，啊，撲來了，胡塗的跌倒了。

胡塗的另睜開眼，猛獸不見，但真的胸上隱隱痛着。

似乎森林外有巨風，狂暴的怒吼起來。

自己又跌倒了，模糊了。

.....

耳旁彷彿有人呼喚自己，是女人的聲音，心裏胡塗地想，是鳳子，又想是小林姑娘。

胸上隱隱的痛着，再睜開了眼。

「大哥！」

「季子！」被大哥拖起。

.....

是另一個境地，但不知是在何處。

「大哥，我——」

「季子，記得我曾對你說過，不要憂鬱，不要常自尋苦悶。」

「.....」

「是青年呢。」大哥厲聲的說了，便大踏步走子。

「大哥，慢，你那裏去，我同你走！」

「暫時到牢裏。」

大哥走遠，自己追上去，但啊啲又是一交跌倒了。

「慢！」季子一反身，醒了。

一夜失眠的季子，僅得睡了半點鐘的覺，而又似乎也祇做了一個夢就醒來。

這父親走了一通夜，是如此過去了。

季子醒來在想着父親來時告訴他大哥的獲罪時，眼裏會流着淚。

「啊，可憐父親。——大哥——」

是四點四十七分的時候。

夜真的是如此過去了。

六，二四夜。(留)



新北方月刊

東北專號 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要目

爲什麼要刊行東北專號	劉不同
東北國際關係的推移	郭世珍
東三省之富源與南滿鐵路	李吟秋譯
俄國在東北勢力的今昔	鸞坡
日本在東北實行二路侵略之概況及吾人應取之對策	曹漢奇
英人覬覦下之東三省	George I. Shaw 著 高波譯
東北商業各種現象的考察	郭思正譯
東北之幣制問題	張志剛
東北之教育	張獨菲
東北地理與農林牧畜業的概況	露莎
三十年來的東北工業	原橫泉
東北移民問題之研究	時君
擬請試行甘末爾金本位制以救東三省財政金融意見書	李政
東三省犯罪現象之研究	徐雍舜
蘇俄勢力下之外蒙古	I. I. Serebrennikov 著 馮華德譯
蒙古之政治史要	郭之助著 中西伊之助譯
撫順炭礦	劉宇編
國民會議始末計	編者

定價目：本半年一元，東北專號每册五角，大册每册一元，洋角四分，普通每册三元，通每册三元，每册二元，每册一元，每册二角，每册一角。

新北方月刊出版社

天津義租界東南馬路十六號 (社址)
電話四局六十七號 (七)

歡迎直接定閱及代理推銷詳章函索即寄

中 夜 曲

艾 牟

男

女

遊人二三

夜。公園。月光。園之左是海。幕開時月光洋溢地照澈了全園。遠處潮音歷歷可辨。

男 (踽踽園中，若不勝焦灼狀。忽又出錶視之，自語。)八點了。怎麼還不來？……(看見面前一長椅，坐下了)坐下歇歇吧。從七點就來了，直等了一個鐘頭。許是她吃飯吃晚了，並且路又那麼遠……(忽作疑狀)她能不來？(搖頭)不能……不能……昨天她說的那樣斬釘截鐵地……(後面有人步行聲。)

阿真！阿真……（不應，履聲漸遠。）走過去了。……不是她，……也該好來了……女人真是沒辦法，說是來，但又不守時間！……

此時從右邊修剪得很整齊的短松叢裏，現出一個白衣的女人的身影，在月光皓潔下，顯得非常美麗。看見男坐在椅上，想嚇他一下，輕步移近，用手從椅後掩男雙目。

男（嚇了一跳）誰！誰！（捉住掩目的手）阿真嗎？真是惡作劇，怎麼才來？

女（放下手）……女人真是沒辦法……說來，但又不守時間！……

男 別鬧。快坐下。我問你，怎麼來的這麼晚，叫人等了一點多鐘……

女（坐下）還說哪，差一點不能來呢。吃完飯來了一個同學，坐下來，就是不走了。以後我說我還有事要出去，牠才走了。接着我就跑來了。我知道你一定等急了。

男 等急了，一點也沒有。女人總是這樣的。（略待怒意）

女 那末，倘若我今晚不來怎麼樣？

男 那我就在園中坐一夜。

女 一直坐到天亮嗎？

男 直坐到天亮。

女 你不害怕？

男 害怕有什麼辦法！反正我是被人欺騙了！

女 欺騙？誰欺騙你？

男 你若不來不是欺騙嗎？那末，我就睡在這橙上，也許半夜會給狼吃了！

女 (畏懼)這裏有狼嗎？

男 (故意要嚇她一嚇)有的，或者還有老虎呢！

女 (站起來，作欲走狀)我要走了，我害怕！

男 (牽住她)不要怕，有我呢！

女 那末倘若真來了狼怎麼辦？

男 (笑)這兒那裏會有狼，我哄你。

女 你故意來嚇我？

男 不是嚇你，我剛才實在有點煩……

女 你生我的氣？

男 沒有，沒有，一點也沒有。快坐下，親愛的。剛才我等你實在等得煩……但是你一來，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快坐下，我的乖乖！

女 (坐下)

男 (持女手，吻之)阿真，我的天使，今晚上你真美啊！

女 (微惱)又要滿嘴胡說了！

男 不是胡說，這是實話。今晚上，我簡直有點不認識你了！你的美麗，使月兒都爲之減色！穿的那樣的素，在月兒的清輝下，我以爲是天上下來的女神呢！不然，就是那林中的仙女了！阿真，親愛的，我是怎樣的愛你呵！（擁之於懷，欲吻之）

女 (掙脫之)不要再那樣稱呼我了，男人的嘴總是乖巧的！在最初愛一個人時，總是什麼天使啊，女神啊，滿嘴的亂叫，去聽

合女人的弱點。一經到手，則什麼壞的話也會說出來，什麼壞的事也會作出來。並且……也許……

男 什麼，男人都是那樣的麼？一切的男子都是那樣麼？這簡直太武斷了！

女 武斷？一點也不。差不多都一樣！

男 連我也？……

女 那又何獨不然！

男 那末你還懷疑我的愛嗎？我不是發瘋一般的愛你嗎？

女 (不語)

男 想想吧，阿真！怎麼好那樣說呢？這半年來我的全部的精神差不多都寄託在你的身上。沒有一天，沒有一時，沒有一分鐘你能跑出我的腦外。我愛你簡直像瘋了一般；祇要我一看到你，我的煩惱，就像沙糖在咖啡裏一般地消溶無蹤了。你成了我的生活的主宰。沒有你，我簡直不知要怎樣去生活！你怎麼還那樣說呢？難道這些你一點也看不出來嗎？親愛的！

女 知道是知道。但是……那也不能……

男 (截住她)那也不能怎麼的？那也不能減少你對我的懷疑？…

……

女 不是——

男 那末是什麼？或者我對你有什麼不敬？……

女 我恨你！

男 恨我？——

女 是的。

男 恨我什麼？我有什麼事使你恨？

女 恨你從前！

男 恨我從前？——

女 還恨那石像一般的，雕刻一般的，永遠是冷冷的端莊的人！

男 那人是誰呢？

女 那就是從前的你！

男 從前的我？我從前曾是那樣的一個人？……

女 是的。

男 是那樣一個冷冷的像石像一般的？——

女 是的。簡直是一尊石像。我不知道你身上還流着血液！你從前是那樣冷，現在又這樣熱。叫我實在不大明白你——

男 你完全錯誤了。我不知對你說了多少遍，我是從第一次見你，就愛你的。——

女 但你爲什麼那樣不動情呢？你爲什麼要那樣端莊呢？

男 不動情？也許。不過我是沒有機會向你表示呢！

女 有的。有的。我給了好幾次機會。但你可都拒絕了我！所以，我以爲你是不愛我……

男 我的心從見你以後，沒有一時一刻地不繫在你的心上。不過，我是實在沒遇着適當的機會對你表白。

女 若望，你還記得今年春天我們第一次的山遊？

男 我怎能忘記，那是一個陰雲彤彤烈風呼呼的日子。你忘了，我還說這是我們倆前途不吉的先兆呢！

女 還有那崎嶇艱險的小道——

男 是的。還有一些小鳥兒在叫——

女 那末那時你怎麼不向我表白？……

男 不，我表白的。就在那裏我向你說我第一次見你就……

女 就怎麼的！就怎麼的！我說了好幾次就怎麼的，但是你可老不說下面那個字！……

男 那個字不用我明說出來，你是知道的。

女 但你爲什麼不說出來呢？我願意聽那是個什麼字……可是你老不說……

男 我現在可以補上去，我是愛你的。從第一次見面我就熱熱地愛你的。（擁抱她）

女 不，現在我不願聽。並且，聽見了也沒有當時那樣神祕了！還有，若望，我當時在林中站下了，你爲什麼不給我……一個？……

男 不給你一個什麼？……

女 還用我說，你在我眼中看見我的要求了。……

男 是的。我看見了。我也知道了。但是，我不敢……

女 爲什麼不敢？又不是有毒……

男 沒有毒，但是有火。我怕燒炙了我的唇！……並且，我的心又跳的那樣利害……簡直站都站不穩了！……

女 我呢，我的心簡直快要爆烈了一般，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臂來擁抱我。我說：若望，你吞下我去吧，我不能過了……但你一動也不動，只是用力地握着我的手……

男 所以你着惱了，臨別時說：「若望先生，再會吧！」

女 是的。你把我的尊嚴傷了！

男 但是，阿真，那並不能證明我是不愛你呵！是的，我是一個不容易激動的人。但是，又是一個激動起來不能制止的人。當時只是懼怯。可是，我心裏真愛你發狂了。我拿你當神看待。所以不敢輕易觸犯的。生怕褻瀆了神聖。現在我要給你……(緊偎之)不祇一個，一千個，一萬個，無數個的吻，……補賞我過去欠你的……(猛擁之於懷，強吻之)

女 (掙扎)不行，不行，若望，我現在……不給你……我不……
(被他的嘴壓住了，後面的字聽不十分清)

男 (在她嘴上接了個長吻)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又吻)

女 (完全軟化了，雖想抵抗，但奈無力。隨儘勢倒在男懷裏)討厭！壞若望！臭嘴！……

男 還是石膏的雕像不是？

女 不是，這回是熱熱的火把了！

男 還是冷冷的端莊的不是？

女 這回成了一個輕狂的壞蛋了！

男 輕狂的壞蛋！好，叫他更壞一壞吧！(用手在女身上亂摸)

女 (拂去手)不行，若望，壞蛋！我要走啦！(作欲起狀，但被男壓住，掙不起)規規矩矩地，倘若有人來看見像什麼樣！……

男 這個時候那裏會有人來。

女 倘若有人和我們一樣來逛公園怎麼辦？

男 那他們也會作和我們一樣的事。

女 就和你這樣的輕狂……

男 輕狂？好吧，女人真是沒辦法的動物。端莊了則叫做石像，略為的放任了則又罵人輕狂……

女 (叫他說倒了，隨改換了口氣。) 討厭，不說那些了。若望，我問你，你有和你說的那樣愛我嗎？

男 比我說的還要愛上一百倍。我簡直形容不出來，我是怎樣的愛你的。

女 你能常常的這樣愛我？永遠的這樣……

男 像太陽那樣常久，像月亮那樣皓潔！

女 你不會拋棄我？……

男 永遠不會……你怎麼還問我這個呢！……

女 你發誓……

男 發誓……

女 (陷於昏迷狀態) 若望！我害怕！……

男 不要怕，有我保護你！

女 若望，我冷……

男 不要緊，我會拿我的赤熱的心來溫暖你的！

女 若望，……若望……我的若望……

男 是的。他是你的。他永遠是你的……

女 若望，抱緊了我……(聲帶泣)

男 (未覺，緊抱女)

女 再緊一緊……好了……若望……我真……幸福……

男 怎麼？親愛的，你怎麼哭了？

女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討厭的淚……在痛苦的時候，牠也會流……在幸福的時候，牠也爲流，……女人真是沒辦法……

男 阿真，親愛的，你心裏覺着難過嗎？

女 沒有，沒有，一點也不，……我心裏是太幸福了……我覺得我的身體往上升，往上升……一直地像升到了天上……若望，親愛的若望，我愛你呀……我愛你好久了……你知道一個女人愛一個男人的痛苦嗎？……咳！咳！不堪回首的過去！……（低泣）

男 （嘆息）親愛的，不要去回憶過去了！過去猶如一個惡夢；牠使我們倆都遭受了好多的痛苦。但是，這個惡夢已經破了。那美麗的，桃紅的美夢，就要來了！就要來了！把苦惱的橋渡過去，前邊就是燦爛的花園呢！（此時一片薄雲，正掠月而過）親愛的真，振作起精神來，不要再蹈向回憶的河裏去了啊！生命是很短促的。我們還正在青春。讓我們堅強的愛力，消融了一切的煩惱吧！（搖之，吻之）

靜默有頃。

女 若望，親愛的，怎麼忽然黑起來了！

男 那是一片薄雲正掠過月兒啊！

女 若望，你真溫柔……

男 那里，我是很粗笨的。

女 不，你真溫柔，我從來沒遇過像你這樣的男人，——熱起來像一團火，冷起來又像冰……

男 我是很不均衡的，我的性子不好……

女 好的，我愛像這樣的一個人。我在無事的時候，常回憶你給我的一切的溫柔。你的親吻，你的擁抱，……還有，還有……其他的一切，……不知怎的，我覺得在你懷裏是那樣的慰貼……

男 是嗎？

女 是的，簡直像睡在搖籃裏一樣的舒適！我什麼也不怕了！我什麼也不要了！只要跟你在一塊。有時我想哭，有時我又想笑。我完全變成一個小孩了！若望！你激起了我的女人的最初的愛的覺醒；有了你，我才認識愛力的偉大，才認識愛的神祕！若望，我是怎樣的愛你呀！（搖動）

男 親愛的，你弄錯了！我不配你那樣的愛我，我是一個「無善可陳」的人！

女 不，你是一個「全人」！是一個女人所要求的「全人」！你的一切，都是我所要求的！你的思想，你的個性，都合我的意。我在一切男人的面前，都感着生疎，隔膜，和不安。但在你面前我是怎樣融洽，熟稔，慰貼呀！我簡直和你融化而為一了！

男 阿真，乖乖的，你不要再那樣說了！我不配，我不配呀！唉，你愈那樣愛我，我是愈其慚愧了！唉！阿真，你真是一個特殊的女人，你真是一個「例外」的女人！你為什麼要愛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呢！我不配呀！我不配呀！

女 不，若望，特殊我或許是。但可不是「例外」。因為沒有一個女人能是「例外」的。在我身上也同樣地流着一切女人所共有

的血液。我也同樣須要一個人安慰我，和一個小小的安樂的家……

男 一個小小的安樂的家！是屬於我們倆的——

女 是的。我們要照着我們的理想去佈置，使它非常美觀……

男 桌子上要常常地放着鮮花，……

女 第一我們要清潔，我要天天整理得小天堂一般，使你快活……

男 但是，我是很不修飾的。我知道，我太不注意我自己了……

女 我會使你潔淨起來，我兩天給你洗一次領子，……

男 我們是不是還得用一個傭人，來替我們燒飯……

女 不用，我會。雖然做的不好，但可比傭人乾淨。並且我們也必須節省……況且我也知道你最愛吃的東西……

男 我沒有最愛吃的。出於你的手做的，一定都好吃……可是，阿真，我忘了，我們還少一架琴……

女 不要，不要，至少現在不要。那太貴族了，我們買不起……

男 但是，倘若我出去工作了，你在家裏不寂寞？……

女 這也不要緊。總沒有多長的時間。我可以看點書，或做點別的事情，……或者(思索)……不久……

男 不久？……

女 不久會有……

男 會有什麼，會有什麼？……(追問之)

女 (搖首自語)不會的，不會的，不會那樣快……決不會……

男 你說什麼？親愛的，你瘋了麼？

女 沒有，我不過瞎想吧了——

男 你想什麼，親愛的，告訴我呀！

女 若望，你不要笑我，——我想……或許我們……能有一個……
…小……娃娃……(羞澀地急藏於男懷中)

男 (驚喜)喂！阿真！我的小小真，你真能想。你的小腦子怎麼
又想到這裏來了……(飛吻之)

女 那末有個小孩不好麼，你想你離開我。我是多麼寂寞……

男 不行，阿真，不要小孩。至少得過幾年。因為有了小孩，他
就要分了你对我的愛了。我努力常常地在你眼前不好嗎？

女 不，若望，我須要你的愛來安慰我，但我同時還須要另一種
的愛來充實我——

男 爲什麼呢，爲什麼呢，難道我不能使你充實嗎？

女 若望，愛的，這一種愛是你不能給我的……

男 那是一種什麼愛呢？(憬悟)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叫做「親
子的愛」，或叫做「母愛」……

女 是的！

男 你對於「母愛」是那的樣要求？……

女 是的，像對你的愛一樣的急切——

男 真是莫明其妙！

女 沒有什麼莫明其妙！若望！你要知道，我是一個女人哪！

男 哦！知道了！一個女人，要求一種愛來安慰她，同時又要求
一種愛來充實她！女人真是沒辦法！……

女 沒有辦法的女人！

- 男 好罷，阿真，那末只要一個——
- 女 要一個男的……
- 男 倘若是一個女的怎麼樣？——
- 女 那末就再要一個男的！……
- 男 不行，太多了！討厭！
- 女 不多呀！才只有兩個，……
- 男 好罷！由你吧！我不管……
薰風一陣。
- 女 好香的花啊！
- 男 紫羅蘭味呢！
- 女 若望，你看，星星在窺覷着我們呢！
- 男 牠在忌羨我們呢！
- 女 我像很疲乏——
- 男 那末就睡在我懷裏吧。
- 女 (伸欠)這是怎樣醉人的夜呵！我簡直忘了還有明天了！
- 男 這正是愛人們行樂的時刻呀！
- 女 (如夢初醒，微笑)給我一個吧……
- 男 (如狂一般地吻她)給你一個，給你一千個，給你一萬個……
- 女 你看，你又瘋狂了！
- 男 當這樣的良夜，又對着你這樣美的人 and 心，教我焉能不狂呢！
鳥鳴聲。
- 女 這是什麼叫。
- 男 許是鷓鴣吧。

女 這時能有鷓鴣——

男 那末就是杜鵑又再啼血了！

女 你愛杜鵑嗎？

男 我不愛，聽見牠的叫聲，覺得太淒涼了！

女 我也是。（戰慄）

男 你怎麼發抖，你冷麼？

女 不冷。有你這顆熱的心環抱着我，怎麼會冷呢！

男 那你爲什麼發抖？

女 我不知道……許是幸福的吧……

此時對面假山中忽走出一雙遊人來，攔腰唱歌而過，聲低微不可辨。

男 看！那又是一對！

女 還唱呢！

男 他們都回去了！我們也可以回頭走了！

女 什麼時候了？

男 大約也有十點鐘了。

女 時間不早了，我們也回去吧。（立起）

男（同立起）是的，還有那麼長的路！

女 不再親一個——

男 當然！

抱立親吻。此時薄雲已過，月大明。園中景物，蒼鬱可愛。

遠處海濱飯店樂隊，正奏「中夜曲」。樂聲裊裊，不絕於耳。

女 那裏正奏着樂呢？

男 那是海濱飯店，正開着中夜跳舞會，奏着樂歡送我們哪！

女 你聽！多嘹亮的樂聲！（脚步起伏，如跳舞狀）

男 走吧！親愛的！時間已經不早了！

挽臂向林中隱去，且行且歌。

來呀！一切的愛人們，一切的情種！

請結伴齊來這葱蘢的園中，

你看，風兒停在林梢，月兒朦朧；

多情的星兒，也閃着淫蕩的眼睛。

來呀，一切的愛人們，一切的情種！

請來投向這溫馨黑暗的袍中；

這裏沒有猜忌的眼睛向你們遠送，

夜是大公無私的，一切自由，一切平等！

來呀！一切的愛人們，一切的情種！

請快脫下你們幾千年的假面孔，

人間只有愛能勝利——愛能永生；

請快投向夜的懷裏，醉一個酣，愛一個濃！

（幕徐徐下）

一九三〇年九月四日

道 路 月 刊

版出日五十月七年十二

目要號二卷四十三第

路市展覽大會計劃

路市叢書第一集出版

都市道路交通管理概要

木橋設計法(二)

市鄉築路法(五)

汽車名詞草案的商榷

八達嶺外一飛鴻(遊記)

畢業攷(小說)

應築良好道路

上海越界築路問題

國製載重汽車製造經過及說明

汽車與道路之比較

海內外熱烈參加路市展覽大會

其他子目繁多未備載每月一册二角全年大洋二元國外另加寄費
一元

自舒趙顧丘陳棟茨方晉北立
伯炎華挺然儂然儂然儂然
在

角一元二 學程工樑橋 角二元四 書叢市路 } 書新售發
分七角八 學設建市都 角二元四 書全政市 }
分七角五 論通路道 角二元三 書全路道 }

社刊月路道 路號八〇六 勞神父 海上所行發

奇異之花

中河與一作 姜孤鴻譯

【一】

開船的旗子飄飄地昇到船桅頂上去了，粗壯的汽笛聲響徹了全個的碼頭，接着船艙內發動機的震動，隱隱地傳到了甲板上來。

「再會！」

這樣呼喊的一個性急的英國人，從船上拋了一個青色的Tape給那站在棧橋上的女人。隨着船上的日本人們也向送行的人們把一個個的白，赤，黃色的Tape拋了過去。乘客不用說還是日本人占多數。被送的和送行者之間，牽了那長長的Tape的兩端，彼此不勝依依地惜別了。

此時，這隻航行歐洲的諏訪丸，徐徐地開始移動起牠那龐大

的巨體來了。

〔再會！〕

〔再會！〕

以那聽得異常清楚的那樣大聲呼喊的人們，牽了那無數的Tape的兩端，在七月的微風中，宛如一條長虹似的飄動着。

船身徐徐的離開棧橋，隨着那些彩色的Tape便一條一條的從中斷了。於是那Tape三條，四條，十條，百條完全掙斷而猶握在人們的手裏時，有一個看了這情景的女子，倚在船欄上，驟然哭起來了。

不久，這隻掉轉了船首的船，剛駛出了橫濱港，乘客們便陸續回到船室，脫去上衣，吹起電風扇來了。

但是，那從先就在哭泣着的那個女子，依然倚在船欄上頻頻的哭泣着。

船在平靜的海上，以敏快的速度駛行着，白色的飛沫在船尾上沸騰似的飛濺着，這位女子不久抬起頭來向着港口那方面縱目了，她悔恨似的把一種什麼東西拋到海裏去。她是一個妙齡的美麗的女子。

在旁邊，有一個青年凝然不動的注視着這女子。他是一個以研究地質學為目的到中華民國去的。他雖說是一個篤學者，但青年多半是空想家，同時也是喜歡冒險的，尤其是對於年青的女性。

他從先就以他那種想法，把這立着的女子的事情繼續着思考了。——她究竟怎的了呢？她是和那難捨難離的人分別的嗎？照說那樣，但這女子是一種怎樣身分的人呢？看她的衣裳和年青又好像不是什麼品第高尚的人家的女子，但是又為什麼必須哭泣

着而非外國去不可呢？她不是很需要人來安慰她嗎？……

這樣思索着，他想用什麼方法來和她談談話呢？他一直到現在除了近親以外，和別的女子談話的事，是極稀少的。

報告吃飯的鑼聲，響起來了。

他一面留心着那女子而走進食堂去了。於是他一心期待着那女子的身影也閃進食堂來。就是他在撕着麵包的時候，仍幻想了那女子的事。

但在吃堂裏，終於沒有看見女子的影子。

他急急忙忙地走出食堂，來到甲板上。

但那女子已經不在那裏了。只有兩個外國人，在甲板上，儀容整齊的在慢步着作食後的一小運動。碰在船舷上的波音遙遙地從下面響上來。

船，不久轉過了三浦半島，便駛進展開來的太平洋了。

「噯！那一位不用椅子嗎？」

僕歐這樣說。想把椅子賃給乘客？

「坐到上海要多少錢呢？」

年青的地質學家，杉山省三氏這樣說着打開他的皮篋了。

「給你兩元吧！」

僕歐接過錢去，就把杉山的名字和「到上海」的字樣，用英文字寫在椅背上，

他描想着，假設那個女子現在來到他的身傍，他可以不費事的把椅子讓給她。但她現在却沒有在面前。

不一會，女子不知從何處回來了，面上露出一種蹙眉不快的

神情，她給了那僕歐五角銀幣，接着說：

「我想要蘇達水；但……」

僕歐回到辦公處把蘇達水和瓶啓同拏來了。這時候，杉山立刻從衣袋中把那可以折疊的很小的杯子，拏了出來，說：

「小姐，你要用嗎？」

於是那女子說：

「謝謝！」

雖說點了點頭，但那是極冷淡的從杉山的手心中把杯子接了過去。

這時她把手靠在欄杆上，竟以蘇達水嗽了嗽口，立刻就吐到海裏去了，他覺得這女子真有點怪誕。

「是買來嗽口用嗎？」

杉山這樣獨語了。她的頭髮被猛烈的海風吹壓着，太陽照射着她，看去她的臉兒格外美麗了。

她不愉快似的，略略道謝了一聲，便把杯子送還在杉山的手裏之後，又不知走到何處去了。

他在很暢快的甲板上吹着紙煙時，他和在那傍邊裏的僕歐談起話來了。

「我說，那位女子，她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呵！彷彿是不甚遠的地方呢！」

「不知什麼緣故，剛纔也未到食堂裏去吃飯呢！」

「您對她是很關心的哪！」

「不！並不能說是關心哩！」

「就是說關心，還不好嗎？」

「哈哈……其實也實在漂亮哪！」

「是的，實在漂亮！」

接着那僕人立刻神色飛揚的續下去說：

「若說起漂亮來，如果真正漂亮，那麼，在這每一次航海的船上，發生兩起三起的戀愛問題，是很平常的呀！」

「喂！喂！你別開玩笑呀！我並不怎樣去關心那女子呀！」

「對不起，但是，我從先就看見了，實在漂亮呢！哈哈。」

僕歐以那常在海上生活的人那樣輕快的調子大笑了。

於是他站了起來，說：

「此處可以看見富士山呀！你看！」

兩人一同走到船舷上去，將眼光送到那矗立在蔚藍的空際的三角形的一片白色的富士山上去。

「夏天航海，實在舒服呵！」

「那比冬天舒服多了，但是航行到印度洋時，夏天的巨濤大浪，可也不得了呢！」

「海上的生活，在起初的時候是受不了的吧！」

「那其間固然也有快活的時候，但遇見風浪險惡的時候，可也不好受！」

不久，僕歐便離開去了。

杉山獨自站起來時，打算跟在那女子後面，便向甲板後部走去，適巧看見那女子在那沒人的左舷邊把脚蹬在船欄杆上面，做出一種很危險瞧着海的姿勢。那女子一見了他，立刻把脚離開了

船欄，杉山看了這情景，胸口覺得異常的悸動。

「小姐，可以看見富士山呢！到船右舷去。」

他像要引起她的注意似的這樣說了。

女子並沒有回答。但當她跟着他走到右舷的時候，她却以日本人那種感激的神情，一樣的靜靜地把眼光移到富士山上了。杉山注意到這女子爲什麼露出這樣的一種冷淡的神氣來呢？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杉山開口問了。

「雖說去神戶。但什麼時候可以到神戶呢？」

「是呢！大約明天午後九時可以到，我也大算上岸去遊覽一下呢。」

於是，這女子的談話從此中止，沉默起來了。

杉山點了煙吸起來，這時，他想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引起女子的意興來呢？

「您不暈船嗎？」

他覺得這句問話異常適當，他很快活的發問了。

「是的呢！」

她露出一種彷彿要鄭重的回答的神情，但她竟閉了嘴，不說什麼了。

散步的人們，時常從他倆的身傍經過，杉山略略躊躇了一下之後，於是就問道：

「當開船的時候，好像你哭得很厲害呢！」

「呵！無聊的！」

「你神情像是很感傷。」

「……………」

談話又中止了。

「我因為十分暈船。」

這一次是女子先開口說。

「這不行呀！那麼坐火車怎樣呢？」

「雖不暈，但……」

她彷彿還要繼續說下去，但又不說了。杉山心裏覺得很快活，依這情勢看來，這女子說不定會需要自己來招呼她的，——這樣想了。於是，對於這女子投什麼東西到海裏去，何以用蘇達水來嗽口，何以不到食堂裏去吃飯，何以不高興的在甲板上徘徊，對這一切，他彷彿完全都明白了。

然而想到她那幼稚的服裝，和她那寡言的態度，對於她的身世更加不可解了。並且她自橫濱到神戶為什麼不趁火車而竟故意選了這不便的船呢？他這樣想。

究竟她是一種什麼女子呢？——

「你對於神戶的市街情形，很熟悉嗎？」

「不！」

「那麼不困難嗎？」

「噯！」

她又沉默了。

海上的景色，逐漸朦朧起來，夜將降臨了。不知什麼地方的燈塔，淡淡的像螢火一般的在傍晚的潮風中，射出光來亮

了。

報告吃晚飯的鑼聲，又響了。

「我們一塊兒吃飯去吧？」

「噯！」

「多少總該吃一點才好阿！」

於是兩人走向食堂，當剛要下船梯的時候，他的手無意間竟觸了她的手，她像生氣了似的，把手縮回去。

她只吃了一點，就立刻停住不吃了。

杉山回到自己的寢室，帶着旅行地圖又走到甲板上來。他一面想把中國的地理清清楚楚地記到腦中去，而同時他也想引起她的注意來。

全然是夜色了，在晴朗的夜的空際裏，星辰比在陸地看去更加寒晶，濃煙常常遮蔽了星星，冷冷的海風，很舒服吹到肌膚上。

杉山一人在看着地圖，過了點多鐘，那女子便走來了。於是她想：爲什麼那樣熱心的把眼睛灑注在地圖上呢？這一定是計畫就了而看地圖的吧！

「借地圖給你看看嗎？」

「謝謝！如果有神戶的。」

他把預先準備就的阪神方面的地圖，抽了出來遞給她的時候，她不像以前那樣不高興的樣子接過去了。

猛然間，這女子她是在神戶開始作一種不可思議的職業也說不定吧！杉山對這女子的幻想力，實在自由自在的飛騰開了。

兩人把地圖翻翻覆覆的看起來。夜風時常吹得地圖劈拍劈拍

的亂響。

不一會，甲板上熄燈的時間到了，鈴聲一響起來，大家都戀戀不捨的招呼了夜的別禮之後，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一回到自己的房間，杉山把今後不能不到中國去的事情浮上心頭來了。於是接着又想了那美麗的不可解的女子的事情。

躺進那狹窄的寢床之後，夜漸漸深去，隨着似乎起了風浪，覺得船有點震動了。他想，她獨自一個人不會暈船嗎？

一睜開眼睛時，看見黎明的素波在船窗外揚走着，他把接在室中的洗盥台揭開，用肥皂洗了臉，於是走出房間來看看，夜中刮起的大風，現在完全平息下去，這時海面却格外的清新了，他深深地呼吸一會。

一隻很大的帆船，距得很近的走過去了。

她那一天，良久良久沒有走到甲板上來。他焦急的等了一會仍未走出來，一直到了午後，好容易才見她臉色蒼白的走了上來。

杉山像以那準備現成了似的話問了。

「你不覺得不舒服嗎？小姐！」

「噯！覺得十分暈呢！」

「那麼，你把這個吞下去試試吧。」

他在衣袋裏掏出三粒解暈藥丸來放在她手掌上，這時他覺得她又可憐又可愛。

「再過六小時就可以到神戶了。」

她照例的沒有回答，彷彿有了什麼事情煩惱着。

船，沿了紀州的海岸走了極長的時間。午後三點時分的太陽

在海面上燦爛燦爛的耀着光輝。

這時，鮑突然像微語一般的說話了。

「你能帶我一塊兒去嗎？」

杉山覺得她的這句話，應該怎樣解釋，不知所措的吃驚了。

「所謂一塊兒，是什麼意思呢？」

她又思索了一會才答道：

「就是我到神戶下船後，我也想請你領我一個什麼地方去，但……」

「那麼，你到神戶沒有預定的宿處嗎？」

「噯！我不單不知什麼地方可以宿，並且想起來我立刻覺可怕起來了。」

這個女子，不但杉山的心裏想像她愛他，並且的確她也露出一種近乎媚他的神情。

「啊！我完全負責，請你放心吧！一定的。」

他興奮的這樣說着，但同時又感到某一種不安，這女子究竟說的是什麼意思？並且她究竟是一種什麼人呢？她心裏想的是什麼呢？——

他快活着，並且對於這不可思議的花一般的女子，感到一種激烈的恐懼和興味。他想如果這樣下去，這個女子不是一個專來誘惑男子的可疑的女子嗎？即便不是，所謂女子，終是十分危險的呵！

海鷗在船前，描着圈子飛過去了。

【二】

明滅不定的神戶港口的燈光逐漸接近了，在夜的海上的赤色和青色的孤光燈，像長光的帶子似的流綴着。

杉山站在船頭上，把那看去像幽夢一般的港口那面看着。那女子也立在他身旁，同樣地在看着港口方面的光景。

「已鬆到神戶了。」

「看去真美麗呀！」

「再沒有像夜之港口這樣誘人旅情的了，是不是？」

不一會，兩人爲準備行李，都下了梯子各自回歸各人的房間裏去了。

杉山鎖上自己房間走了出來，他不安似的提着行李在外面等着她。

一走到甲板上，船靜靜的掉轉過來，橫靠黑暗的棧橋上。

救難	七月二十一日午後九時
醫藥	七月二十二日正午

掛出這樣一方揭示牌來。

「我給你擊着行李吧，」

「我自己能夠……」

「我擊着吧！」

「不！我自己能夠擊呢！」

她這樣說着，到底照例地拒絕了。

杉山這才確定她決不是一個品行不端的女子，從她的舉動中決看不出一點那種依賴於人和失儀的事。她一定是一個有相當門

第的女子。這時，他以為與其以旅行者的義務亦當把纖弱的女子，送到一個妥實的旅館去，這無甯說以紳士的態度對於女子的當然的一種禮節。——這樣想了。

一按上鋼鐵的狹窄扶梯時，乘客們便魚貫的走到棧橋上了。

走到海關面前的時候，旅客們把一個個的行李都打開給海關的檢驗者看了，於是檢驗者就以白粉筆在行李上畫了一種記號便放行了。

杉山帶了她在路上無言的走着，將她送到旅館。而自己不能不立刻趑足回到船上去。——他心中這樣暗忖着對於無聲無息而分別了的這件事，不覺感傷起來了。

兩人走了四五町遠，在一條港街似的一所寂靜的高崗上看見門前寫着海氣館的一家旅館，他倆走了進去：

「有空房間嗎？」這樣問了。

「請到這邊看看，只剩這一間了。」

這樣說着，那個兒矮小的夥計引導着他倆走到樓上了。他多半把倆人看成一對夫婦了吧——如果她想到這一層，不會覺得害羞嗎！——他這樣思忖了。

走進房間一看，在靠牆的一邊，按了一張寢床，其外還有一張棹子，和三個白色的椅子，雖說簡單，但却還是下得去的一個房間。

於是他問她道：

「就在這房間裏住下可以嗎？」

「可以！」

他又對夥計說：

「那麼，就住這個房間罷。」

他這樣說後，便把房間定下了。夥計恭恭敬敬的行了禮，便下樓去了。

「您乏了吧！」

「噯！但我實在對您不起呵！承您這樣勞神！」

「沒有的話，那麼，我要就此告辭了。」

他看着手表說。

「呀！要回去？什麼地方，到船上去嗎？」

「是的，我是和我房間裏的那個僕人定規好了才來的！」

「但是，」

杉山這樣說後，雖然很短的時間；也願再在這房間裏住一會了。雖說如此，但從來神態冷淡的她，爲什麼竟想留他住下呢？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呵！其實女子這種人，真是不可捉摸呀！——他想。

「但是，我自己覺得寂寞呢！」

她繼續着說。

「那麼，就把我的名片釘在門上吧！」

她立刻顯出一種不勝依依的神情，並且以那迫人似的眼神給了他一瞥。

「終竟是要分別的呀！那麼我就把寒舍的地址告訴你吧！」

於是她擰開自來水筆，以那相當美妙的，但終屬於女子的筆跡把地址和姓名字寫給他了。她的名字是青木雪子。

「這地址在什麼地方呢？」

「這是從神戶乘汽車走三點鐘的深山中。」

這時杉山不知怎的實不願回去了，他感到一種即便不睡和她在這房間裏清談一夜話也好的欲望。

「我們萍水相逢，真是不可思議呵！」

「是的，我永遠忘不了君的深情厚意！」

「我到中國以後，給你信吧！」

這時候，十一點的鐘聲不知從什麼地方響了過來。他像被催促了似的站了起來這樣說。

「我不能不回去了，那麼，再見吧！」

「是嗎？那你真要走！」

從她衷心裏顯出一種惜別的神情。他一面掣了帽子說：

「再見！」

杉山這時真想走到她的面前去把她攔到懷裏來用力地擁抱一下，但不消說這種粗暴的舉動是做不出來的。他照舊掣着帽子走下樓去了。

她送到他樓下，在門口行了別禮，她立刻就回到樓上去了。他這時覺得彷彿某一種欲望沒有滿足似的。

杉山一走到夜深的街上，便瘋狂般的向海岸跑去了。他心中燃燒着一種說不出的激烈的興奮。

不一會便聞到海潮的氣味，他覺得快要到船上了。他剛踏上棧橋時，那囊囊的靴聲，在這寂靜的夜裏格外的大聲響了起來。

但是當他走到船的近前時，扶梯已經撤去，船上的燈火已經熄滅，穩睡在黑暗之中了。

他略略驚慌了，於是忖着這應怎麼辦呢？但他想到這只有轉回海氣館去，再沒有別的法子時，他的心地立刻又覺得光明起來了。他凜凜地走回旅館時，就對夥計說：

「我今晚仍在這房間裏住下，船上已經熄燈了。」

他這樣說時，心中有點紛亂。

他和夥計一同走上樓來，他敲了她的房間的門。

「像是睡得很安靜呢！」

「那麼，你再借另一把鑰匙給我吧！」

他說後，夥計便從腰間很恭敬的拿出另一把鑰匙來交給他。

於是「請安眠！」這樣行了禮，下樓去了。

他開開門，走進去。

她的姿態像沒有換衣裳就躺在床上睡去了的，面上露出一種比白天還柔和的表情，口裏噓着很健康似的呼吸。她那睡容——尤其這可愛的少女的睡容，更覺美麗。但她像是很疲乏了，行李也凌凌亂亂的沒有收拾的散放着，看她這種情形又是多麼像一個年青無垢地少女的舉動呀。他像看見了奇異之花似的，一面想着她從昨天以來的那種兀突的動作，靜靜地看起她來了。

他想，把她叫起來呢？還是讓她仍舊睡呢？對於男子不做聲而走進她的房間來的這件事，縱然沒有什麼錯誤的事情發生，這也是不甚妥當的事吧！

如果她現在醒來看見了自己，她當如何的吃驚啊，並且或者她會輕視自己吧。她不會大聲呼喊嗎？

他想輕輕地叫起她來，把自己回來的理由告訴給她。

「喂！喂！」

他把手按在她的小小的肩上，輕輕搖動她似的呼喚她了。

「喂！喂！」

把她搖了一會，她好容易纔睜開眼睛，對他瞥了一眼。

「又轉來了。船上的燈完全都熄滅了。」

「是嗎？請在此歇下吧！」

她仍十分渴睡似的這樣說，面上浮出了微笑，接着又睡去了。
。他想：她一定是因為趁船而疲倦了吧。

他微笑着在房間裏靜靜地踱來踱去。自己一點也不覺得乏累，就這樣一夜不睡吧。——他時常看了她的面龐。

她有多麼美呀！也許她以杉山回到這房間裏來這件事，有如在幸福的夢中遇見的事情似的那樣着想，而又睡去也說不定……
……。

不一會，疲于終乏襲來了，他立刻想躺下去。

——在她身邊睡下，她不致于驚醒才好哩——

他只把洋服的上衣脫去，在寢床的邊上躺下去，這時，她立刻像吃了一嚇似的緊了緊胸前的衣服，又整了整蓋在身上的毛毯，但看她的樣子似乎一點也不覺得他躺在這張床上的。並且轉身又安安靜靜地睡去了，她那露在毛毯外的白蠟一般的兩臂像迎接什麼似的向上伸開着。

杉山不安的感到自己的闖進來，她似乎還不清楚知道。但不知怎的心情馬上又轉為輕鬆了。一種青春的生物的氣息不斷的愛撫了他的嗅官。她時時反側着她的身體，那素足露在毛毯之外，

宛如乳白色的幻影似的在他面前閃動。

但不知什麼時候，他也終於入夢了。

天亮醒來時，她已經起來在梳妝着了。他在她背後看着她的背影說：

「早安，昨夜對不起，跑到碼頭上去一看，船上已經熄燈了，所以又轉了回來，叫你也沒有叫醒來……」

「真對不起，我因為過於困乏，所以睡得一點什麼也都不知道了。」

「你睡得真舒暢呀！無論怎樣搖動也沒有搖醒來。」

「真羞人，你若抓我，或者可以醒來吧！」

雖然她說昨夜睡沉了，但看她的眼睛，却好像未曾睡過似的通紅地充着血哩。她大約沒有睡吧。他想。

「船是今天正午開嗎？」

「那麼你想坐朝車走嗎？」

「噯！是的。」

「我們萍水相逢，真是不願遽然分別呵！」

他突然握住了她的手，她一動也不動地被他握着，暫時什麼話也沒有說，靜靜地低垂着頭。過了一會她說：

「你立刻就走嗎？」

「時間還早哩！」

「那麼，午前不帶我到附近的地方去走一走嗎？」

「可以！可以！」

他立刻同意了。於是兩人走到不遠的地方看了有名的瀑布。

坐過摩耶山的架空電車。她這時已經像戀人一般的近靠着他了。有什可怕的事，他也立愛護着她。

倆人的心，逐漸接近了，但是使他們分別的時間却一刻一刻的逼近來。

不久，時候將近十二點了，他們不能不急急忙忙地坐着野雞汽車馳向碼頭去。

他們在棧橋上交換了悲傷的分別的目禮，杉山的影子渡過了狹窄的扶梯消失到船裏去了，雪子寂然不動的立在棧橋上等待杉山再出現到甲板上來。

正午到了。諏訪丸粗壯的笛聲響激了整個的碼頭，鳴出了走上長途的信號。

船身緩緩地蠕動起來了，在這裏也像在橫濱時一樣大家投了Tape，每個人都行別離的禮。

杉山和雪子不用說彼此也擲了Tape，兩人隨着船的漸漸離開岸邊而拉長了Tape，Tape被風吹着彎成了一大弧形描在海面上。不一會，剛以為將盡時，便一下子從中間掙斷飄到海裏去了。

船將掉轉方向時，水夫們用棒子去撈取那些垂在船傍邊的Tape。

「再會！再會！」

她對着他揮搖了她那雪白的夏日的手套了。這種情形，似乎比那些戀人或同志的別離，更加一層黯然似的。

杉山站在甲板上，一直等到那站在棧橋上送行的人逐漸散去，並且連雪子的影子也看不見了的時候，他才回到房間裏去。

給予人們以哀傷的夏天的正午的航行——他覺得這船曾幾載過的雪子的幻影，像惠風一樣圍繞了他。

【三】

杉山於二晝夜後，在上海登岸了。

但是他在航海中，全部都是思索了青木雪子的事，到如今想起來，關於她的真像愈加朦朧不清了。她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女子呢？自然不是因為經濟而講戀愛以維生活的人。但是起初現出那樣不高興的態度，為什麼不久又表出一種親切的密意來呢？有時，那熱情的她，真叫人沒處捉摸呀！她究竟持了一種什麼主義？他愈思索愈覺茫然了。她口裏一面說着不願乘船，而竟成了船。在神戶附近居住，而竟說對神戶的街市不熟悉，這又是一種什麼意思呢？

並且在海氣館中過了的那美麗的一夜，在他的夢魂中不知蘇甦了幾多次，她那美的睡容，那種說不出的青春姑娘的健康的身體的氣息，自己在那房間裏踱着步看了她的面龐的那幸福的一夜！——這是初次接近女性的他，把那初次經驗來的快樂的記憶，三番二次地回憶了起來。

他自從住進了中國的悶熱的旅館之後，過了不幾天，他便寫信給她。

我想你已經回到你父母的膝前了，我自與你別後，到底來到中國了，來到這被異樣的風俗和景緻圍繞着的中國。

你能想像出我現在過着一種怎樣的生活嗎？我在這言語難通

的人羣中，着手整理了我今後應研究的目次，規定了今後的旅行的日程。在我房間的周圍，那打麻雀的聲音幾要使人瘋狂那樣的晝夜繼續着。像着點小油燈，端着長烟管吸食鴉片的中國人，也常常在門背後見到。

一想起在這種地方，我還須再忍耐着住四個月，覺得太苦了，回到日本去的時候，已經是深秋時節了吧！

雪子女士我想起了和你分別那天的事來了，還有我們那種戀人似的會話和動作。我在最後和你接吻了。但是那不是在額上，也不是在漆黑的蓬鬆的美髮上，又不是在生着長睫毛的眼睛上。不消說是嘴唇了——我對於你那赤紅的緊閉的嘴唇，是多麼熱烈的想吸一下呀！然而，我並沒有要求過你的嘴唇。那只是在你那美麗的微帶蒼白的頰的笑渦上，——當你微笑時浮起來的那可愛的笑渦上，行了那純潔的接吻了。我想你也會記得吧。那僅僅只是一次，在向碼頭奔馳顛簸得很激烈的汽車中，我們以那無上的純潔的純潔接吻了。

我對於我研究的事情，無論如何不能在四個月以前回到日本去，覺得不勝遺憾，此上

青山雪子女士

杉山省三

他寫完之後，把鋼筆拋在紫檀的桌子上。天棚上旋轉着極大的電風扇。月份牌上記着：「陽歷七月八號，禮拜日——初二。」他向房間的四周環顧着，想起了在不久以前自己才和雪子分別的事，不知怎的感到了異樣。

但他又拏起信來重看了一遍。他想，她果真是一個適於接收這封信的女子嗎？她接讀了這封信，會發生一種什麼感想呢？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平凡的女子嗎？他這樣窮其究竟的想了。可是，不只是她，所謂女子這種東西，不就是不可解的嗎？結局，自己對於女人也是不了解吧？——他把這樣的事也想了。

但最後，他終於把那信貼上了印着帆船的郵票，而投到郵筒裏去了。

他爲着要調查那有着遼長的傳說的太湖的地質之故，他先到蘇去了。

這南方中國的古都的蘇州，在迂曲迴環的疏水之上，白色的牆壁和黑色的屋頂互相映掩着，在昏暗的人家的內部，時時看到女子攤開那大幅的刺繡品的光景。

他在這街上的瀟灑的霧圍中，——在這宜於把那些快樂的記憶重新抓出來溫理的街上霧圍中，他不知幾多次的回憶了雪子的事。然而他幾次發出去的信，到底沒有接到一封回信。

杉山對於她的懷疑愈加深起來了，但是他在這四個月的當兒，在湖北內地的某一個荒涼的村落中，又在危險的河舟中，又在堆滿了地痞流氓的甯波碼頭，調查的餘暇裏，他多半是消磨在回憶了雪子的事中。

他在預定的日程之中，又多延長了一個星期，雖然沒有得到意外的收穫，但不久就要離開中國回到日本去了。

這時候，他最先想到的事是：回到日本去先到雪子家裏去訪問她，這麼樣，對於那不明其身世的女子的一切，總可以明白了。

吧，他如空想家一樣的幻想了。

他把那給太陽曬黑了的臉上的鬚鬚，站在船室裏的鏡前很丁寧的修刮了。

屢次屢次走到甲板上去，遙對着日本縱了目光。

他在船上渡過了幾天健康的日子，於是在第四日的白天，在神戶登岸了，他立刻叫了汽車，向着她寫給他的鄉下的地址馳去了。

久違了的日本的秋天的風物，——這些景物都帶着親暱和明快，把他的心包圍了，那圓形的山，那秀麗的新鮮的草木之色，還有楓葉的紅豔，結了黃色之粒的稻田之路。呵！柔和的風情！

他在崎嶇不平的路上奔馳着的汽車中，整整被顛簸了三點多鐘才下車，於是，在一小小的村落的入口停車處，他打聽雪子的家了。

「還未聽說有這麼一家，在什麼地方呢？」

「但是，確鑿應該有的。」

杉山疑惑似的說。

「那麼你再向前走走，到村治局去問問看。」

他在路上急走着，於是走到一所小小的與普通人家的屋子無異的巡查派出所前面問了。

「呵！那家嗎？」一個眉毛粗濃的巡查，發出一種不耐煩的聲音說：

「那還在前面，再走三町光景，到石碑那兒再走一町左右向右一拐，在那兒有一家院子裏有一顆大公孫樹的，那就是！」

他走到豎着石碑的岔路口，誠如巡查所說的看見一顆公孫樹，枝葉青黃的聳立在那裏。

以稻草葺的門樓，雖然稍稍有點傾斜，但決不是一家小戶人家。一進門，在廣大的庭院裏，聳列着用花崗石累築起來的假山。

「借光！」

靜靜的屋子裏，悄無人聲，只在後院裏聽見雞在鳴叫着。

「借光！」

這才聽見拖草履的聲音，立刻走出一個四十五六歲像母親樣的女人。

「誰呀？」

「我叫這個！」

他遞了名片，於是這女人看了看微笑着說：

「呵！以爲是誰，還是你嗎？」

接着又把杉山的面孔注視了一會，

「聽說您對於那孩子實在費心了，多賴了您，她才沒有發生意外，啊！請進來。」

在「床之間」掛着平凡的花卉的畫幅，再透過窗子去可以看見庭中的石徑上，成鉢的菊花承受着秋天的淡陽擺列在那裏。

女主人慇懃的倒着茶，又反覆的說：

「當真的，她遇見了您，才拾了一條性命。」

「這怎麼說呢？」

「唉！當她坐上船的時候，正巧她失了戀，因爲悲傷而想去死，恰巧遇見了您，據說那時您無時無刻不跟在她的身邊，所以便死不成了。您和她一同宿在旅館裏的時候，自然又給了她無限親切，因此她生出了勇氣，覺得還是活着好，所以她就轉回家來了

。她許久許久的總是談說着您哩！」

杉山聽了這說明，仔細一想誠然不錯，一面說暈船而竟去乘船，並且那沉默寡言的神情，宛如失去目標的舉動，像給悲哀浸溼了的那美媚的眼睛，最後異常信賴了自己的她的心情；到了現在，那一切這纔完全明白過來似的了。

「當真的，完全是賴了您，纔救了我那可愛的孩子。她一生下來時，就被家姊領去養育着了，她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她對您一向是十分景仰的，她遇見了您是一件可喜的事，聽說她在旅館中一夜沒有睡去哩！」

杉山忽然想起來了，想起她那一夜，在朝晨醒來時，她的眼睛充血的事。

「那麼雪子姑娘現在不在家嗎？」

「嗯！她回來不久之後，就定了婚，現在已經出嫁了。呵！還有您從前寄給她的信，實在感謝得很，本想轉給她，但後來想，萬一給丈夫看見，反覺有點不妥當，所以都被我積壓在這裏了，打算待她歸甯的時候再給她看呢。」

杉山惘然自失的說：

「那麼，現在她很幸福嗎？」

「是的，她過於幸福了，她嫁到快樂的地方去了，對方比寒舍更富有哩！——那現在就招她回來和您見見面吧！她若再見了您，她該多麼快樂呀！」

杉山暫時想了一想說：

「不！恐怕來不及了。雖想見一見，但是見了面或許會使雪

子姑娘難過，這是不行的。」

他哀心的祝福雪子了。於是他把在神戶碼頭過去的快樂的記憶，輕輕地收拾起來了。這時候，在悲哀和淡淡的失望之中，透出了一種玲瓏的心情。

「這本東西，她說您來的時候，務必送給您。」

這樣說着雪子的母親，把一本小小的簿子送在他手中。

「她雖永遠永遠忘不了您，但她不單身心受了創傷，就是身分也是不同的，所以她可憐的絕了望，而出嫁了。」

送到他手中來的小簿子，是她的一本日記簿。在這日記簿上記的是一些她將去死的前後的心情，和與他分別後的思慕之情的描寫。正在翻閱之間，一支水色的乾枯了變成褐色的草花，從頁子之間，落下來掉在他的靴子上。

「這是什麼呢？一支奇異的花呵！」

他拾起來擎在手中說。

「這奇異之花，雖然不甚知道她的名字，但這不是叫勿忘草的嗎？」

「不錯！是叫做勿忘草。我雖精於地質學，但對於花類却是外行的。」

他這樣說着，心中異常紛亂，猛然覺得淚盈於睫了。如此說來，他是和別的青年人一樣，雖然是鍾情於雪子，但他對於她的心像對於這花兒同樣的不清楚了。

【完】 六月七日

時事月報

七月號要目

時事插圖二十餘幅	
國民黨第三屆五中全會之任務	
今日之延邊問題	趙鏡元
我國飛業與列國之關係	胡星伯
到陝西去！(續完)	邱致澤
蘇俄宰制下的外蒙古	趙簡子譯
今日的荷蘭	沈鍾靈
法西斯黨及其組織	汪小謝女譯
蘇俄的地方行政	朱雁峯譯
英國警察制度	王雁斌譯
比利時的合作運動(比利時通訊)	彭補拙
國際殖民地展覽會(巴黎通訊)	丁作詔
一月來之國內時事	
邊事，僑務，科學，外交，災情與匪患；內政，交通，教育，	
事業，財政。	
一月來之國外時事	
國際，西歐與南歐，中歐及北歐，拉丁美洲，日本，蘇俄，英	
帝國，巴爾幹。	
出口新稅則(附載)	
湖濱之夜(小說)	文彥
梵啞鈴的絃音	楊非
第二次徵文(題目：戀愛不忘革命的一封信書)	
創造中之歷史	

每冊二角五分 函購加郵費三分

定價閱目 國內全年二元八角 國外全年三元 半年一元五角 半年一元二角 郵費在內

社址：南京路鼓樓 各地書局均有出售

當我倆分離時

拜倫著 哀洛譯

當我倆分離時，

默默地流着眼淚，

半個心兒已破，

爲一別就要幾年，

你額灰白而冷，

你吻更冷得像冰；

真的，這就預言，

預言着現在的悲哀！

那清早的寒露，

凍結在我的眉睫；
彷彿是個預兆，
預告了現在的我。
你誓盟全背了，
令名也不再重視；
聽人說起了你，
也有幾分爲你羞慚。

別人說起你來，在我面前，
彷彿葬鐘打進我的耳朵；
使我禁不住要渾身戰慄，
爲甚麼從前你是那麼可人？
他們還不知你我相識，
我却和你相知得這般深深：
永遠地我將爲你懺悔，
無窮的懺悔已無可言訴。

當我倆祕密地偷會，
暗暗地我在悲哀，
怕的你會忘却舊情，
你靈魂會欺騙了我。
假如我真會再和你見面，
一年復一年地過後，

我將怎樣來向你喚呼？

也唯有默默地流着眼淚。

【Lord Byron】(拜倫)是英國的大詩人，那不必再介紹了。他在十九歲時，就出了一部詩集，不幸而被當時的所謂批評家痛罵了一頓。二十四歲時他出版了【Childe Harold】的前兩部，在出版的第二天早上他居然立刻就成了名。拜倫的一身是非常悲慘的，他娶了一位Milbonke女士做太太，因了她是賢妻良母型的一位小姐，只知道替他補襪子，端點心，所以剛到結婚的一週紀念，就宣告離婚了。一八一六年春季他離開了英國，就永生不還了。他在南歐諸地流浪了七八年，最後幫助希臘獨立，不幸而獨立還沒成功，他就死了。

譯者喜歡他的詩，因為只有在他的詩裏能發見不少新的意境與新的觀念。他的作風是慷慨，激昂的，有烈火般的力氣，含有無限的生氣，所以誰讀了都會被感動了的。他憤恨社會的傳統思想，他所渴望的是自由，而這個自由也正是現在我們還在渴望着的。在這裏只從【金庫】(牛津大學本)中譯出他的一首【當我倆分離時】聊以自已感懷，非敢云介紹。

南洋研究 第三卷 目錄

- 卷頭語
荷印華僑經濟之危機
荷印政府與華僑教育
華僑教育合理化
一年來荷屬東印度僑校見聞拾零
荷屬東印度之產業政策
荷屬華僑之國籍問題
荷屬設領與移民條例之沿革
荷屬東印度農業概況
荷屬東印度之風俗習慣
婆羅洲土人的風俗
巴布亞島加雅人的生活概況
荷印近代史
唐代閩婆非爪哇考
讀閩婆非爪哇考
南洋時事摘要
編輯後記

編者 熊理 沈味 陳谷川 陳福璿 李耀商 濟陽 孫士傑 黎國昌 劉士木 沈美鎮 魏覺鐘 李長傳 溫雄飛 李長傳 李長傳 陳福璿

上海南洋真茹國立暨南大學 編輯兼發行者
南洋美州文化事業部 大南洋三角訂閱
每冊零售

病中雜記

仲青
病

不知怎麼就病了。

早晨，一起來，就覺得鼻孔發癢，接着就有一些液體流出來了。抬起頭來，看見枕上有新鮮的血滴。知道鼻子出血了。急用紙來揩抹，一張，兩張，三張，都染紅了，但血還不止。於是用紙捲起來塞在鼻孔，又用手捏着，來到水龍池。

用水儘量的沖洗了一番，血方止住。

這次的血不紅，是紫褐色的。

血止住以後，就頭暈，惡心，燥煩，陣冷，最後又是大便不

通，次數的頻煩，終于帶血。這樣就病了。

幾日來就有病的表徵：厭飯，昏暈，懶惰，不消化。當時曾和洪說，許是得了腸室斯扶。洪說腸室斯扶不是可怕的病。我也就沒留意。

我不怕病。有時，我真願意得一個利害的病；那樣可以解決一切的煩惱了！也省得每日像在牢獄裏度愁慘的光陰。但我反對自殺。自殺是一件懦怯的事；至少是含有幾分羞恥的。當一條路走不通時，另換一條新的好了，爲什麼要走最後那一條呢？世界是大的，道路是多着呢。

我讚美那些爲生活鬥爭而犧牲的戰士們，我也愛鬥爭；唯在鬥爭中，才有力，才有生命。

不然，就是病死，自然的病死。

我頻呼着她的小名

入夜，總睡不着。我頻呼着她的小名，唱着「西曼，你在那裏」的詩歌，描畫着她的面影，記憶着她的溫柔。

此時，她大概是在夢中吧。不，或許她又在夜哭呵！西曼啊！你是一個不幸的女人！我害了你，不——受傷的是我們倆呵！我們誰也沒害誰，都是薇娜絲在那裏作祟，如今我們成了她的俘虜了。

但這能怨誰呢？我們正在青春。生命的火焰在我們心裏燃燒着；愛情，歡樂，像酵一般在我們心裏發酵着；我們怎能制止住呢？誰又能制止住呢？

西曼，不要憂愁呵！我愛你。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的生命一息尚存，我是要達到我們的希望的。我的肉體，雖在病中無力掙扎，但我的精神是那樣的強，正如你說的牛一般的力量呵！

西曼，你聽，我在你的窗前行走呢，這不是你熟稔的腳走聲嗎？西曼，你聽，我在你窗前喊叫呢，這不是你熟稔的聲音嗎？

西曼，又是在雨中黃昏的街燈下消失了的足音，遠了，漸遠了……

想着，歌着，哭了。

夜深裏，一個人。

夢與鄉愁

一想到故鄉，就要悽愴。一想到家，就要流淚。平日，是強制着不想到家的。不——我的心的確被另一種力量牽引去了，我並不是我，我只是某種力量的一部分，的一筋脈，的一肢體。

我完全被那力佔有了。我的生活，我的肉體，整個的，作了那力的俘虜，那力的貢品。

整月的，差不多可說是整半年的吧；真的，我是幾月不寫一封家信。每逢讀到從故鄉遙遙地寄來那樣親切，關心，慈愛的信，沒有一次不潛潛地落着淚。信上總問着爲什麼不常寄信到家，不舒服嗎，或者是忙，家中的人都天天盼望着。等等的話，雖然是聊聊的幾句，但在我真如接到一封法官的裁判書，我的心抽成一個，哭了。媽媽，我對不起你呵！我把你欺騙了！我信上說是「近來頗忙，無暇寫信，」其實完全是假話；我不過順水推舟的順

着你來信的口氣回覆罷了。若說是不舒服，那是有的。不錯，媽媽，你兒在外常常的不舒服，每日都不舒服。但在信上可從沒寫過。總寫着身體健壯，食量增加等等。媽媽，我又在欺騙你了！如果你能到外邊來看看，你一定不認識你兒了吧！你兒亦不復是三年前在家時，你對鄰人稱他爲野馬，行路是飛毛腿那樣的了。他老了，（慚愧，那末當怎樣稱呼祖母呢？）不是，他確比從前老多了。三年，等於過了十年。他臉上也刻畫上縐紋了。他憔悴，他瘦削，他的身心天天在病中，天天都在受着苦刑。媽媽，救我呀！

當看完了家中的來信，就含着眼淚把牠撕碎了。常常是這樣。不是恨，也不是無情。因爲每逢看見那小小的紅籤的信封時，心裏總要悽楚。所以與其放着常常的心酸，不如撕了爲好。

但是，人與其想強制的壓服着一種情感的激發，是很不容易的事。雖然在意識界裏好像是忘掉了一般，但在下意識裏是不能放過的。於是乎有夢。

昨夜，又夢着家了。

好像是剛回家不久，媽媽正爲我預備飯。是很豐盛的飯：有魚，雞子，鹹鴨子，還有幾種新鮮的蔬菜。這在鄉間是難得的了。據祖母說，鴨子是她親自醃的。醃了一小罐，留給我回家吃的。今天還是第一次啓封呢。飯後，媽媽拿出去冬藏貯的金棗來，並且說：「去年冬天多雪，樹也受了寒，長的不多。你爹那裏已經托人寄了些去，因爲沒有便人，也沒寄給你。小弟天天嚷着要，他吃的已經不少了，你快嘗嘗吧。」說着用手指淨了皮外的灰

層，送到我的嘴邊。

這顆金棗樹，是有一段歷史的。媽媽很愛牠。寒天則將牠搬到屋裏，出太陽又搬到院外。據祖母說，這樹是和我一同生的，當父親從城裏買來時，是很小的一顆細枝。其年冬，我就出世了。今年大約也過了二十三四個年了吧。樹長得很慢。雖然經過這許多年，但其大也不過差可一握。

祖母很康健。媽媽似乎老了一些。

弟妹們圍着我要我講外邊的熱鬧的景緻。但媽媽止住了他們，叫我歇着。說我路上頗吃累。

約近黃昏，和祖母，弟妹們來到吾家的後園。老狗搖着尾巴一路嗅聞着牠久別的小主。園裏頗荒涼。幾顆果樹，也都過時了，只賸些殘枝敗葉在晚風前索抖。園裏還種着一些家常自用的蔬菜，看着青綠可愛。忽然，從院後傳來一陣織機聲，我問祖母，「這是那來的織機聲？」

「是我們後院，那一家織襪的人家的。因為房子住不了，空着又招賊，又容易荒廢。所以找了一家住房的。是外縣人，人到老實，他們一家都織着襪子。」

終於參觀過這「家庭工業」了。是兩架簡單的手搖機，母女兩人各佔有一架。父親就是販賣人。和氣地招待着這不熟之客。祖母介紹了，她們更加熱誠。她們是好人。

上燈時，回家，媽媽把飯已預備好等着了。

夢醒了，無名的惆悵浮上了心頭。依然是飄泊的異旅，依然是隆隆的機聲。

多感的淚水又流出來了。

認錯了人

「我怕看女人飄忽的衫影，
牠能刺痛我多感的心靈。」

喧囂，叫買，發電機，蒼蠅，以及都會所特有的種種雜音，打成了一片偉大的交響樂，終日在耳畔演奏着。耳膜也幾乎被牠震碎了。都會真不適合於病人呵！

天氣又是悶人的熱。一個人在房中躺着，真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地焦灼。更怎能奈那樣的孤寂，落漠，虛空呢。

望着移動的日影，望着打架的蒼蠅，望着灰白的天花板，這就是我現在的生活。

煩極了，隨拖着兩條無力的腿，來到了海岸。我如今變成一個自暴自棄的人了。

天氣是晴明的，但微有一點霧。

在橋邊長橙上坐定了，溜盼着面前浩瀚的大海，我的心方爲之一快。

橋上的遊人頗多，男女俱全。

海信發出像嘆息一般地吼叫聲，這是怎樣誘啓人的Nostalgia的音樂呵！

忽然，在人叢中，看見一個穿着藍底白花的衫子的身影。是一個不很高的，但發育健全的女人的背影。看她行路的姿勢，極像我的茜。是她，是她，我快樂的不禁輕輕地喊叫起來，邁向前

去。

我失望了，那是一個帶着眼鏡，生着長長的臉兒的女人。

我認錯了人。

“Forbidden Hours”

帶着惆悵，煩瑣，空虛的心情；拖着疲憊，麻酸的兩腳，走向了歸途。

在任何地方都想坐下，在任何地方都想倒下，我的身體實在太弱了。

在安徽路角看見一塊寫着香豔浪漫，空前偉製，及什麼的電影廣告板。心想進去歇歇吧，隨走進了大門。

一種東西，一入了中國的都門，就變了裝了。什麼東西都是一樣。分明是一部愛情片子，則必定硬加上什麼香豔，浪漫，等等的標語。中國真是一個神祕的國家呵！

片子的立意尚不錯，但有幾節穿插，布爾喬亞的氣味太重了。可是我們要知道：這是一張「美國的」片子呢！

是某小國的國王，愛上了一個跳舞的女子的故事。國王尚未娶。按着習俗和國法，是只有公主才配嫁給國王的。可是這小王太刁頑了，不聽母后的「國王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諫言，並且還宣言要下野。（讀者或者還沒忘記羅馬尼亞太子嘉羅爾的故事吧。）

朝臣們都慌感了，乃開了一個會議，謀應付的方法。結果是設法誘女子離開都城。

但女子也是一個頑強的女子。當某朝臣問她說：

『You love he very——very much?』

『Better than life。』女子答。

這是怎樣堅強而有力的答覆呵！是的，超過生命，唯有超過生命的愛，才能打破一切呵！

可是，結果女子是屈服了。或者想一個國王怎能愛上一個平民呢？將來厭惡了許會拋棄的吧？於是墜入了他們設置的圈套。

小王坐着汽車來了，想對女子說，他爲愛她，拋丟了一世之尊的王位，並想與她一塊逃走。

門開了，看見女子在別人的懷中嬉笑，含淚的嬉笑。女子是照着佈好了的章法做的。

王痛辱了女子的不貞，並說他爲愛她已拋丟了王位。女子解釋一切的誤會，男不聽，走了，但旋又轉回。於是，痛恨，眼淚，擁抱，接吻。

『回到你的人民那裏去呵，我一切都答應你。』女子這樣說了。

愛的凱歌。

人民愛戴。教堂，鐘鳴動着。聖經，鮮花，白紗，婚禮。

完了，一幕喜劇就這樣的收場了，多淺薄的人類呵！

耳般鳴，眼昏花的走出了戲院的大門。

又看了一套布爾喬亞的把戲。我心裏想。

憶之一

走到一條僻靜的馬路口，我們並行的步武，不期而然地就緩慢起來。

時間是春天。落霞的餘暉，正顫抖着沈沒海中了。夜開始了它的神聖的職守。有幾家商店的燈火已放光了。

步伐由緩而慢，終於停止不動了。

兩個人的心都砰砰地跳着，一種神祕的血流，在兩人心裏開始激蕩起來，好像都在期待着什麼似的。

雖然和她走了很長的路，但一路上很少開口。縱談，也出不了學問上和家庭間的瑣話。雖然也緊緊地握過手，也跨過臂。

終於我囁嚅着將積鬱在胸中將近半年的話，大胆地吐出來了。

「茜，你愛我嗎？」

回答是一個反問。

「我不愛你……我能和你到這兒來嗎？」

一股熱流支配了我們的全身，我們不覺互相擁抱起來，在那裏，接了最初的吻。

愛情的火燄，在燃燒着我們。

吻的時間頗長，茜像是完全沈醉了一般，緊閉着眼睛，俯在我的懷裏。大地一切的境物，已在我們眼前消滅了。

突然，一陣笑聲，從我們後邊傳來，定神一看，是一對小孩在後面竊笑我們。

茜立刻飛紅了雙頰，急牽着我的手說：「快走吧，有人來了」

。」

已經是夜了，馬路上的燈光都燃了起來，爲了不忍即刻分手，隨又繞了幾條僻靜的馬路。夜以時才的行動，把兩人間的隔膜，完全消滅；亦不復像先前那樣的靜默了。於是，那熱烈的，追懷的，感慨的言詞，像翻江倒海般地開始了。

「你從什麼時候起愛我的？」茜問。

「從第一次見面，就開始愛你了。」

「是馬路上那一次嗎？」

「是的。」

「那麼你家來的時候。爲什麼老是那樣冷冷的，好像和誰生氣一般，一點表示也沒有呢？」

「我並不是不想表示的，不過你家裏有那麼多的眼睛，你叫我怎麼表示呢？我外面看着像似冷，但我的心比火都要熱。並且，我又擔心着，怕你拒絕了我……」

「拒絕了你？哼，也許吧！可是你是那樣的笨，我不知給了你多少的暗示，多少的眼色，但你從沒接受和領悟過。每夜，我都盼着你來，我凝神聽着外邊的門，一但有聲音，我的心就立刻跳起來。但你常常地使我失望。深夜裏，我不知流過多少次淚。青，我恨你呢！」

「恨我嗎？這真想不到。縱然在愛情上我有點笨，縱然我沒答報你的暗示和眼色，但我可都領悟過了。可是，我還不敢直接的對你表示我是在愛你。因爲我是太愛你了。倘然我表示了，而

萬一你不接受的時候怎麼辦？那我不知要發生怎樣的危險了！所以，我寧肯忍受着目前的痛苦，而保存着我對你的潛默的愛。等着我們的愛，在我們心裏生了根，漸漸地生長，生長，一直到成熟了爲止。到了那時，不用我們去摘牠，牠自會掉到我們懷裏來。這就是所謂「瓜熟蒂落」阿！」

「好一個「瓜熟蒂落」！但爲了這四個字，我可就受苦了。有一次好容易一個人在馬路上遇到你，我歡喜得什麼似的，但你又是「冷冷的」點了點頭，說了幾句「冷冷的」話。你問我的手好了嗎？我現把手套脫下來給你看，但你只「冷冷的」看了一眼，你連握也不握一下。我真恨死你那「冷冷的」的態度了。又有一次是很冷的天氣，我因爲和別人一塊出來買東西，他回去了，我順便去找你。適巧你一個人在房裏看詩稿。你讓我坐在牀上，說了幾句話，你又拿起你那詩稿來了。平日我是愛詩的，但那時可真恨死那詩了。有了詩，你就不愛我了。隨後，我問你過年回家不回家，你說不回家，我請你到我們家裏去過年，但你只淡淡地說等到那時再說吧，我走的時候，問你出去不出去？（我的意思是想叫你送送我），但你又說不出去。我隨生着氣走了。你送我到門口，你連站下看一看，都不，回身就家去了。叫我一個人在那寒風裏，黑暗裏，又要走那末長的路。我簡直像受了奇恥大辱，我流着淚走回家來。青，你說我怎能不恨你！」

「不要那樣剝苦我吧，親愛的！那夜我也同樣流着痛悔的淚啊！我一夜都沒睡好！自從那夜，我才決定要終身的愛護你，終身的做你的僕人呵！我何嘗沒想到你一個人在那黑暗，寒冷的夜裏

，走那樣長的路的苦況呢？我何嘗不想去送你呢？但我一想到在黑暗的夜中，伴着一個自己愛的人在身邊，而這個愛的人又沒明說出來她是「真」在愛他，我就不禁毛髮悚然了！我是太愛你了！我把愛也看得太神聖了！在我以為一個人當愛着一個人時，應當詳細地觀察，細密地考慮。並且，必須有耐心地經過相當的時日。如果觀察的結果滿意時，則馬上下鉤。倘若觀察的結果有什麼可疑處，則應當馬上離開那塊岩石。不然，只有損失了你的蟲餌，而釣不上半條魚來。所以我就那樣辦了。我耐心地去觀察你，你的一點暗示我都不放過。我看你對我的愛是否有恆心。因此我們倆就都吃苦了。可是經過這一次的苦，我們才能互相看出彼此的心來。我是一個奇怪的人。我認為如果兩人彼此都不懷疑的愛着了，就不應再生離異的。如果不觀察詳細了，就不應當愛。你或者同意我的主張吧。至於說到詩和藝術，那是只能醫治人們的寂寞的。牠不會使生活生動，活潑起來。唯有靈肉一致的愛，才是人們所應當追求的啊！若說我過去為愛你所受的苦，那並不少於你的。我因為怕引起別人的厭惡，也曾徘徊在你的窗外，你們的門前，聽你的笑聲，望着射出的燈光，而不敢進去。也不知有多少次。但這已是過去的事了，我們也不必再提了，提起凡而使我們傷心！是不是，我的安琪兒？」

「是的。」

「那末，今後我們只去想我們應怎樣常常保持着我們的愛，使牠永久不變；並且，還得想方法使我們的愛更生動更活潑的發展起來！把過去一切痛苦的眼簿都拋棄了吧！」

「是的，青哥，我永遠是你的！」

「我也是，茜妹！」

走到朝陽路口，離茜的家就有幾步了。

「到了，到了，我們就要分別了！」茜懊喪地說。

在街角邊站定，兩人的手牽執了起來，以含淚的眼波互相對看着。

「叫我一聲。」茜帶哭的說了。

「親愛的妹妹……」我的聲音低微得幾乎聽不出了！

兩人又交抱起來了，嘴唇互相緊緊地偎貼着；在街燈下，接了一個離別的吻。

清醒過來，睜開眼，看見她的身影在燈下漸漸的模糊了。

直看着她影子在燈下消滅了，方才轉回身來。

走到天橋上，看見車站的大鐘，用電光放射着，時間是九點十五分。

靴子打在瀝青的馬路上，橐橐地響。那聲音充滿了快樂，充滿了幸福，又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賣書

經過幾天的躊躇和思索，終於決定把牠們賣掉。

這原因一來是因為窮，二來是想轉變環境。

幾年來藏的書，約有八百餘種，價值在一千元以上。

書的來源是自己辛苦的勞動和自己儉節的生活積下來的錢買

的。

因爲自己的疎忽，和朋友們的借貸，以及因某種原因焚燬，丟棄的，約有一百餘種。

所以現在餘下的也不過六百餘冊。

把牠們整理一番，將自己心愛的書擇出了一些，於是，就開始找買主。

承W先生的介紹，僥倖算找到了一家買主。

買主是一家新成立的小圖書館。

因爲是初成立的，經費又是不十分充裕的圖書館，又急於添書，又切望省錢；於是乎，就合了意。

一天，下午五點鐘，W先生伴着買書人一塊來了。

開始先檢驗了一遍。隨後又分了類，再去合算價碼。

分類的結果：

文學類，二百三十餘冊，

社會科學哲學及其他，二百二十餘冊，

英日文各類書籍百餘冊；

總計書籍五百六十餘冊，照定價計算，約合大洋六百元。

「T先生，就這樣吧，書大致我們都可以要，雖然有幾本水溼穢污的太利害，但因爲一總的關係，也可以攙雜進去。明天六點鐘來取書。價目就照先生所說的扣法算，大約在二百元左右。錢是準於三二日內送到。至於選出的那些洋文書，因爲敝館經費十分支絀，所以不能全要。實在對不住。」

買主最後這樣說了。

第二天黃昏的時候來了一部汽車。

幫同買主用粗麻繩和報紙把書籍捆扎起來。總計大小十餘包。

兩個人從樓上一來一往搬運了四五次，方才搬完。

和買主說了聲再會，汽車就嗚嗚地走了。

回到房裏，看見那高聳於天花板的大書架，祇賸了一欄洋書，在那裏孤伶伶地怯弱弱地豎立着。

那輝煌的皮書脊，燦爛燦爛地，像夕陽最後的光芒。

像失掉了一個終日相處的愛人一般，空虛的心，不禁要放聲大哭了。

爲要把餘剩的書，都賣清的緣故，晚上又去拜訪了W先生。

「W先生，爲要省事起見，覺着所存的書還是太多了。所以想把沒賣出去的洋書，連同書架，一併存寄在先生這裏。一方面想向先生借幾十元錢用。等到那邊如果順利，一定本利歸還。如果先生以後等錢用，有要主，請自由變賣。那書價值一百餘元，若照現在金價計算，約合國幣三百元，想也不至於十分吃虧」。

W先生慷慨地允諾了。

早晨十點鐘，叫了一部人力車，把剩下的書和書架，載滿了一車，送到W先生家中。

幫着W先生把書籍一本一本本地整好，放到書架上，才走回家來。

到家來，把自己存下來不忍賣的書點了一下：計新興文學全集十七厚冊，近代劇全集十五冊，世界戲曲全集十四冊，詩集十餘冊，小說十冊，社會學及其他十餘冊，總計不到百冊。

這些，就是我剩下的唯一的產業了。

舉目把房中迴視了一週，空虛又襲上了心頭。

想起近二年自己生活上的大變動；平靜，規律生活的破滅；戀愛，失業，信仰的動搖，意志的消沉；以及二年來所過的流離顛沛，茹苦含辛的生活；而使自己心愛的書，亦連帶着東遷西徙，忽聚忽散。又想起當初購買時，怎樣的省吃儉用，過着極刻苦的生活；又用怎樣高的代價，勞怎樣大的心力；每當一書到手時，又怎樣的歡喜愛護的備至；而今總不免落於他人的手中，而又以那樣的賤價，差不多可說是三分之一的價格。一想起這書的故事和來源，和現在這悲慘的結果，那已經浸透了悲哀的心，簡直像受了一個陌生人的侮辱一般，含在眼裏的將滴未滴的眼淚，不覺落了下來。

以帶淚的眼光，凝視着那失去書架的灰白的牆壁，嘴上浮着慘慘的苦笑。

被褥之鄉

在病中，是什麼都不願看，什麼都不願聽的。

心祇是煩，——說不出的煩悶。

我的眼只想看彼美的容顏，我的耳只想聽彼美的歌聲。

在百無聊賴時，翻開一本書，是司蒂文生（Stevenson）的「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這是一本完全描寫兒童的詩集。我很愛這本書。因為這裏頭充滿了兒童天真無邪的心情，對於兒童心理的分析，又非常精密。在英國像這一類的詩，沒有一個人

能及司蒂文生了。英國有名的兒童心理學專家 Dr. Sully，曾在「Studies of Childhood」上一再地稱贊過他。

司蒂文生從小就受有他母親所傳給他的肺病。他的終生都爲這病苦惱着。所以他做的這首「被褥之鄉」(The Land of Counterpane)尤其是他的傑作。這首詩是富有非常地 Imagination 力的。也可以說是這天才的病兒的童謠傑作。

詩形是所謂「Octosyllabic Couplet」，即以八綴音所成的。每兩行押一韻，成一對聯式。在詩學上叫作 Iambic Tetrameter (抑揚格的四音步句)。

因爲喜歡這詩，所以就把牠翻出來了。這或者因爲自己也在病中，又是很愛小孩的緣故吧。

這兩首詩譯的很生硬，自己很不滿意，只有等好了時再修改了。

被褥之鄉

當我生病臥於床，

頭下放有枕一雙；

所有玩具皆伴我，

使我鎮日歡且樂。

有時整點不睡眠，

看着鉛兵下操練；

穿着各式軍人裝，

通過被褥穿山崗。

有時差遣我的船，
往來飛駛床布間；
或將房子及假樹，
這兒那兒亂佈置。

我是一個巨大漢：
靜寂不動坐「枕山」；
俯視面前原與嶺，
被褥之鄉樂無窮。

我的床是一隻船

我的寢床好像一隻小船；
當我登船時乳母幫助我
幫我穿上了水手的衣衫，
使我的小船駛向了黑暗。

夜間我乘上了我的小船，
對岸上的友伴道了曉安；
我合上了眼睛揚起了帆，
什麼也聽不見也看不見。

有時也帶回東西到床頭，
好似個又勤又儉的水手；
或是小小的一薄片喜糕，
或者是一件兩件好玩具。

我們整夜在黑暗中航行：
不知不覺的東方透了明，
我才發見我的船是很快——
在我房中平安地靠了港。

十九年八月。【完】

建 國 月 刊

第 五 卷 第 二 期
本 期 目 錄

插圖

- (一) 光復紀念章
- (二) 南京留守府之紀念章
- 國家的任務與人民的需要
- 壬寅洪全福廣州舉義記
- 論歐洲文化
- 培養公務員之研究
- 論理的政治哲學
- 政治的職業化
- 縣教育局長選任方法
- 英美預算制度之比較
- 記林則徐禁烟事
- 研究中國哲學之我見
- 閒話

邵元冲 陳春生 彭基相 薛伯康 梁朝威 吳勝巳 程石泉 董汝舟 王去病 程啓槃 捷三

南 京 成 賢 街 五 十 一 號 建 國 月 刊 社

● 本 期 零 售 每 冊 定 價 大 洋 二 角 ●

這一卷

明明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萬彙流轉，無或已時。

時代，擊着淒厲的洪鐘，舊的一切，原都在往歷史的墳墓中葬送。

要是，我們從宇宙的本體中吉光片羽般的捉着了人生真理的若干分之若干，那末，端以承因着近代科學的「人類本位說」(Anthropocentric Theory)而必然的認為宇宙適應於人類，乃在人類的努力。

照通常的說法，所謂「人生」，便是人的生活。人，生活在社會內；(自然，也是生活在宇宙內)社會既是構成於人與人對自然的關係，那，其存在，其一切複雜關係之表現，自然，厥為人的

行動，所以不僅人的開初是行動，抑且社會的衍進，宇宙之謎的逐漸打破，亦將無不被決定於人的行動。

懿歟，人的行動！但，沒有標準決不能行動，沒有標準的行動，祇是盲動！

盲動，斷不為我們所歡迎！

盲動，決非現代的人們所宜有！

實在，今日之談人生觀者，即為人的有標準的行動之探求而已。

依哲學的理解以求之，人生是究應怎樣？這，往往從宇宙的認識問題，而生出了各不相謀的人生觀：有的不相信人生的合理，不相信人類一切的合理，於是對於生活懷疑，對於自己個人的，人類一切的生活懷疑；有的相信人生的實在，相信人生的合理，更相信支配人類社會的法則為真，而且在不斷的進步中，因此總是對於生活抱一種樂觀，對於自己個人的，人類一切的生活，都抱樂觀。實則，這基於樂觀的 Hedonism 方得主宰了宇宙人生社會綜合下的人類界有希望的命運。蓋，人類社會客觀存在之必然，是由客觀的實在的宇宙觀與由此被決定的樂觀的實在的人生觀支持着的。因為，唯有如此，人類才能夠積極的往前生活；也唯有如此，人類才能夠在世界，在社會裏面不斷的追求，不斷的努力。

好，話又說回來了！也正是，因為人類的不斷的追求，不斷的努力，才使宇宙社會之萬相，得呈示其變革的動象。此種動象之或為合理，或為不合理，或為健象，或為病象，則須視人類

所「追求」所「努力」者之標準如何而定。因此，蘊涵根本變革的意義之所謂 Revolution，不僅在行動上「天地革而四時成」而已，而且在理想界須建立其一定不易的中心信賴的定律，藉以為行動發展的依恃與憑式，是乃一切寄存或表白大眾的思想之印刷物所共具的格調——自然，本刊亦即由是以誕生，抑且奢佈其願望。

前導！前導！奢佈着標準人的行動的願望的前導！

負荷前導使命的本刊，幾月來仗着各同志的僂力，如今總算草草完成了一卷。我們且莫問將來，我們要檢討過去，我們須勤勉於現在！

在過去的檢討中，我們所貢獻者，就形數方面說，除插圖等而外，文字有：1. 論著，2. 小說，3. 詩歌，4. 戲劇，5. 童話，6. 散文共六類，計五十萬言。（參閱本刊總目錄）

凡此，依於內質的考察，無論其文字的形式與格局之何屬，其循着共同的社會使命而前進則一。以人類社會為革命理想之歸趨，則求諸此中各項社會科學的論著固如是；各項文藝的撰譯亦復如是——蓋整個的社會，即是人類的藝術作品，人類與萬物都是為求社會的美滿而生長，而死滅，那末統一人類的感情，提高個人的精神，使生活美化，自亦正為革命文藝論者所追求。

在二十三篇論著當中，未敢自引為滿意，只是於本刊誕生之頃，——十九年十二月——猛着先鞭，對遠在五六個月以後召集之國民會議，首作詳賅周至之研究，雖關於權能方面，僅認作：1. 聆受本黨執政時期的具體報告，2. 同意本黨政綱，接受總理遺教，3. 通過訓政綱領，4. 決定頒布憲法日期四點，而略去了訓

政約法；但斯時約法問題，尚在本黨諸先進縝密考慮之下，則惟言「通過訓政綱領」及「決定頒布憲法日期」，亦儘見其立論之鄭重，除此一點外，到底在其他方面，有了不可忽視的貢獻。

新財閥，雖是一篇譯文，裏邊警句頗多；猶如：

「……他們每一個在後來得到職業，只是因為某人已降落了一個昇降機的鐵軸，或是某種同此情形中有了一個空缺便恰好立刻去填補上麼？」

「……就是不管甚麼東西，只是他的太太賺來的便必須化費了去，這些金錢是一筆額外費，是一項每月的意外財，所以他們就隨時吹散了牠。有些地方，他想這件事的心理學是錯了。……」

「……在某種情形中給人勸告是種危險的冒險……」

「……現在人民的大多數的呈獻才能去購買奢華品却非完全由普通的繁昌興旺。但是大部分乃由於財富的重新分配，在此分配之下人民的一個階級由餘存別一個階級力所不及的簡單進程中擔負着豐足。」

此文主要的重點所在，由編者看來，即如該文中所寫着的：

「……一個新社會的狀況是堅定地發展起來，已往的五十年，人羣是粗略地分作兩個階級：比較地有錢的資本家與比較地窮困的薪金獲得者。現在呢？從這末一階級中却浮現出一個第三者，是獲得加倍薪金的已婚夫婦——一種新財閥，代表一個偉大民族的薪金獲得的併合，在此情形上述的事已經減少，而金錢的無量數——此等金錢在另一方面可為一切必

需品而消費——却轉向於某某被贊許的羣衆奢華品的購買上了。」

因有此「感慨系之」的觀察，乃發表其論斷爲：——

「……一個人的生活不可寄存於他所有的物品的層積之中……」

所以其最後，致矜望於彼得式的太太們而貶斥保羅式的太太們。唉！物質享受之過分，致以生活的擴大而感到痛苦者，固比比皆是！在恐慌（Crisis）席捲了世界各工業國的現在，獲得職業既萬分不易；但在此種場合，又有暴殄天物的所謂「新財閥」（即習於不合理的物質享受之工銀勞動的太太們）的出現，是將愈陷社會於萬劫不復之泥犁（Niraya）！由是，編者以感喟所及，將鄙視彼拾人牙慧乾叫「有產」「無產」「階級」「階級」之可憐蟲了！蓋在進化的社會中，社會的病態亦隨進化而增劇，今日而尚有迷惑於已成過去的「人羣是粗略地分作兩個階級」的那種起碼Ism的人們，也應該回頭了！

世界經濟恐慌的展望，中國農業經濟衰落原因之研究，世界經濟恐慌，滿蒙經濟與日本關係等，乃是從嚴重的議論或數字裏面鼓勵國人戮力於國民經濟的發展的含有期望的文字。

食糧問題的意義是一篇緊靠着經濟觀點立論的文字，可供留心於國家的社會屬性的食糧政策的人作參攷。

勞動者的工資問題，原是勞動問題中的一個重且大的問題。故，勞動者的工資問題一文，實可認爲勞動問題中某種限度以內的一點貢獻。此文結尾有云：

「各派社會主義者對於工資問題，多主張廢除工資制度，實施共產社會，大家勞動，大家吃飯，這種思想固是不錯；而在產業落後，只怕貧，不怕不均的我國，只可以民生主義的方法，一方節制資本，阻遏資本家貧慾的念頭，一方制定最低工資制，以免各地工資高下不一，工人受莫大的損失」。

這，的確堪稱爲允當之論，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們，最緊要者，原即在謹嚴地守着事實的繩墨。

中國民族生活的一個觀察一文，是從破紙堆裏發掘而得的異寶。這異寶的唯一價值，就在使我們好如端裝對鏡，從光學的考求中知道射入角與射出角相等之下，自見其灰色黯澹的所謂精神文明的形相！作者在他本文裏曾說道：

「民族進步的趨向，一面是創造文化，一面把已創造的文化持續而發揚。如果祇有過去的成績，沒有現在的創造，這個民族的生命和基礎，便呈露衰落搖撼的現象；……」

中國民族，如今究竟怎樣呢？不說別的，即以顯近易見的例來講，如本月二十二日的天津大公報所載德記者 Colin Rose 的 Die Verniggerung Ghinas (黑化的中國)譯文裏也就說：

「……中華民族的偉大的魄力與靈魂，現在已不見！到處表現着正相反的現象！並且中國現在也非常喜歡，在特別一部分上，去黑化。……」

這，不啻是一個當頭棒喝！所以，凡讀此中國民族生活的一個觀察者，實必須深切體念着作者苦口婆心的話：——

「……我們中國民族在目前已經到了形勢很嚴重的時代；我

們要挽救這個空前的厄運，惟有突破由歷史遺留下來的灰色的墮落的民族生活，建立起積極的進取的新生活，以抵抗外來的民族生活與文化的壓迫。我們要繼承我們先民所遺留的特有的智慧，用正當的合理的方法充實而發揚起來；我們要從歷史的光榮中發揮固有的文化並以進取的精神創造新的民族文化。我們要打破個人主義的功利思想而代之以民族主義的積極的精神，集合我們全民族分子的努力和奮鬥，走向民族復興的大道前進。……」

宣傳工作之理論與實際，是以教育功能為理論出發，自立於「天地為局牖，八荒為庭衢」的偉大氣象之上而自定為一種廣義的社會教育，理論精闢，其所舉實際的原則，尤為宣傳者所必須信守的規範。

介紹科學理想的百年後之世界，百年後之戰爭，百年後之產業，是就 Birkenhead 的 二〇三〇年的世界之第一二章譯而來，其用意乃在想替患着科學理想的貧血症之國內學術思想界打針補血針，其效果如何，當然不敢立即追求的。

除三民主義的探討，三民主義大綱，五權憲法為專一的主義研究之作外，餘如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狼狽，長夜漫漫的安南反法運動，又屬含有強烈的民族意味的。

至於現代英國詩歌，藝術上的客觀與主觀，音樂與美術，可說純粹是詩理的文學論著；而Jazz，又為國內未曾見的有系統的述而不作的介紹此項音樂(Jazz)的有興味的著作。

講到德國的表演主義文學，我們在第二期的編後曾這樣說過

「……表現主義雖在德國已成爲過去，在中國也不切實用，然這篇論文不但對表現主義的發生的歷史及主要的作品與作家詳解無遺，而內中的警句，也不少能使一般乾喊「破落」的人們醒醒他的迷夢。」

蓋表現主義，在藝術上，乃異趣於自然主義，寫實主義，與印象主義的主義，所以表現主義 (Expressionism) 的文學，是唯心派的文學，這是編者所應代行表白的。

本卷關於文藝作品，共占了十七個項目，除創作有七個項目由讀者自己去欣賞，編者恕不介紹外，譯作方面，於苔薇司詩抄，當我倆分離時之外，計有小說五篇，戲劇兩本（內童話劇電影劇各一），童話一篇。就這數量中，除黑死病一劇，屬於前面所述的表現主義的作品及孟子的輪迴是童話之外，其他都是構翻了「破落」文學的旗幟而起的日本新興藝術派各具風格的近著，此類譯述，我們自問於目前文藝界不無相當貢獻。

編者在前面說過：「我們且莫問將來，我們要檢討過去，我們須勤勉於現在！」我們從過去的檢討中，還算得有些微的成果，莫問收穫，但問耕耘，我們願勤勉於現在，我們願讀者們予以明確的指示與充分的助力，使現在的我們，得克盡勤勉之責，而使本刊日向健全之路前進，藉以自了其「前導」的使命。

二十年七月三十一日午夜



民國二十年七月出版

本期零售每册大洋二角

前導月刊

第一卷 第五六期合刊

編輯者 青島太平路八號 前導月刊社
 印刷者 青島大同印刷公司
 代售者 青島 中華書局 青年書店
 世界書局 青島書店

◀ 前導月刊投稿規則 ▶

- 一 本刊為公開的研究學術之刊物，凡關於黨義，社會科學，文藝等稿件，不論創作或翻譯，均所歡迎。
- 二 稿件長短不拘；惟須善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三 凡翻譯稿件，須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可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出版地點及年月詳為註明。
- 四 來稿登載與否，本刊不能預先答復，原稿如欲檢退者，請投稿時預為聲明，並須附足郵資。
- 五 來稿須註明姓名及詳細地址，揭載時署名由投稿人自定。
- 六 登載稿件，如發見已在他處發表或抄襲者，概不給酬。
- 七 來稿一經登出月終即致薄酬如下：
 甲、每千字一元五角。
 乙、每千字一元。
 丙、酌贈本刊。
- 八 投稿寄青島太平路八號前導月刊社。

廣告價目

普通每面八元 半面五元
 指定每面十五元 半面八元

價目

國內	國外
全年洋一元	全年洋二元
半年洋五角	半年洋一元

民國二十年七月出版

本册零售大洋二角